

澳門筆匯

95
2025.12



十年回望 新一代在場

- ▶ 圓桌談 ◎陸奧雷、賀綾聲、孟京、司徒子榆
- ▶ 相信文學有力量 ◎甘遠來
- ▶ 苦心孤詣覓文氣 ◎梁錦生
- ▶ 我的編輯之路 始於讀者身份 ◎瑋嵐



书都

走读深圳

BOOKCAPITAL

一座城市的文化说明书
A Cultural Manual to the City

接地气，见未来，有思想
引领阅读向城市纵深延伸
我们一起
跟我们的城市问声好

**《书都·走读深圳》
改版三周年啦！**

指导单位 _ 深圳读书月组委会

主管单位 _ 深圳出版集团

主办单位 _ 深圳出版社

出版单位 _ 深圳市书都出版有限公司 《书都·走读深圳》编辑部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2096-0840 国内统一刊号 CN 44-1720/G2 邮发代号 46-549



深圳出版
深圳出版社



澳門筆匯

95
2025.12



創於1987

澳門筆匯

2025年12月第95期

出版	澳門筆會
文學顧問	李觀鼎、湯梅笑、廖子馨
總編輯	陸奧雷
副總編輯	賀綾聲、孟京
執行編輯	梁錦生、甘遠來、瑋嵐、司徒子榆
美術總監	山田設計
發行	澳門文化廣場
承印	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書號	ISSN 1680-6476
資助單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

《澳門筆匯》徵稿啟事

本刊長期徵集以中文創作的詩、散文、小說、本等文學作品，內容不限，形式不拘。

作品以未曾公開發表、字數在一萬字以內為宜，優秀作品不受此限。凡投稿請列明筆名、真實姓名及提供聯絡資料，並以電子檔郵寄至 penofmacau@gmail.com。一經刊登當奉稿酬，投稿後二個月內未接本會通知，作品可自行另作處理。

《澳門筆匯》電子版
可於澳門筆會網下載



創於1987

澳門筆會

電話：2872 0150

地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218A, 11C

www.penofmacau.com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所有文字和圖片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摘編

編輯手記

這十年，我們在這裏

司徒子榆

十二月，是總結的月份，也是我們文壇最熱鬧的月份。讓我們看本期的目錄——澳門作家不斷走出去，也不斷邀請客人進來。如此往來交匯，像是過年了。文字讓我們的心在一起，當我看到那些熟悉的臉和名字時，我感到溫暖，我就知道我們真的是一家人。

在這裏，大家各有所長，各個都可愛。

《筆匯》已經改版十年了。十年來，澳門文學生生不息，在我看來，澳門文壇有良好的文學生態，不僅在於創作自由，也在前輩的鼓勵下，代代相傳。《筆匯》是一份純粹的雜誌。一季一期，使我們可以去好好構想選題，這樣的過程，像是在用心製作一本家庭日誌。

如果讓我用一句話概括澳門文學，我會說：澳門文學是愛的總和。

我們可不要小看愛的力量。從古至今，愛讓生命延續——我就是在澳門文壇中長起來的人，文字治癒了我迄今為止的人生。除了寫作，我也在這裏學習人世間的經驗。今年我二十五歲，距離我第一次投稿，已經過去七年。這段時光，亦是我人生中極為重要的篇章，其中有過青年人的迷茫，甚至迷失。而現在，我也終於明瞭自己是誰。

我就是在這裏成長、成熟，直到可以像其他前輩那樣，去用自己的力量擔起書寫及傳承的使命，為澳門文學做些什麼。

我在北京已經住了六年多，過去，我不常回澳，但我不覺得距離會把人推遠。愛能超越所有的距離，愛能看見自己最純粹的發心。就如此刻的我，依舊為在澳門的人兒感動、鼓舞。感謝網絡時代，讓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用最擅長的文字，與大家千里一線牽。

謝謝你看到這裏。我知道我們會寫一輩子的，也會“做些什麼”一輩子的。



澳門筆匯

2025年12月第95期

十年回望 新一代在場

- 08 陸奧雷、賀綾聲、
孟京、司徒子榆 圓桌談
- 13 甘遠來 相信文學有力量
- 16 梁錦生 苦心孤詣覓文氣
- 19 璋嵐 我的編輯之路 始於讀者身份
- 20 李宜聰、李嘉瑤 作為文學策劃人
- 21 鄭凱山 設計師的話

創作大中華

- 24 譚健楸 血咒
- 33 小曦 原來回憶早已變得潮濕
- 34 甘遠來 再造巴別塔
- 36 玥 亞馬喇前地風景
- 38 以馬 第二次黎明
- 44 思正 破碎的夜晚
- 47 木寺 記憶祐漢
- 49 沈蕪 急速中
- 50 閻梓萌 堪察加的夜

徐州特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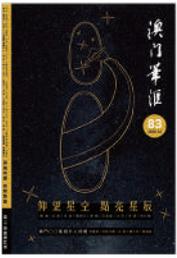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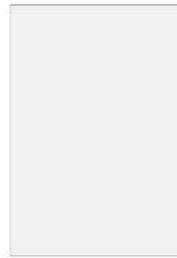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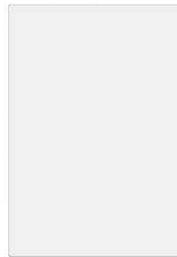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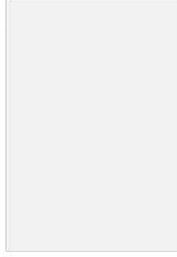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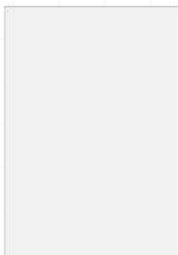
- 60 穆欣欣 一枚郵票看徐州
- 62 湯梅笑 徐州自嫵媚
- 64 呂志鵬 徐州：一場關於絮語與記憶的旅行
- 66 水月 古今一片夕陽紅
- 68 李懿 徐州遊記
- 70 周江明 俑土的告白
- 72 吳一怡 乙巳季秋與諸友同遊彭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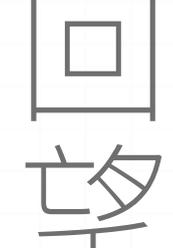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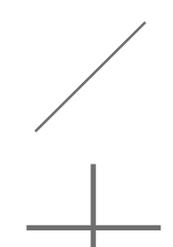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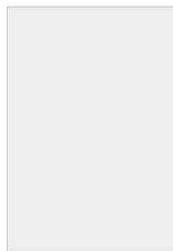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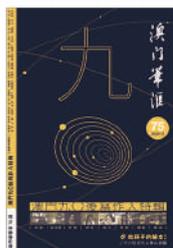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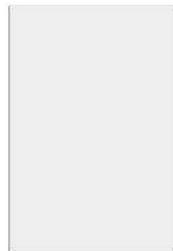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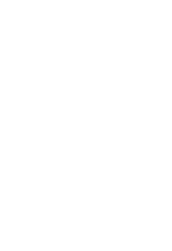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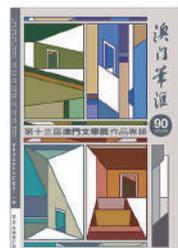
文學新苗·廣州採風作品集

- 76 王福平 誰與珠水共弧光
 78 江若程 帝女花
 79 陳自恆 洋紫色的三角梅
 81 鄭欣彤 南越縷衣人
 83 黃婉婷 那畫那街那石板
 85 林平治 白鵝潭的風

澳門文學動態

- 88 第九屆紀念李鵬翥文學獎評選揭曉
 89 紀念李鵬翥文學獎頒獎 鼓勵澳門作者積極創作
 91 澳門文學作品演藝評論選發行
 92 《閒話風情》新書發佈
 93 書香文化節紀念抗戰分享創作
 94 知名作家共聚澳青文學沙龍
 95 文學營專家講堂指導創作
 96 澳門文學館迎灣區作家參觀交流
 97 青年文學營在穗交流收穫豐
 100 廖子馨深圳圖書館暢談澳門文學
 102 澳門詩人袁紹珊出席2025國際青春詩會
 103 澳作家徐州採風賦歸
 104 澳門筆會與內地外文出版社舉行座談
 105 文學營舉辦漢學與翻譯專題講座
 106 澳門筆會一行出席深圳讀書月活動
 108 深港澳文學對話啟幕
 109 關曉泉新書《詩·家·風景》（第二版）首發 倡議共建文學澳門
 110 構築詩城講座昨舉行
 111 第四屆大香山詩會田園詩歌賀中秋
 112 滬澳繪本創作交流會分享心得
 113 青年文學營澳門文學知識賽舉行
 114 青年文學營小說專題工作坊舉行
 115 新銳小說力量共聚文學沙龍





十年回望 新一代在場

陸奧雷／賀綾聲／孟京／
司徒子榆／甘遠來／梁錦生／
璋嵐／李宜聰／李嘉瑤／鄭凱山

圓桌談

◎陸奧雷、賀綾聲、孟京、司徒子榆

司徒
子榆

很開心，這次我作為策劃人（也可以說是主持人），邀請澳門文學大家庭的編輯、策劃人和設計師，坐下來聊聊。於是，我準備了幾個小問題。接下來，你看到的每一位，他們都在用自己最喜歡、最舒服的方式表達，以文字去構築起《澳門筆匯》的真實在場。

在我看來，澳門文學是由很多具體的人、很多具體的工作累積出來的：除了作者，還有編輯、策劃、設計。我們各自站在不同的位置，各司其職。每一個角色都是珍貴的，我很感恩在這個時代，能與大家一起編織出澳門文學的脈絡。

想必我們都有感受到，後現代的社會似乎都一直在流動、重組，每個人也好像在尋找自身的位置，或是追尋某種意義與歸屬。或許，我們最想做的事，正是在這樣的漂浮中，記錄一些可以觸碰的。

假若以編輯的身份去回應這樣的時代，我相信的，就如同我敬愛的編輯姐姐孟京曾在專訪中提到的——“做這份工作，能得到作者信任，發掘到文壇新秀，已是莫大的安慰。”而在這人間，我們還有其他身份角色。願我們都能在平凡又珍貴的日常生活中，看見彼此的光亮。

司徒子榆

你是如何開始接觸編輯／策劃工作的？在這個角色中，你最深的體會是什麼？

陸奧雷

十年前，前輩開始淡出筆匯編務，大家有各自要忙的事，最後就自告奮勇接手。做執行編輯時第一要務是提高筆匯的呈現品質，就是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讓內容和排版、美術設計，稍為對得上號。過去的雜誌限於人手和技術，已經做到了前輩能做的極限，我就是把極限稍為提高一些，讓它好看一些，也算是代表我們那代文學編輯的審美追求吧，更着重生活化和回應社會的主題，也成了這十年的標誌。最深的體會是，這本雜誌在他日會成為一代代澳門文學作者和編輯形象的一種反映，發表的內容、欄目的設計、專題的規劃，是可以從中發現很多東西，發挖出我們在那時期在考慮些甚麼、關心些甚麼。它既是文學，是文學史，也是時代記錄。

賀綾聲

二十一年前，我抱着一個願望開始接觸編輯工作：就是出版一本屬自己的詩集。當時初入社會，人脈匱乏，出書並非易事，我唯有自學繁瑣的校對技能，了解什麼是出血位、天地位、目錄、扉頁與序跋，笨拙地為自己的書“做手術”。這段經歷是初嘗編輯的印象，對文字需要耐心、嚴謹，以及責任心。然而，真正點燃我對“編輯”這一身份深層嚮往的，是見城徹《編輯這種病》中那熾熱的靈魂碰撞。他筆下與作家交鋒、角力又共生共榮的編輯傳奇，激起我投身其中的決心。我希望能助力更多熱愛寫作的靈魂，通往更廣闊的天地。編輯之路，始於個人執念，終歸於對文學星火的傳遞。

司徒子榆

你理想中的“澳門編輯／策劃”應該具備哪些特質？你自己又正在培養什麼？

陸奧雷

我當了總編輯後希望把時代反映的任務交給新的執行編輯，讓自己變成監製的角色，希望給大家爭取更多資源做大家想做的內容，讓大家可以找到更多好作者參與書寫。《筆匯》的編輯最好把編筆匯當成做一件自己的作品來做，始終一年才四期，每一期做出自己的風格就好，多依靠編刊的機會，發現更多優秀的作者，一起創作、一起發展、一起進步，形成更有能量的創作群體。

賀綾聲

在我的理解中，理想中的編輯，不可或缺兩件“利器”，其一是審美判斷力，其二是人文關懷使命感。在編輯日常中，除了在浩渺文稿中發現獨特光芒，還要關懷作者的生命成長。昔日作為寫作者，常受資深編輯廖子馨、湯梅笑的啟發；如今角色互換，我也願如前輩般為新人“做嫁衣”。我更嘗試將這份恩情反饋於《澳門筆匯》，著力培養寫作者轉型為編輯。因為傳承編輯技藝，扶掖文壇新苗，正是澳門文學生生不息的關鍵。

司徒子榆

你認為目前澳門文學最需要被看見的是什麼？在這之中，你希望自己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陸奧雷

需要更多人去做評論和推廣的工作，就是犧牲自己的創作時間，為好作品謀出路，擴大接觸讀者和支持者的機會。好希望筆匯或澳門日報登過的佳作還是有機會在內地的刊物重發。有些作品真的好值得被更多人看見，可以的話，我想去當個傳播者，畢竟創作和編務上，年輕的九十後、零零後更生猛。我目前還沒有甚麼寫作計劃要求我停下手邊的一切躲起來。不寫的時候想幹些有意義的事。

賀綾聲

審視當下澳門文學，最亟待被“看見”的，無疑是那些新秀們蓬勃、多元而充滿銳氣的作品。他們是澳門文學未來的根系與枝幹。在這個亟待開掘的領域，我渴望扮演一個“推介者”與“聯結者”的角色。以編輯的眼光為新銳作者提供建設性創作意見，並運用多年積累的人脈網絡資源，將優秀之作推向合適的媒體、評論家乃至跨界合作平台。

司徒子榆

澳門的編輯與文學策劃常身兼多重身份（寫作者／學生／工作者），你如何看待這種多線身份對文學生態的影響？

陸奧雷

該做甚麼時就做甚麼，但寫作者的閱讀量對創作真的有影響，同代人互相閱讀，互相批評，把閱讀和寫作當成生活的維生素，我想會更健康一些。全人類都忙，都一人身兼多職，真心想幹甚麼時，內心會有聲音叫你放棄其他事，願意承受孤獨。每個人一生中總會遇上些甚麼，讓人願意犧牲和付出代價去完成。我想這既是寫出好作品的要求，也是“人生”這個作品所要承受的難和劫。文學這件事可以有很多發光發熱的崗位，它有時會重新把你想寫作的心召喚出來，是有好處的。問題是我們要懂得分配精力和時間，要有始有終，文學事就像自己出書那樣，不只要關心文字，而要作為一個整體來講究。當個有追求的人，對審美和細節，要有更高的標準和要求。

賀綾聲

在澳門，編輯、文學策劃者往往身兼多職。這種身份的重疊看似分散精力，實則蘊含獨特優勢，能更敏銳地感知社會脈搏與文化需求，容易整合不同領域的資源，讓文學推廣路徑更加多元，例如文化空間的活動、校園的文學課堂，甚至與旅遊、藝術等行業的聯動。

司徒子榆

在閱讀澳門文學時，什麼樣的文本會讓你覺得“這就是澳門”？又有哪些作品讓你看見新的可能？

陸奧雷

地景、作為當地作家的身份只是表面。作品中的人物和作家所反映出的性格，文字的氣質，才是影響着人們對“澳門”觀感的核心，澳門的文學人口要求我們得集體來做，不同的作家及其主題反映他們寫作的時代性。像寂然、太皮、呂志鵬的作品就很有性格，是可以被解讀出一些很澳門的東西。新一代李懿、甘遠來、司徒子榆的氣質又變得不一樣。在這兩代中間或再往前的歲月裡，都可以找到不同時期澳門作家關心課題和文氣的差異，澳門是一個不斷發生大變動的城市，這永恆的變也令澳門文學、澳門作家的形象特別的豐富。

賀綾聲

辨識澳門文本的獨特韻味，在地生活的鮮活書寫是核心。無論是描寫三盞燈的喧囂、離島的變遷，還是刻畫城市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只要捕捉到這份獨特的生活質感與集體記憶，文字便自然散發出強烈的澳門性。譬如甘遠來的詩歌作品，正嘗試用實驗性的語言，對本土歷史進行顛覆性重述；又譬如袁紹珊的詩作，以其國際視野，展現澳門文學在全球語境下的無限潛能。

司徒子榆

如果有機會替澳門文學策劃一個“一直想做”的專題，你會選什麼？為什麼？

陸奧雷

可以的話。我想繼續發動更多人一起來共讀、研究。就新作品進行分享和交流，就是現在“我讀澳門文學”，一起針對具體作品來討論，本身就是很有鼓勵和促進作用，這不只涉及刊物欄目的設定，也包括同步的實體活動。做這種事，除了想邀請外部第三方的人來客觀評價，擴大澳門文學能見度，最重要的是重新形成作家和學術界恆常互讀的氛圍，這就要求我們更願意花時間投入到“文學生活”。唯有文學生活的養成，才能真正促進到閱讀、寫作和文學活動的參與。澳門有太多好玩的東西，如何把“我讀澳門文學”變成一件有趣又有型的事情，又留得下更多文字記錄和評論成果，這值得思考。

賀綾聲

若要策劃一個專題，我想，“城市漫遊”必是首選。為何？城市不只由磚瓦構成，更是由歷史與人群情感織就的生命體。此專題旨在邀請作家及讀者，以文字為嚮導，穿行於澳門不同街區。這不僅是文學呈現，更是一場喚醒本土認同的集體行動。我以為，解讀一座城，文學恰是解鎖的最佳鑰匙。



陸奧雷

陸奧雷

澳門筆會副理事長，澳門筆會青年協會理事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任《澳門筆匯》總編輯，主要從事編輯出版及活動統籌策劃等工作。著有短篇小說集《幸福來電》、詩集《這一次，我一個人來到這裡》等。



賀綾聲

賀綾聲

澳門詩人，中國作協會員，《澳門筆匯》副總編輯。著有詩集《時刻如此安靜》、《遇見》、《所有悲哀是眼睛，喜歡光》等。



孟京

孟京，澳門筆會理事、澳門筆會青年協會副理事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任澳門日報副刊課副主任，主編文化專欄“新園地版”、“小說版”。著有散文集《自斟字唱》。



司徒子榆

司徒子榆

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在讀，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成員，澳門筆會及澳門青年協會監事。曾獲多個文學獎，作品收錄於《澳門文學作品選》。曾受邀赴葡萄牙參加里斯本及波爾圖的跨域展演，作品亦在澳門、倫敦、上海等地藝術機構展出。

相信文學有力量

◎甘遠來

他們，你們，我們

我接觸《澳門筆匯》編務的契機是在2021年4月24日。

彼時彼刻我遠在北國他鄉，正在和甲骨文卜辭、車爾尼雪夫斯基、宋人三十六字母、《方言調查字表》等洪水猛獸赤身搏鬥。頭頂知識的荊棘冠，承受痛苦，也享受智性的愉悅。陸奧雷發了一條訊息過來，問我：“甘仔有無興趣參與筆匯編務？”

這句話讓我生出勇氣，暫時回到我愛的文學熱土。

我從高中起自覺創作，得老師推薦首次投稿到《澳門日報》的“新苗”，接着自己又投去改版後的《澳日學生報》，後來自認技藝成熟了一點便向“鏡海”版挑戰。得當時的編輯厚愛，陸續刊登了我的幾篇作品，那種狂喜的靈光歷久彌新。我記得那是一個尋常的下午放學，六點左右，筷子基的陽光偏黃，像倒瀉了蜜水。我在教室裡隨意翻閱着過期的報紙，一張張地揭過，竟然在文字堆中發現了自己的作品。喜悅和榮耀降臨的瞬間難以言喻。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過於毫無預兆的失去，而最大的喜悅莫過於不期而遇的獲得。

第一次在《筆匯》登場是2019年3月號（第68期），寫了一首關於媽媽的詩歌，那

時我剛讀大學。第一次以編輯之名出現是2021年6月號（第77期），我接受了陸奧雷的邀請，開始觀摩編輯流程。第78期第一次在編輯手記出現，與賀綾聲合作編輯，我只負責欄目“後疫情·虛擬旅行”的編校。遠來之名戰戰兢兢、斷斷續續地以編輯或作者的身份留在《筆匯》。磨練數年後，第一次由本人完整操持的就是94期“文學傳承——那些影響我們的作家”。

身為編輯最重要的是一雙敏銳的鷹眼。

大至一期雜誌裡不同欄目的編排佈局，小至一個句子裡的用字用詞、標點符號，都是編輯要關顧的內容。通常一期雜誌誕生，來來往往不少於五次版本。在案牘工作之下，編輯最大的慰藉，莫過於看到好的作品，還有看到新銳力量出現時帶來的無限驚喜。最近我負責的欄目是“文學新苗”，在第一屆文學營學員交來的作品當中遴選一些有可能性的刊登，期待把當年領受榮光的喜悅分享給這群年輕的中學生。二十多人裡能有兩三個堅持下去，我們就已經成功了。

後來，我才從編輯諸君口中得知，這種對文學新丁的扶助，是澳門文壇的一貫傳統。當我由作者轉變為編輯身份後，我也不自覺地成為了當年的他們。不過現在，由“他們”變成了“我們”，這本來就是一種“文學傳承”。

不會，筆會，筆匯

任誰也是由“不會”慢慢走向“會”的。

《澳門筆匯》創刊於1989年6月，筆會創會會長李成俊先生在發刊詞中說道：“我們不要吹捧，要真話，即使《筆匯》只能面世一期就終了，即使《筆匯》創刊之日，人們紛紛指出，這份刊物‘將來是要死的’，我們對之坦然，欣然。”可見一份純文藝雜誌在小城生存之艱苦，但我們還是堅持下來了。在創刊十二年之際，《筆匯》第17期改版；第21期開始，得到文化部門的支持，由半年刊轉為季刊，後因編輯工作繁重，又轉為半年刊；第49期幾位“熱血猛男”加入編輯部，分擔編務，再度由半年刊轉為季刊，一直至今，從未“開天窗”；第54期第二次改版，雜誌設計排版大變身，至今已經走過十個年頭。

我無比清晰地意識到：筆會和《筆匯》還很年輕，我們還很年輕，這群“新人”還有向前探索的力量和犯錯的機會。

剛加入筆會、剛加入編輯部的時候，我也曾犯錯。所幸得陸奧雷、賀綾聲、孟京等幾位亦師亦友的編輯手把手地教學，耳提面命，傳授編輯秘笈，才不致於喪失了一腔激情。直至今日，我終於能有膽氣地說自己由“不會”走向了“會一點”。

縱觀《筆匯》種種，過去和現在都有許多有意思的欄目。

做了編輯後腦子中萌生過幾個專題的想

法，但發現前面的編輯都做過了，比如創作人們的筆名（第61期“他們的真名與筆名”）、圖書館的故事（第74期“圖書館之戀”），再者飲食的專題也不在少數（第59期“我的飲食地圖”、第67期“澳門作家的餐桌時刻”、第81期“旺鋪出租下的饕客備忘”）。果然，愛澳門、愛文學的人在方方面面都有着共鳴的時刻。

我還有許多天馬行空的專題想做，比如“北京私房菜”、“澳門三十六行”、“他們的愛情故事”……我相信未來還有很多機會讓我實現這些好玩又好寫的專題……

《澳門筆匯》作為澳門少有的純文學雜誌期刊，一代代編輯都堅持着創刊理念，像李鵬翥先生所講的，《筆匯》始終“姓澳”，我們要創造一片百花競放的文學園地。“筆匯”匯聚諸君的文字，像河流一樣向前流動，生生不息。

過去，現在，未來

我還相信文學有力量。

根據波茲曼的媒介理論，我們的會話工具迄今經歷了四個階段：印刷術、電報、圖像、電視機（甚至乎手機已經成為了第五個階段的會話工具）。屬於印刷術的闡釋時代已經無可避免地走向過去，我們現在面臨的是圖像足以壓倒文字的時代。就像尼爾·波茲曼的形容一樣，人們偶爾需要一個遊樂場來解壓，人們對圖像快感的需求是時

代的主音，但問題在於我們並不住在遊樂場裡面，在這個娛樂至上的時代裡，我們更需要理解和思考，才能守護自身的愛、理性和感受力。

在新閱讀時代，唯有守正與創新互為補充，才能讓文學在新時代煥發新的生命力。守住文學作品本身的質量，創造文學作品外延的新。讓讀者駐足，靠的是視覺圖像的創新吸引力；讓讀者留下，靠的是作品本身真正的生命力。這背後是創作者與編輯的攜手作戰：創作者要寫出好作品，編輯要發現好作品。

當讀者被文學雜誌的封面、宣傳語吸引後，駐足停留，信手翻開，發現這本雜誌的內容還不錯，這個故事能夠和我發生聯繫，這句詩能打動我，這段文字我喜歡，一篇、兩篇、三篇……於是就對這本雜誌留下了好印象。下次再見時又會想起上次閱讀時的愉悅，繼而看下去，變為固定客群。一來二往便形成了良好的循環。“我們應該培養對人之能力的寬宏信任。激情與愛意大多出於良善。它們有別於冰冷的理性，將我們與自然、與彼此緊密結合。”（Terence Eagleton語）而我們辦文學刊物的終極目標就是讓讀者閱讀時能感受到托舉的力量，面對、接受、理解身邊的美與苦難。

寫作從來都很個人。書寫本身是非功利的，就像一萬七千多年前的拉斯科洞窟裡，太古先民從未想過自己在岩壁上畫的

牛會被後世傳誦，他們大概只抱持着“我看到了，希望也有人能看到”的心態，畫下一頭頭牛、野馬和那幾簇星星。辦文學活動和做編輯也是這樣。很多時候我們並不為了什麼——一個很具體的目標——只是覺得要做就去做了，有責任和義務為自己鍾愛的事業作一點努力。愛寫作，就多寫；想讓更多人一起寫，就多策劃活動，讓創作人的心有觸動，有觸動就有創作的欲望和激情。

至少這座城市有一群人，正在為他們熱愛的文學而獻身，而我還在做，我們還在堅持，這就夠了。



甘遠來

哲學碩士。現為《澳門筆匯》執行編輯、澳門筆會監事、澳門筆會青年協會理事。入圍第七屆周夢蝶詩獎，曾獲澳門文學獎、創世紀七十年詩獎、香港青年文學獎、紀念李鵬翥文學獎等。

苦心孤詣覓文氣

——寫於《澳門筆匯》創刊三十六周年

◎梁錦生

當今時代，做紙媒編輯並不容易，尤其在生成式AI技術重塑出版業生態的當下，做面向小眾讀者的文學雜誌編輯，更注定是份苦差事。如果並不滿足於“持續出版已屬最大勝利”的過程，而是希望讓刊物得到更廣泛的關注，編輯必須使出“行思於成、追求完美”的真本領。這是一場看似沒有盡頭、苦心孤詣的修煉之行。

撫今追昔，三十六年前，多位澳門筆會先賢筆路藍縷，創辦了屬於澳門公眾的綜合文學雜誌《澳門筆匯》（以下簡稱《筆匯》），開啟了澳門文學發展的歷史新紀元。《筆匯》創刊至今，出版總計95期，結集國內、澳門作家逾三千多篇的心血之作，不僅豐富了澳門文學的內涵，築起了以澳門作家為主體開展對外交流橋樑的一塊塊碑石，更在澳門文化事業發展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回望三十六年的發展歷程，筆者認為，《筆匯》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是頭十一年（由1989至2000期間出版的前十六期《筆匯》）紮好根基，初步建立起編輯團隊工作機制，凝心聚力團結了廣大國內與澳門作者，與《澳門日報》於1983年創設的“鏡海版”並駕齊驅，主動填補了澳門文學作品缺乏發表空間的空白。令人倍感

自豪的是，這時期的《筆匯》得到眾多國內名家、澳門社會賢達的支持，刊登了類型多元且份量十足的作品，在此想向李成俊、李鵬翥等《筆匯》創辦人，陶里、張兆全、鄧景濱、湯梅笑等早期《筆匯》編輯團隊致敬！

二是之後十多年（由2001至2013年期間出版的第17至48期《筆匯》）蓄勢待發，作出了適應電腦時代發展、滿足紙本閱讀所需的全新改革，包括明確了文學季刊的出版形式，每期由不同執行編輯全權負責編校工作，以重點專題為封面內容，另設散文、小說、詩歌、評論、文學活動等專區的內容風格；雜誌尺寸由原先的三十二開度（約A5）擴大為小十六開（約A4），讓廣大讀者享有更舒適的閱讀體驗。令人感恩奮進的是，這時期的《筆匯》已逐步成為團結與凝聚澳門老中青作家的重要紐帶。李觀鼎、廖子馨、寂然、黃文輝、錢浩程、盧傑樺、鄧曉炯、陳志峰等時任編輯們率先垂範，在編務工作上奠定了良好基礎，為包括筆者在內的《筆匯》新一代編輯指明了方向。

三是近十年（由2014年至今）穩健開拓，在全民閱讀的熱潮中，《筆匯》提供了多元化閱讀方式，為廣大讀者提供豐富的選擇——澳門筆會網站定期更新《筆匯》最新

文章，臉書、微信等公眾平台將《筆匯》內容精準推送至目標讀者群，紙本雜誌形象包裝變得更“文青”，“花式”閱讀正悄然重構著澳門文學新生態，讓《筆匯》在數字時代煥發新生。令人深感欣慰的是，這時期的《筆匯》走出了一條乘勢而上、佈局未來的文學共融發展之路。從陸奧雷、賀綾聲、谷雨、孟京、安好等資深編輯殫精竭慮，深入開掘澳門文學的深刻蘊含和內在價值，到後來加入的筆者、甘遠來、瑋嵐、司徒子榆等新一代編輯全程投入，認真對待每一個專題、每一篇文章、每一幅版面，切實發揮內容為王的最大優勢，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到更好，充分體現了《筆匯》的薪火相傳。

這些年，筆者與多位編輯共同陪伴《筆匯》的成長，有幸參與和見證了《筆匯》在出版業市場不斷萎縮下仍堅守初心，踔厲奮進，並致力邁向數字化的全歷程，備感榮幸，亦感慨萬千。在深刻反思《筆匯》三十六年來的得與失方面，我有幾點感受，與諸位共勉。

我們要始終銘記，李成俊在《筆匯》發刊詞上所述，“即使《筆匯》只能面世一期就終了，即使《筆匯》創刊之日，人們紛紛指出，這份刊物‘將來是要死的’，我們對之坦

然，欣然。”我們都知道，在小城要養活一份文學雜誌並不容易，不能不懷著養不大但要盡責養的胸襟。經過前輩們的苦心經營，《筆匯》養下來了，並且已存活了三份之一個世紀，但要養出從容、養出志氣、養出格局，還需要我們新一代的編輯共同努力。

我們要始終銘記，陶里在〈澳門筆會十年——在“澳門文學的歷史、現狀與發展學術研討會”上的報告〉中談到，“每次約稿，都要打幾回電話，經過一段長時間才收到稿，組稿十分困難；做過編輯工作的人大概都體會到追收稿件猶似漁人刮網撈魚那般使勁。”近年來，《筆匯》的文章內容覆蓋面十分廣泛，但在查漏補缺等方面仍有未如人意的地方，究其原因，相信是我們編輯團隊都有各項雜務纏身，未能切實真正發揮嚴格把關的作用。我們的前輩在辦刊初期似乎做得更細緻些，並懷著滿腔熱情，將編務工作當成自身的事業來幹！期望我們未來能延續這一優良傳統，以點帶面，推動澳門文學邁向新台階。

我們要始終銘記，寂然在〈澳門筆會三十年作品選前言〉中表示，“《澳門筆匯》多年來一直獨立自主，其運作及選稿亦由編輯主導，當人員更換時，便會有微妙變化，因

此綜觀多年來的發展，辦刊的眼界與雄心在不同的階段都有明顯分別，筆會亦沒有明確統一期刊風格的意圖。”《澳門筆匯》如今已屆而立之年，奔赴不惑之年，相較於此前的兩個發展階段，澳門筆會與本地文化界、大灣區乃至全國各省市文學組織交往更緊密、我們編輯團隊在適應新媒體傳播等方面實操能力更強，投稿《澳門筆匯》的文學作者更多，因此，我們理應著力解決掣肘《澳門筆匯》進一步發展的各類問題，例如加強深化內容設計，達至對標中國內地、香港、台灣等文學雜誌的成效；擴大在新媒體方面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檢討編委會制度；增強不同年齡群體作者參與度和平衡性；對來稿進行更嚴格審核和客觀評價等，從而推動澳門文學向縱深發展。

編輯從來不是聚光燈下的主角，文學雜誌也從來不是流行的風向標，澳門文學發展同樣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坦途。過去如此，今天如此，未來相信也是如此。面向新征程，《澳門筆匯》編輯工作仍任重道遠、舉步維艱，只有孜孜不倦善於學習、勤於總結、勇於突破，才能在擁擠紛雜的傳播空間開闢出一片屬於自己的新天地。



梁錦生

現為文學雜誌《澳門筆匯》執行編輯，曾獲澳門文學獎中篇小說獎及戲劇組優異獎，著有中篇小說《印記》，小說作品多次入選《澳門文學作品選》。

我的編輯之路 始於讀者身份

◎瑋嵐

我的編輯之路，始於一個純粹的讀者身份。

學生時代，因為一些詩人，帶我踏入詩歌的門扉。逢周三晨光熹微之時，到報攤買下一份《澳門日報》，只為了與《鏡海版》赴一場無聲的約會。這份每周固定的閱讀習慣，令我漸漸感受到，文學並非遙不可及的聖所，而存在於每日行走的街巷與氣息之中，每個角落都蘊藏著被書寫的故事。

加入《澳門筆匯》編輯部後，我對編輯角色的理解逐漸深入。我們的工作不僅刊發作品，更是通過文學語言構建屬於本澳的文化景觀。如同詩人賀綾聲寫道：“在繁複城市裡／我極渴望能有一雙手為我劃亮餘下的火柴。”而在這過程裡，我總是期盼：每一根被劃亮的火柴，終將連成一片星辰，彼此照見，點綴屬於澳門文學的星空。

正因為曾被文字照亮過內心，更願意成為守護文字的人。我曾聯繫一位久未提筆的作者，鼓勵她重新打開塵封的創作房間。那份誠意的邀約，不僅喚回了她創作的思緒，後來那篇作品更被輯錄於《澳門文學作品選》中。編輯有時就像是一位輕叩門扉的邀請者，讓作者隱匿的聲音得以被聽見，讓他們的作品能被真誠對待。

在澳門，默默寫作的人不少，但願意細心剖析、深入評論的人卻不多。作品刊登後，往往欠缺迴響，鮮少被討論。故此，第92期《澳門筆匯》以“澳門文學·多元視角”為主題，特意邀請本地及內地評論家，

以另一種視角剖析“澳門文學獎”以及“紀念李鵬翥文學獎”的部分得獎作品。希望搭建一個對話空間——在作者與讀者、作品與評論之間促成相遇。該期雜誌發佈後，有原作者反饋：“從來沒有人這樣仔細閱讀過我的作品，感謝您不僅看見了它，還為它找到了被理解的窗口。”這讓我明白，原來，編輯的工作遠不止於潤飾文字、編排版面，更在於為作品搭建通往更廣闊的讀者群與理解空間的橋樑。

未來，期望能繼續推動這樣的工作：與更多評論者合作，為澳門優秀的作品尋求專業的解讀和推廣。讓澳門文學不僅被書寫，也被聆聽；不僅被發表，也被思考。願懷著最初的讀者之心，讓每一篇真誠的文字，都值得被另一顆心靈認真對待。



瑋嵐

澳門筆會文學雜誌《澳門筆匯》及兒童文學期刊《童一枝筆》編輯。曾獲澳門文學獎散文組季軍、新詩組優異獎。作品散見報刊《澳門日報》、文學雜誌、《澳門現代詩選》、《澳門文學作品選》等。

作為文學策劃人

◎李宜聰、李嘉瑤

策劃文學沙龍活動是由前輩們帶入門，讓我感受到澳門這片土地雖小，卻孕育了眾多才華橫溢的創作人。在活動中接觸到不少以往未曾讀過的作品，都透過很多很多小城故事開闊眼界。由於擔任《學生報》編輯，與本地學生交流頻繁，這種多重的身份，既為澳門文學生態輸送新鮮血液、延續本地文學的活力，也為我自身的創作帶來不竭的靈感。與此同時，我也得以更真切地了解新世代青少年所關心、思考的事物，與年輕的心靈共同成長。



李宜聰

九〇後，畢業於暨南大學管理系，從事澳門傳媒行業七年，現負責澳日《學生報》編輯工作，並任澳門筆會青年協會理事。作品散見於《澳門日報》“鏡海版”、“閱讀版”、“電競版”，並在“新園地”版面設有“博言微光”專欄。

我是二五年起接觸策劃工作的，策劃一個活動，要把握好每項行程，將所有“可能性”都要想一遍，大至整體流程，小至一張椅子、或一個杯子。我與搭擋宜聰場勘，兩人摸黑數杯子、看水源，感受非常深刻。澳門策劃人的特質，或許是着眼於“澳門”這特質，要有“澳門人”的行事風格？也許吧，我還在摸索中。對於澳門文學，我應是在扮演一個“學習者”、“發掘者”和“打拼者”。正正是投身於此，所以要向前輩們學習。學習如何把有能力、有潛力，抑或對文學感興趣的人，拉進這個文學大家庭，推廣出去。後者啊，事關自己會動筆寫東寫西的，冀越寫越穩，為文學圈出一份力。編輯與策劃人身份重疊，其實也蠻好玩的，資源集中，做起事來較輕鬆些，其實不止編輯與策劃人，寫作人與策劃人、老師與策劃人、劇場工作者與策劃人，每一種重疊都有不同火花，活動自然賦上特色。



李嘉瑤

筆名玥。澳門筆會青年協會理事，曾策劃第六期、第七期“青年文學沙龍”。

設計師的話

◎鄭凱山

我自第92期《澳門筆匯》起，便接手了排版與設計工作，這對我來說既是一次全新的挑戰，也是一段充滿收穫的旅程。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林格先生，他為《澳門筆匯》打造了諸多精美封面，那些作品不僅溫暖人心、可愛至極，更與主題完美契合，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對於繪畫並非專長的我而言，涉足設計與排版領域確實面臨不小挑戰。好在我此前積累了一定工作經驗，且對排版設計懷有濃厚興趣，加之如今AI技術日新月異，為我提供了強大助力，讓我得以順利接下這份重任。

接手之初，我首先深入研究了往期排版風格，在保持整體風格連貫性的基礎上，對精華部分予以保留，同時針對細節之處進行優化，力求在傳承與創新之間找到平衡。

要做好《澳門筆匯》的設計，關鍵在於精準把握澳門文學的獨特氣質。這要求我不僅要通讀文章內容，深刻理解其主題思想，更要從中提煉出核心風格元素，以此為基礎展開設計。不同體裁的作品，如詩歌、散文、評論及活動資訊等，各有其獨特的節奏與韻味，設計時需靈活調整，確保視覺呈現與文本內涵相得益彰。

在這個過程中，我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與支持。甘遠來先生的專業指導、各位編輯的細

緻審閱，以及陸奧雷等夥伴的寶貴建議，都為我的設計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使得每一期《澳門筆匯》都能以最佳面貌呈現給讀者。

回望這段設計之路，我深刻體會到，設計不僅是技術的展現，更是對文化內涵的深刻理解與藝術再現。與《澳門筆匯》的這段緣分，不僅讓我在設計領域不斷成長，更讓我有機會深入探索澳門文學的魅力，將這份獨特的氣質轉化為視覺語言，傳遞給更多人。這，便是我與《澳門筆匯》之間最珍貴的故事。



鄭凱山

平面設計師、動畫師，山田設計總監，從事書刊及廣告設計製作，文學設計包括澳門筆會網、《童一枝筆》期刊及《青年文學沙龍》場刊等。



／ 創作大中華

譚健鍬／小曦／甘遠來／玥／以馬／思正／
木寺／沈蕪／閻梓萌



血咒

◎譚健楸

—

天空總是灰濛濛的，像一塊髒了的抹布，隨時能擠出灰漿。中秋已至，空氣裡卻聞不見桂花香，只有海風送來的鹹腥。午後，我無聊地踱到C島的監獄警察辦公室窗前，回想著上午和上司老張的對話，自覺苦不堪言。警察署署長老張那燈泡一樣的額頭在日光燈下泛著鋸亮的油光，他說，你去瞧瞧老K，我要知道他的近況。

誰啊？

老張隨即把早已準備好的一紙個人資料塞到我手裡。

我捏著那張薄薄的紙，瞅了一眼，心裡的火苗一竄一竄地燃起，然後無助地慢慢褪滅——最後一班渡海回A城的船是晚上八點，我估計要錯過了。

C島的監獄像一隻生鏽的鐵罐，嵌在島的南邊盡頭，一邊是無邊無際的海，一邊是懸崖峭壁。高牆上爬滿了枯死的藤蔓，風一吹，就發出窸窣窸窣的聲響，像有什麼東西在牆皮底下蠕動。檔案室在地下，燈泡壞了一隻，剩下一隻苟延殘喘，把人的影子拉得又長又扭曲。老K的卷宗就壓在一疊厚厚的文件底下，抽出來時，帶起一股陳年的發霉

味兒。

老K，四十四歲，罪名是酒後鬥毆，過失殺人。案發時間是2023年9月3日晚上。七年的刑期，已經熬過了兩個春秋，還剩五年。我盯著那幾行字，心裡盤算著，他出去的時候，能怎樣生活和工作，都這個年紀了。記錄上寫著他“表現一般”、“服刑期間，於2024年6月獄內鬥毆致右下肢殘疾”，後面跟著一行小字：“完成勞教任務消極，對人態度冷漠。”再翻下去看，這人其他的健康狀況倒是正常，沒什麼大病。我想起這個人了，他似乎總是在放風時獨自蹲在牆角，默默無言，有時嘴裡還叨根粗劣的香煙，人像塊被潮水遺忘的石頭。

見他，是在一間狹小的會面室。鐵桌鐵椅，牆上留著洗刷不掉的紅褐色污漬。腳鏟拖過水泥地，發出嘩啦嘩啦的鈍響。走過一遍又一遍。但沒有進來，那是重刑犯的待遇。

老K一拐一拐地進來了，只見他穿著灰撲撲的囚服，身子佝僂著，臉上是長年不見日頭的那種蒼白。四肢倒是自由的。我擠出點笑容，說了些“吃得怎樣”、“睡得可好”、“未來出去後有什麼計劃”之類的廢話。他嗯了幾

聲，眼皮耷拉著，目光落在自己交握在桌邊的手上。那雙手，骨節粗大，佈滿了細小的疤痕。

“家裡……還有什麼人嗎？”我試探著問。

他喉嚨裡滾動了一下，像含著一口痰。“沒了。”

“你檔案上不是還寫著有個妹妹嗎？”

老K愕然，繼而默然。

“中秋了，沒人來看你？”

他抬起眼皮，那眼神空蕩蕩的，像兩口枯井：“沒。”

我心裡那點不愉悅又拱了上來。這人像一塊浸透了水的木頭，點不燃，敲不響。我看著他花白的頭髮茬，看著他微微顫抖的手，忽然想到六年前，他灌下那些劣質白酒時，是否想過會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刺成冰冷的屍體？是否想過這兩年，以及剩下的五

年，會是這樣一副光景？

窗外的天色暗了下來，海島的傍晚來得格外早。夕陽下沉時帶來的壓抑把整座監獄都壓扁了。遠處似乎有輪船的汽笛聲，悠長而飄渺，那是開往A城的渡輪在攬客。老K依然沉默地坐著，像長在了那張鐵椅子上。我合上本子，知道這次談話不會有更多收穫了。空氣裡只剩下我們兩人的呼吸聲，還有那無處不在的、鹹腥的監獄氣味。

“阿sir，我再講一次，這是第一千次。我有殺人！胡連不是我殺的。當日，我是下午和他發生爭吵，他欠錢不還，但我們沒打架。晚上我聽說他在假日酒店飲酒，就再去找他催賬，誰知一打開房門，就……”

“檔案上說，死者胡連身上的血跡，血型和您一樣。”

“廢話！都什麼年代了？還只看血型？你們警察不懂什麼是DNA嗎？”



我本打算結束這種對抗性談話。這案不是我可以翻的，也不是我的職責和興趣所在。可忽然，手機響起來。

是署長老張。我頓時想起上午他視察時的情景。

“張署長，有什麼事一個電話就成了，何必大駕親臨？”當時，我陪著他邊走邊聊。

“林站長，你到這個離島監獄工作多久了？”上司沒有直入話題，拐彎抹角似乎是領導的慣有手法。

“2021年春節來的，四年多了。”

“嗯，是時候了。對了，有些事情，當面說、當面佈置比較妥當。再說，我順便也要看看C島的海岸設施，看看坐船渡海回A城的大概情形。好久沒來了。要體驗體驗，有調查才有發言權嘛。”老張那時一面的凝重。

大半天過去，現在老張來電，刺破我內心的少許寧靜，他急著要我把老K送到A城的H醫院。

“這樣匆忙地轉運在囚犯人，符合程序嗎？”我在電話裡吞吞吐吐。

“犯人也要看病嘛！你們監獄的獄醫水平哪行啊？你們有抽血設備嗎？再說，就這麼一個癩子，一副手鐐銬給他戴上，他就插翼難飛。”

“那……”

“只要凌晨零點前你們一起回到C島監獄，就當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二

“爸爸，你什麼時候回來呀？”

“茗茗，爸爸今晚有任務，你和媽媽吃完月餅就早點休息吧。寫完作業沒？明天記得叫媽媽送你上學。”

“爸爸，你怎麼又記不住？明天是中秋節後的公眾假期，不用上學的。”

“哦……”

“爸爸，你什麼時候可以不去那個島上班？每天都那麼晚回家。想死我們了。”

“茗茗乖，爸爸很快就會回來的。”

海面上的水汽是灰濛濛的，像監獄鐵欄杆上剝落的漆皮，一片片貼在渾濁的水面上。我收起手機，站在碼頭，看著那艘舊渡船在岸邊搖晃，船身吃水很深，彷彿載不動這中秋的沉悶。

老K的手銬泛著冷光，不知何時，他已換了一件格子襯衫。我故意把銬子收緊了一格，鐵齒咬進他乾瘦的手腕時，他眼皮都沒抬。這個男人像一截被江水泡爛的枯木，站在我與監獄護士小G中間，散發著監獄裡特有的霉味。

“採完血就能回來？”老K突然開口，聲音像生鏽的鐵門轉動。

“看情況。”我摸著腰間的槍套，金屬的冰冷讓我稍感安心。

“什麼年代了？採血也要抓人去現場採？派一輛車過來就行，我又不是不答應。我也是A城的市民，良好市民，獻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這個你別問！”我有點不耐煩。

小G抱著醫藥箱站在一旁，默不吭聲，我猜她心裡在埋怨我，畢竟誰願意接中秋晚上的任務？她白色工作服在水汽裡顯得

格外刺眼，身子骨看起來有點壯，帶著少婦特有的那種渾圓成熟感。這三個月前調來的護士，二十八歲，護理學院畢業已經四年了，此前一直在H醫院工作，臉上有種還沒被監獄磨鈍的油膩。我就看中她在H醫院工作的經歷，也許對今晚的行動有利。

船長在艙裡吆喝了一聲。我推著老K，他踉踉蹌蹌踏上跳板，木板在腳下發出呻吟。這該死的任務——全城只有一個囚犯的血能救那個素未謀面的人。記得剛才署長老張在電話裡喊：“病人等不及了。”可他沒說為什麼非要我們押著人去A城，為什麼不能把採血車開到島上。

船艙裡瀰漫著魚腥和柴油的混合氣味。我讓老K坐在最靠裡的位置，小G挨著我坐下，醫藥箱緊緊抱在懷裡。

“為什麼一定要去A城？”小G低聲問，眼睛盯著艙門外越來越橙紅的夕陽，鬱悶地自言自語。

我沒回答。因為我也不知道。老K突然咧開嘴笑了，露出被煙草熏黃的牙齒：“新鮮的血，離了人體就死了。”

海水拍打著船身，像無數隻手在推搡。我想起上司老張離開C島，我送他上船時的情形，他那雙鏗亮的皮鞋踩在滿是泥濘的岸邊，顯得格外突兀。

“警察局工作調令、職務安排，三年一次，我都是有權參與的。”他忽地轉身對我說，“最近，有個事情要麻煩你，任務完成，你可能就會離開這鬼地方，而且，說不一定能比站長更上一級。”當時除了我們倆，四下無人。

真沒想到，這個任務來得這麼快，這麼突然。

水汽更濃了，船速快了起來。老K閉著眼睛，像是在打盹，但手腕上的肌肉一直緊繃著。小G突然碰了碰我的胳膊，用眼神示意老K的腳——他的右腳在輕輕打著拍子，一下，兩下，像在數著什麼。

“你答應我的事，還算數嗎？”老K突然睜開眼睛，那雙渾濁的眼睛在暮色裡突然閃著光。

“採完血再說。”

他笑了，那種笑聲讓我想起監獄下水道裡老鼠的窸窣聲。小G不安地挪了挪身子，醫藥箱的鎖扣發出一聲輕響。

這時，船身猛地一震，像是撞上了什麼東西。我緊張得屏息凝視起老K，死死盯住他，下意識去摸槍，老K卻突然伸手按住我的手腕——他什麼時候掙脫了手銬？

“怕什麼？”他的聲音異常平靜，“我又不是魔鬼。”

艙門外，水汽像牛奶一樣濃稠。我看見遠處A城的燈火在發藍的雲下暈開，像一灘灘血跡。

老K鬆開手，那副手銬不知何時已經完全打開，垂在他的手腕上，像個拙劣的玩笑。我發現小G的臉色慘白，醫藥箱在她手中微微顫抖。船還在霧中前行，朝著那片暈開的血色燈火。我握緊了槍柄，手心全是汗。心裡一萬個後悔：原來署長建議我多帶一名警員同事偕同行動，最好讓他也配槍。可是，我覺得老K不是慣犯，也沒有大奸大惡的表現，屬於“即興”過失犯罪，又身有

殘疾，沒必要如此大張旗鼓，再說，中秋之晚又讓同袍出動，非常對不起人家，還是我一個人加上護士就行了吧。

就在我真要掏槍之時，我發現老K眯著眼，看岸上高高低低的樓房，嘴角撇了撇，沒說話，根本就沒瞅我一眼。海風鹹腥，混著他身上餓了的汗味，一陣陣撲進我鼻子裡。我用盡全力壓住他的手，自己另一隻手攥緊了警槍手柄，食指扣在了扳機上。

“幹什麼？這麼緊張幹什麼？我又不是真的殺人犯。”

老K和小G這時一臉詫異。片刻，我定了定神，定睛一看，居然看到他的手銬還完好無損地鎖在他手腕上，那掙脫的假象，居然是我自己心神不寧炮製出來的海市蜃樓。

我不禁長長舒了一口氣，抹了抹一額頭的冷汗。

想起了老K提出的條件，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們不答應，他就拒絕接受採血，畢竟拒絕獻血也是公民的權利，按照法律，就算是囚犯也有人權，不可以強迫他們獻血。

電話裡，我把老K提的那個要求轉達給老張，甩鍋給他。

老張還是那句：“偉標啊，只要凌晨零點前你們一起回到C島監獄，就當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三

浪頭帶著鹹腥氣撲上甲板。老K的手銬在艙內叮噠作響，像某種濕漉漉的節拍。此時，我終於看見A城的輪廓從晚霞裡浮了出來。

警察署的警車就在碼頭。等候很久了

吧？

一路上，警車響起了鳴笛，恍若載著重犯要轉移，行人和閒雜車輛避之唯恐不及。

H醫院的白牆亮得扎眼、瘆人。護士推著輸液架從光影裡滑過，腳下不發出半點聲響。老K的手銬在靜謐中顯得格外刺耳，彷彿每聲脆響都在刮擦著某種秘密。

醫生是個薄嘴唇的女子，口罩上頭一雙冷冰冰的眼睛，瞥了老K一眼，便在前頭引路，高跟鞋敲在光潔的地板上，嗒，嗒，嗒，像是密碼或暗號。老K低著頭，一拐一拐，只看自己那雙磨破了邊的囚鞋，膠底一下下刮著地面，聲音刺耳。這聲音裡，我卻好像聽見了署長老張今早的聲音，濕漉漉的，黏在島上鹹鹹的空氣裡。

他那會兒坐在辦公室我對面，杯子裡的咖啡濃厚得發黑。“林站長啊，偉標啊，”他呷了一口，“你的好運來了。”他說起A城那個住在H醫院心臟科的李老闆李賢周，社會知名人士，綠棕欄勳章獲得者，他心臟快爛成棉絮了，心臟衰竭，就靠一口血吊著命。醫生說，輸血，能對心衰有緩解作用，他就等他那寶貝兒子出獄團圓的，差十天就放出來了，而人的紅細胞，壽命只有兩週左右。也就是兩個禮拜，輸進去的紅細胞就凋亡了。老人想熬到見兒子一面。可那血卻金貴，李生是AB型帶V抗體，全城尋不著，偏偏你管著的島上監獄，有個殺人犯老K，血管裡流的就是。我的秘書用網絡查了全城登記過血型資料的市民，只有三十萬人，不到一半。A城裡沒找到完全相同血型的，血庫肯定沒有。就你那個監獄裡有！

“這血，光是AB型吻合還不夠？這可是貴族血型，本身就難找。”

“不行！必須還有V抗體陽性才可以，保證萬無一失！人家家屬也懂醫的，挑剔得很！”

“輸一次血能管用？”我滿腹狐疑。

“有總比沒有好，再說，每次輸兩單位，能管兩個星期，正好能在他兒子出獄時還在起作用！”老張似乎成了半個醫生。

“你們時間算得真準啊。”

“辦好了，李家記你的情，當然也記我們警察署的情。H醫院的董事長又是我的好朋友。我們這次能妥善處理此事，大家都獲益。警察署那邊，我也好說話，你離開這個鳥不拉屎的破島，指日可待。”

此時，採血中心的門開了，一股消毒水的尖銳氣味衝出來。女醫生和護士小G姑娘帶著老K進去，老K手上的鐮鏑仍然閃閃發亮，好像露出猙獰的微笑。

李公子還有二百四十個小時刑滿。時間這種東西，有時竟能裝在血袋裡計量。老張暗示兩單位血能換十五天陽壽，聽起來比閻王爺還有權威！

門輕輕闔上。我在外頭的長椅上坐著，看著牆上一個靜默的鐘。秒針一格一格地跳，像老K手鐮碰撞的金屬餘音。

我在想象這時的半空，紫藍色的雲霧裡，月亮該是何等的圓潤和明淨。海上生明月，萬家燈火時，一切盡在不言中。

百無聊賴，我見護士站有個男醫生坐著，好像是值班的，便湊過去聊天。

“這採血，為什麼非得要在現場採？政

府衛生局派一輛車去我們監獄，把血採走，車上有淨化消毒儀和檢測儀的，之後再送到你們醫院不就行了嗎？平時，義務獻血活動不都是這樣的嗎？”

“阿sir，你真是有所不知，V抗體陽性的血很特別，脆弱的很，它如果離開人體十幾分鐘就會自然滅活凋亡的，冷藏也沒用，這時候，這種AB型的血液就跟普通的AB型、V抗體陰性血液沒區別了。你算算，抽了他的血，從C島登船、過海、再開到我們醫院，十幾分鐘可以搞掂？”

現採現用！我不得不佩服起醫學的界限居然如此的無邊無際。

“那老人家，病情很重吧？還有救嗎？”

“他都半年內斷斷續續住了七、八次了，擴張型心肌病，晚期的，只有心臟移植一條路。不過嘛，短時間，他也死不了，這種病，就是慢慢把人折磨死，漫長的死亡，從診斷開始，用藥得當，病人配合，可以拖個七、八年甚至十幾年。他剛才還在悠閒地喝果汁呢。輸血，這是俗稱，真正醫學術語叫輸濃縮紅細胞，加工過的，對慢性心衰患者，是有點幫助，一點點吧，但僅僅是輔助作用。對了，我們醫院可不簡單，自建血庫，有淨化消毒儀和病菌檢測儀。而且，全城只有我們醫院的血庫有V抗體保活試劑，能讓這種特殊血型的濃縮紅細胞長期保存。”

“厲害厲害！可是，既然不是急救，那他急著要人家的血幹嘛？非得要中秋節今晚要？”我有點火了。

“有錢有勢的人。唉，你懂的。有時不是病人想要，是家屬。但，說不定也不是

家屬，是醫院的領導想急著給。這背後的事，我就不多說了，你懂的。”值班醫生聲音壓得很低。

不知過了多久，門又開了。女醫生先走出來，口罩褪到下巴，臉色是灰的。後面跟著小G護士，眼神更冷了。老K最後出來，他那張總是耷拉著、逆來順受的臉，此刻漲成了豬肝色，脖子上的青筋一條條暴起來。

女醫生把我拉到一邊，悄悄解釋，聲音細得像頭髮絲，氣流絲絲的：“家屬……不肯要。”她舔了舔乾裂的嘴唇，“他們說，殺人犯的血……裡頭帶著孽性，這是有DNA背景的，DNA會混進去的，那是狂暴的恐怖基因，會改了李老闆的性子，那他餘生怎麼辦？紅細胞死光了，那點邪氣卻留在骨髓裡，像抹不去的犯罪記錄。”

隔壁房間裡，老K的咆哮猛地炸開了：“我不是殺人犯！我沒殺人！你們他媽的冤枉我——！”聲音嘶啞，帶著血絲。我衝進去，他正像一頭困獸，把身邊一把椅子踹得飛起，手銬瘋狂地甩動。我撲上去，用身體的重量壓住他，汗味、塵土味和他喉嚨裡的腥氣混成一團。他掙扎著，力氣大得嚇人，眼睛赤紅，瞪著虛空中的某個點，一遍遍地吼：“我沒殺人！沒殺人！我沒殺胡連，我闖進假日酒店他那間餐室時，幾個戴墨鏡的傢伙正簇擁著一個高佬迎面和我相撞，他們身後就是胡連，已倒在地上，滿身都是血。我還傻傻地上前按他人中想救他。我沒殺人，我是好人！”

總算把他死死制住，我交給幾個身強力壯的保安看牢。這次，我不得不打電話叫

了警察署的小趙過來協助看管。盡量不要再出幺蛾子。

病房裡的病友和醫護人員都被這突如其來的咆哮驚呆了，紛紛站在門口張望。女醫生趕忙打圓場：“我們，啊不，是他們，在拍戲，大家不要害怕，回房間去吧！”

病房那邊暫時悄無聲息。我站在走廊盡頭，窗戶開著，夜風吹進來，有點涼。月亮已經掛在天上，圓得有些不真實，清輝冷冷地灑下來，照著這座陌生而熟悉的城。

都這麼久了，老K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聲稱自己無罪？

我忽然想起，2023年9月那次，確實發生過一起震驚全城的兇殺案。這時間和老K案件的時間，如出一轍。

對，想起來了，法醫在死者身上找到AB型的血跡，卻不是死者本人的，據說屬於殺人者的機會很大。但是，酒店目擊者把知名人士李賢周的兒子也揭發了，說懷疑他和一群戴墨鏡的人幹掉了胡連。

李賢周的血是AB型V抗體陽性，那他兒子豈不也是……？

我越想越覺得不可思議，當初法院的判決怎麼如此神速？簡直打破了行政部門歷史的最快紀錄。而李公子沒有被判殺人罪，判的是私藏軍火罪而已，刑期是有的，只是判了兩年，還經常保外就醫不在監獄。怪不得，今年就正式出獄了！

那老K莫非……？誤打誤撞進入套房，被……？

但是，今晚完不成任務，我的升遷或調離都會泡了湯，而且還被迫知道很多不能知

道的秘密，這前程也太險惡了！

老K的檔案袋還在我腦子裡翻開著。那簡陋的社會關係欄裡，有一個名字，一個地址。

對，他還有個妹妹，就在這A城。

我趕緊找來女醫生，急著問：“血型可以遺傳的吧？”

“理論上可以。AB型倒不一定準，但V抗體陽性是可以的，而且兄弟姐妹之間都會存在一樣的抗體。”女醫生淡淡地說。

我攏了攏警察制服領子，踏著那遍地清霜似的月光，快步走進了H醫院外的夜色裡。

四

A城的月亮此時膨脹得像一盞慘白的礦燈，把巷子裡違章建築的鐵皮屋頂照出鋁箔般的反光。我踩著滿地碎月走到巷底，防盜窗的鐵條在水泥牆上拉出細長的影子，像某座無形監獄的柵欄。

老K妹妹開門時帶出一股濃郁的中藥味。她比卷宗照片裡瘦削，眼窩深陷得像兩個乾涸的井口。三十多歲的女人已有五十歲的滄桑，只有那雙與老K頗似的丹鳳眼，還殘存著血緣的證據。至少我這樣認為。

“病人需要輸血。”我亮出工作證，開門見山，警服肩章在月光下泛著冷硬的光澤，“病人的血型很特殊，目前只找到老K得能跟他吻合，可惜，家屬拒絕老K的輸血。你是老K他在世唯一的親人。我想，你的血型或許能吻合，可以救那個患者。請問，你能答應給病人輸血嗎？”

“我哥在監獄裡還好嗎？”女人沒有直接回答我。

“情況穩定，目前他在H醫院。”

“你們別為難他。阿sir，我哥不是殺人犯，他是無辜的！”

“這不是今晚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我發現自己的聲音太冷了。

她便引我進屋。只見八仙桌上供著三碟月餅，香爐裡插著兩柱將盡的香。牆角擺著輪椅，扶手上纏著洗得發白的布條。

“阿sir，你能先聽聽一個故事嗎？三十年前那個冬天，A城的一處廢井內，掉進了一個四歲女孩。”她突然開口，聲音像生鏽的井繩摩擦井壁，“井口只有三十公分，井深卻有二十米！救援隊找遍全城，要找肩寬小的成年人。你猜最後誰下去了？”

女人居然給我說起了當年的新聞。我只得禮貌地聽下去。

當年，十四歲的男生郭儒貴自告奮勇。他穿著單薄保暖衣，被消防員用繩索倒吊著放進井口，像隻誤入陷阱的幼獸。因為，附近只有他夠瘦小，能被塞進去。而所有的大人，包括那些健碩如牛的消防員，都不行。

少年倒立著下了六次井。每次被卡住，就得被拽回來，嘴唇都凍得發紫了。第六次，他才成功把繩索套在女孩子身上。

終於，女孩子被救了出來。她，就是我眼前的這女人。

“我爸當場給郭儒貴下跪。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這件事我記住了一輩子。”她撩起額髮，露出淡褐色疤痕，“井壁撞的。碰巧，我也姓郭。後來，我父母讓我認他做哥

哥，當他父母的乾女兒。可惜他爸爸走得很早，媽媽也在他二十歲時走了。郭儒貴總說這道疤像月牙。因為這傷疤，我至今沒有勇氣結識男人，談戀愛。”

窗外有雲遮月，屋內驟暗。中藥在砂鍋裡咕嘟作響，像口永不枯竭的苦井。

不知何時，遠空忽然升起盞孔明燈，搖搖晃晃越過高牆，像當年那個倒立少年從井底拽出的微光。

女人將月餅掰成兩半，豆沙餡在黯淡的燈光裡暗紅如凝血，“我們本來沒有血緣關係。我的身體也不好，但是，我無時無刻不惦記著我哥！”

砂鍋發出沸騰的悲鳴。那口二十米深的廢井，好像從未停止吞噬月光。

郭儒貴就是老K。女人說。

五

青藤公墓是懸在A城嘴角的一顆黑痣。今夜，這顆痣被月光泡得發脹，漫山遍野的墓碑像倒插的玉簪，冷冷地戳在絨絨的夜色裡。我們三個人——我，警員小趙，還有護士小G——像三滴墨汁，在這片巨大的宣紙上洩開。老K走在最前面，依舊踉踉跄跄，手銬咬住他兩隻腕子，那聲音，嚓，嚓，像老鼠在啃棺材板。

“今夜十二點前，我們必須回到C島監獄。”

警察不能食言，雖然我完不成任務，但答應過老K的承諾，不會在這夜晚隨著圓月變成弦月而煙消雲散。

上午老K提出的條件有點複雜，他想來

看看他媽媽。他說，阿sir，我媽睡在青藤公墓，兩年沒見到我給她燒紙了。

夜風，把他身上那件大得不合身的格仔衫吹得撲撲響，像隻快要斷氣的鳥在撲騰。

月光碎在山頭，像撒了一把鹽。老K一直望著遠處，A城的稀疏燈火在他瞳孔裡慢慢縮成一點垂死的菸灰。小趙緊張地按著腰間的槍套，瑟瑟發抖，這小子太嫩了。

公墓的山路像條僵死的蛇，纏在荒草裡。我們不許老K帶香燭，也不許帶紙錢，只允許他對著懸崖邊那塊冷冰冰的石頭說句話。墓碑上刻著“先妣吳氏桂香之墓”，幾個字被雨水啃得坑坑窪窪。老K撲通跪下去，額頭抵著石碑，悽悽地哭訴：“阿媽，兒子還在裡面啊！我好想早點見你啊！我真是不孝啊！阿媽，我的腿還行，你別擔心。”他的脊梁骨在囚服下凸出尖銳的弧度，像要刺破那層囚衣的布。

就在那時，一陣野風吹滅了小G手裡的電筒。黑暗像墨汁潑進眼眶。忽然，我只聽見小趙一聲短促的驚叫，還有重物掉進海裡的撲通巨響。而幾秒鐘前，金屬刮過石頭的尖嘯——那麼尖銳，恍若夜梟的笑。

等電筒光重新亮起，崖邊已經空了，一起空了的，還有中秋的夜幕，那圓月不知何時，居然藏得無影無蹤。此刻，只有那副手銬還掛在墓碑的角上，鐵環微微晃著，碰出叮叮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脆響，像一點點撕碎人的皮肉。

懸崖下面，居然就是一片海，海浪在嚼著什麼東西，還攪拌著呼嘯的夜風，嘩啦，嘩啦作響。

原來回憶早已變得潮濕

◎小曦

有人說，秋天應該是一個乾爽的季节，但在這個海邊城市，除了找到霧霾潮濕的體感外，已經找不到其他香味，甚至將記憶一步一步地褪色，如同秋葉落在塵土。

澳門如此，連最近的珠海亦如此。一個相對濕度九十以上的秋季，我走到情侶路旁，除了為午餐，亦想找尋過去那段歲月。

在記憶最深處，拱北關口與今天絕不一樣，我們穿過舊日的走廊，見到的會是交通大廈，那時候樓梯旁的斜坡，都是小孩子用來跑跑跳跳的樂園，而今天，我們的樂園就會聽到普通話讀出“不論大包小包要過機”這樣的機械語言，這是兒童已失去的天籟，又或者，只是生命中的一小片拼圖。

走著走著，走到拱北賓館，那個曾經風光無限的旅店和酒家，今天已經凋零得如澳門的舊城建築一樣，小時候爸爸每天來回澳門中山兩地時，就在這裏租了私家車位，今天車位仍在，但那輛車早已駛向歷史的深處了。

然後，然後，到了銀海新村，這個與拱北賓館相鄰的屋苑，據說是珠海首個中外合資的地產項目，曾經，我寄過信件到這裏。人生中首個筆友，也是唯一一個筆友，就是住在這裏，大約中四時候，在高美士中葡中學與拱北中學一個交流團中認識了她，之後便開始了書信往

來。這個筆友關係維持了兩年吧，直到她讀中六，要應付高考，大家便不再聯絡了。

筆友這個名詞，大概是七〇、八〇後的集體回憶，許多年之後，剛投身社會的我，在萬佳百貨的門前重遇了她。她消瘦了，兩人沒有如小說或者電視情節般，找個咖啡館坐下來詳談，只是寒暄幾句，便分道揚鑣而去，到今天為止，再沒遇上她。

遇上她，是在萬佳百貨的門前，那時剛投身社會的我，喜歡珠海的低消費，而人民幣的匯價還比澳門幣便宜。所以定位較高的萬佳百貨和文華書城，都是自己周末的好去處，誰知道，這個二千年初才建成的百貨商場，到今天都要重新重建，不知道旁邊的橫琴蠔火鍋、相機維修店能否堅持下去呢？

冷冰冰的天氣，亦會凍傷我們的記憶。一些本來以為理所當然的事物，原來可以無故地消失，這些景點也許並不是什麼值得保育的文物，但一旦想起，也會有莫名其妙的痛。

“晨早起床，清新開朗，茶味清香點心多，食隻蝦餃粥也不錯，五月花酒樓係啱我……”澳廣視一個唱到幾乎走音的廣告，當年的惡搞，成為早已消失的夢兒，這也是我們的青春啊！

別離了，卻未放開。

再造巴別塔

◎甘遠來

自上帝說粵語以來，光便有了不同的形狀。

方向是狀態——

一切都以完成的形態抵達，或者說完成的身體

我們常依恃身體來辨認世界的真實和虛無

常常否定真實之真實，而否定之否定用以確定虛無是存在的必要

輪船遠涉而來，泊岸時

一截海浪像樹的根鬚蔓延

一些海風吹拂

一些人踉蹌

一些聖膏、聖血與聖餐披露

黏稠的潮濕的海風已經緩緩掠過座座荒島

生成岸邊的黃土地。

黏稠的潮濕的口音，這是一片木的國度

在東方磨成細密的木、刮下碎屑的木、屈折的木、染色的木

黏合時間和靈魂的木；在東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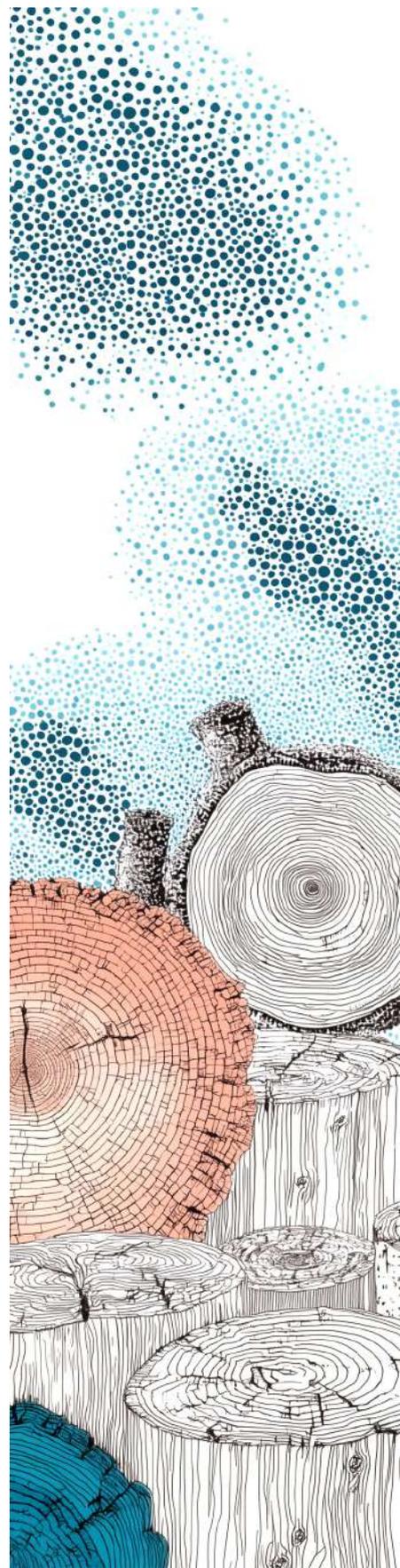
他們說行李被猖狂的浪攻擊

借用一片小而扁的平地晾曬

推開窗，放下包袱，伸出手

採取太陽的熱，跪下來吻了吻陰影

從前崇仰的神明端坐在真正的光明之下



祂的眼睛低垂

自上而下，一種慈悲便發生——於是

他們歌頌他們布畏：無須光暈彰顯特殊的神聖。

意義是其次的。真誠從來是唯一共通的語言

仰望，聆聽，嗅聞，吐露，高舉，相信

眼耳鼻舌身意，抱元守一，如是我聞：聞是聽覺、嗅覺的集合

解下翅膀，將身體的一切吐出

成就一種空虛，才能見證真實（左右其實殊途

終將在接觸當中相互包裹，演變成共和）

“你將衣服除去了，病也跟住去了。”

恫嚇是虛張聲勢，他們去的時候

身體就潔淨——噁——懼怕的聲音自喉的深處發出

共用同一種聲音，便借用鮮少履行的言語表示結束和完成。

短距離的音變超越了田園、桑麻和豆苗，白玉般的珍珠堆放

古舊典籍裡有一種果實食之明智。又有一種果實等到天黑為止

無法闡釋，在晴朗無風的日子裡先信而後服

“我們推測在粵語口語當中

完成體用法的出現，遠早於文獻的記載的上限……”

穿越風雨並將自己投進風雨之中，如此安靜，如此安靜

我在輕薄的蟬聲中醒來，透明的山林更替

換成了許多偃偻的樹，樹的枝葉相互擊打，虛張聲勢

當他們發現神已經再次成為人，說着土話。這裡成為新鄉

這裡的身體變遷，無法再次以同樣的骨肉和聲音建造

同樣的巴別塔——唯有一座新的巴別塔

四百年後，或者兩百多年後。也許只是兩日後。





亞馬喇前地風景

◎玥

(一)

我曾經多次掠過你，冰冷地
招攬眾生。眾生前赴後繼地膜拜
永不生火的金火炬

廿一世紀的赫拉克利特也無法解答
這火能否養活萬物

風水師只敢翹首窺探
新舊火炬區別
你、它與他們，不過是個名字
在羅理基博士大馬路無限交錯
輪廓出奇地一致

(二)

你的軼事抑或傳聞
迭代速度使人生疑

一隻又一隻的耳蝸流浪
賭檯上飢餓；迷惘
從眼神、齒間，以及牌面溢出
擅自逮住途人停留，然後加入
這場不眠遊戲
令吸血鬼一再忘情地現身
使勁獻出身上血肉

“無礙，割去頭顱就會死”
你比哲學家更富理

(三)

夜來，夢想突然過期
 就因着一個玄學決定
 霎時間——
 人生如走馬燈般重複閃爍
 像剛踏足世界時孑然一身
 直至某警衛用眸光戳出一個洞
 遺
 憾
 離
 場
 。

殷皇子馬路成為唯一依託，遊蕩
 在相同的街角，相同的底色
 那些人的骨頭早已清光，只剩下
 破舊影子。隨裂開的水泥路、三輪車頭
 蔓延至溝渠……
 匍匐爬進洞裡自愉自樂
 不敢再望火炬上的光

(四)

我——作了個夢，
 信徒急迫地向天證明
 ○七年神終被賦予正名，金鱗火炬
 照耀每一份忠誠

我穩坐車內和他們對望
 五十米以內
 百相被照得無所循形
 渴求凱旋的目光全壓縮在
 三路之間，押下半邊靈魂
 就連毛孔都無聲地吶喊着
 “再來！”

望着它們、他們
 自九九年起迴環往返
 起始與終點都在一條線上
 百年後亦無不同

第二次黎明

◎以馬

“喂？你在幹什麼？”深夜家中，躺在沙發上的我，看著窗外城市夜景，想起前塵往事，心中惆悵。人進了社會這麼久，生活衣食無憂，感情生活卻仍一片空白。

“黃星？怎麼了？你很少找我啊。”

“感覺心情不好。”

“又想念你的高中初戀了？”小桐是我初中以來的多年朋友，這些年她輾轉各地，換過很多工作，但每份都做不久。現在經濟形勢不好，她失業大半年了。

“張子凌。也不算前任，高中之後我們曖昧過一段時間，拖拖拉拉，他在武漢上大學開始那兩年，還飛回來找過我，後來刪好友了。今天一下班就emo了。覺得這樣真沒意思，一直以來好好讀書、找個好工作、買車買樓，結果都做到了，然後呢，孤家寡人一個。”

“你知足了吧。我都窮得住家裡、問我媽要錢了，而且像你這樣讀了名校又是好專業的，出來可以有一份不算累又高薪的工作。我問你現在有多少人還能做到，每天準時下班不加班。”

“我也羨慕你高中就把情情愛愛的體驗過一次。不像我至今還在‘追回逝去的青春’。”

“那是你們有錢人的把戲——我寧願體驗一次好好學習的感覺，然後像你一樣錄取幾間名校。”小桐苦笑。

“那還不如我們交換人生呢，我真感覺現在人生走到盡頭，了無希望。”

我拿著手中的酒杯，喝了一口，似用微醺來淡化心中的苦悶惆悵。這些年用薪資，所想到的、想體會的，全都玩過一遍了，如今只覺得索然無味，多麼好的酒喝在嘴裡，不過就是這樣的味道；多麼高級的餐廳吃了，也就這樣。最重要的是感受幸福的能力，因為幸福的閾值提升了，再多財富都很難幸福。

和當年好友聊天，或是沖淡自我疼痛的一種方式。和小桐聊得格外盡興，加上喝了太久酒，昏昏沉沉入睡時，眼前還是那片深邃的夜景、小桐的笑臉，正在意識混沌之中，聽到有個人問我：“回到高中去，你願意嗎？”

“如果可以？我很願意。”我說。

這句話一出口，枕頭下的手機鬧鐘就響了。一片黑暗中，我煩躁地把鬧鐘關掉，這麼快就早上了嗎？又要上班了？我爬起身抓起襯衫往身上套，卻在衣櫃中怎麼都找不到襯衫，只抓到了我的校服裙子。

奇怪。我媽過來了？

“媽！我上班的衣服呢？”

“什麼上班的衣服？”

“襯衫啊！裙子啊。”我煩躁地推開門，睜開眼愣了，我媽一夜之間年輕了好多，本來滿頭白髮的爸爸，此時神采奕奕坐在一邊的飯桌，在切他的牛油果。我瞪大眼睛，揉了揉，不敢相信。

我發狂走到舊家客廳的角落，天啊，我的倉鼠小黑還活著，太好了它沒有越獄跳下陽台。現在是幾年幾月？我連忙翻看手機，噢，是我高一時期。距離高考還有兩年呢，

太好了，人生的黃金時期。張子凌還是我同桌吧？得抓緊時間拿下他，免得大學了他去武漢讀書了，還認識了現在的女朋友。

我趕緊收拾文具書本，背上書包就奔去學校。我媽在後面說：“哎！今天是體育課！你不穿運動服嗎？”

“我愛穿什麼穿什麼，反正學校也不會把我給退學了。”

“這孩子，一覺醒來就瘋了。”我媽疑惑地在家門口嘟囔。

“可能是學習壓力太大了。”我爸說。

我趕去學校，一進門，還是以前那幫同



學——最討人厭的數學課代表、扎馬尾的班長、經常給我糖吃的吳月、追韓團的小怡。那麼，我印象中那個最討厭的英語老師——譚初午！

“黃星，昨天值日你有做？！”

“冇啊。”我坦然道。事實我根本不知道有什麼值日，我才剛回來一天。

“為什麼不做，我話畀你知，我最憎那些人——”

“最憎那些人偷懶又講大話。”我說：“這種話你說過無數遍了，但是我要告訴你，你討厭什麼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也跟別人一點關係都沒有。”

新仇舊怨浮上我心底，我想起來這天是挨她轟的日子了：“值日我就是忘了做。我完全可以今天補償，或者下次我做多點。但是呢，你要是想藉機讓我罰站，想藉機在全班面前大罵我、羞辱我，那麼沒辦法，不好意思，學生在法律上跟你享有同等的公民權益，是有尊嚴的，而不是在學校裡就變成被你欺凌低人一等的玩意了。清楚嗎？譚——老師。”

我帶著微笑，盯著她的眼睛。在學校讀書哪怕我文武雙全，也避免不了她對我的處處刁難，更在某天找了機會把我狠羞辱一頓，讓我痛苦了很多年。比起她因為我的沉默退縮，這些年變本加厲對我的針對霸凌，還不如在此時把她懟個痛快。哈，出了社會發現她不過就是個紙老虎，讀的大學沒我好、學歷沒我高，當了老師就把自己當什麼精英、人上人了，用自己有限的權力最大程度凌駕於學生，此時不“叨”她，更待

何時。

她精緻妝容的臉，肉眼可見的鐵青了，簡直眼裡要放出毒蛇咬死我。

傍晚時分的降臨，校園被一片橙黃的光線籠罩，鳥雀歸巢，我坐在訓導處被罰寫兩百遍“不能出言冒犯師長”的校規。短髮白裙的小桐跑了進來，看見我在這，“我的老天，你居然在這！”她壓低聲音：“黃星，我們果然一夜之間互換了人生，我靠，今天一覺醒來，我看見我去世的奶奶了。我發誓這次一定要努力讀書，在她活著的時候，讓她看見我考上名校了，我再也不要失業了！”

“太好了，太正能量了，你加油！”

“你終於跟那個賤人吵了？”她看見我正在罰抄。

“爽。當年因為忘做值日，挨她當全班面狂轟濫炸，把我罵得一無是處，我這口氣忍好多年了。對了，大帥哥在哪裡？”

“大帥哥？誰？我已經跟小東分手了，他的美色也別想攔著我考大學！”

“張子凌啊。”

“哦，你覺得他帥啊，他今天出去參加比賽呢。”

張子凌老被人說他書生氣質重，常年戴個黑框眼鏡，一臉正經的樣子。但我覺得他又靚仔又溫柔體貼、會照顧人，只不過是這些年光顧著學習，自己不識貨，白白浪費了好多時間。

重遇他，我難抑內心激動，十幾年時光一下子逆轉了，說不出來的魔幻。窗戶透入陽光，將他清晰的側臉輪廓勾勒，他白色校服泛著光線，散發著一股很香的洗衣粉

味道。以前我只覺得他裝，大男人把自己衣服弄這麼香幹什麼。現在覺得，這才是新時代標準好男人，會洗衣做飯，理想的男友。

“你盯著我整節課了。”張子凌終於忍不住，轉過頭。

“呃，我有一題數學弄不會，想請教你。”

“你還有不會的題？”張子凌疑惑地說，“這題先畫圖。”

我很失望，他看起來毫無男女旖旎之念，認真地在課桌前，硬是把那珍貴的二十分鐘課間休息給教完了。接下來的物理課，我累得要吐了。看見張子凌那一板正經的臉，我又戳戳他：“我問你。”

“什麼？”

“你對戀愛有什麼想法？”

非常激動，成敗在此一舉。

“還可以？你這是，什麼意思？”他猶豫道。

“算了，就當我亂說吧。”

“怎麼可能算了，你這是跟我告白？”

“都叫你算了，當沒聽到吧！”

我把臉埋進課本裡，假裝專心聽講，但心亂如麻。每次喜歡的都是他，結果回回都在他身上失戀。

“我想跟你聊剛才的事。”

“都說了就當沒發生過吧。”

“不是。”張子凌正色道：“我心裡有喜歡的女生。”

“啊？”

“沒在一起，但我喜歡她好幾年了，所以，沒辦法，暫時還不想接受其他的感

情。”

原來是這樣？怪不得當了兩年同桌，但是一點愛情火花都沒有，不是自己不夠主動，而是他本來就有喜歡的人？所以根本不可能和我發展。

“也沒事吧，我們還是當好同學吧，也謝謝你跟我坦白了。”

話是這樣說，但心情實在失落。放學後，我走到隔壁教室，看見小桐還在座位上奮筆疾書，試圖把今天的數學題全部做完。“回家還可以慢慢做嘛，現在那麼拼幹什麼。”

“回家還有物理題和化學題要刷，眼看還有兩年就要考大學了。”

“你加油。我今天跟張子凌告白，結果他跟我說有了喜歡的人，不是他的菜。”

“那你們高三畢業之後再點燃愛火？”

“那不就和之前一樣？好痛苦，我又在他身上失戀了，第二次！”

“是不是你跟他沒緣分啊？那你多找幾個，不要吊死在一棵樹上。”小桐補充，曖昧時期完全可以多認識幾個，廣泛試錯，排除錯誤選項。和幾個人同時談戀愛，叫做花心；但只要每個都不確認關係，那就不能算花心。

我被小桐的理論震懾得目瞪口呆。我又說：“搞曖昧也得積累原始資本啊，妝容、頭髮、穿搭，像我現在這樣連張子凌都不要。”

“這些我教你啊。你快教我做題吧，這題怎麼做。”

交換人生的體驗雙倍，苦難也是雙倍。

學習和社交的苦，我都吃上了；一年後小桐為我慶祝生日，這是我正日後的第七天，我吃了本次生日的第八個蛋糕，倒在椅子上，揉著肚子：“真吃不動了。”

“互換人生的感覺，怎麼樣？”

“空虛。”

“啊？”

“辛苦。我本來以為談戀愛的感覺、高朋滿座的感覺很充實的，就是很多人來愛你、鼓勵你。但大多數關係都是非常淺層的、甚至畢業後不會聯繫。每次聚會過後，我都感覺空虛又疼痛。別人的恨意讓我難受，笑容也讓我難受，更壞的是認識的人多了，隨之而起的八卦是非也多了，你不知他們背後怎麼議論我的，我時刻名聲掃地，時刻重建聲譽。”

“我讀書也累啊，放假還要學習到頭昏眼花。緊接著又是上學，回家又要做題，簡直全年無休。看見你們就覺得好羨慕，經常去這裡那裡吃東西。”

“我真想放棄，回去好好讀書。”

“可這樣的話，我們回來的意義是什麼？你不追愛了，我不想考名校了。難道是，上天讓我趁現在趕緊投資房地產？買比特幣？掙完錢就退休？”

“錢是掙不完的，有沒能實現些什麼理想？”

我和小桐坐著，苦思冥想。此刻時光倒流不再是一種上天的恩賜，更像是詛咒，在這段時光到期之前，我們必須找出一樣最適合我們的生活方式。有時候，做自己，原來也成為了一種綁架。

小桐說：“十幾年後什麼最發達？抖音和小紅書？”

“啊，我跟你提過，如果沒上這個班，我想試下做自媒體博主。”

“對啊！趁現在短視頻平台還沒開始火，我們可以做第一批博主，甚至我們就是盤古開天地的那個人。”

“再同時做網店。利用自媒體的流量進駐淘寶，做網店的第一桶金又可以反哺賬號。”

“我們就地取材，就拍高中上學的段子和日常，一定有很多共鳴。你學東西快，可以弄視頻剪輯和文案，我可以想腳本，想穿搭和妝容。”

“把我在圈子裡聽到的各種奇奇怪怪的八卦和事情，就夠了。”

“好呀！再也不死磕這個名校了，從今天開始轉行！”

“不，是既要做段子，又要考名校。我還記得當年考大學的題——加把勁，上個名校沒問題。”

我和小桐詳細計劃了各種做自媒體博主的細節，包括人設定位、每週更幾次、有哪些平台可以利用、如何平衡學業。想到未來，我又覺得興致勃勃、充滿了希望了，或許人生的意義，就存在於過程之中，一旦知曉結果的必然性，才會覺得毫無樂趣。

我們的自媒體賬號很快建立了起來，這時Youtube還是一片全新天地，只有一些海外博主有一定粉絲體量。我們參考過往看過的那些影片內容，迅速發表了第一支影片，每週發三四次，甚至追求日更或者



隔日更新，很快，我們的粉絲就破了一千，很快突破了一萬、兩萬。品牌商還沒意識到可以利用自媒體博主的視頻宣傳廣告，我和小桐親自去拉贊助，現場表現給他們看，產品和視頻可以做怎樣的結合。

很快廣告收入有了，我們甚至躋身進了當地Youtube博主粉絲量前三名，這是非常好的成績。隨著高中畢業，我和小桐的賬號已經破十萬粉絲了，廣告收益逐漸穩定了下來。

此時的張子凌突然找我，他已經放棄了心中的舊愛，另尋出路了。

我只能苦笑，此時的他對我來說，就像飯桌上失去熱氣的菜、軟塌的甜品，或許愛情也需要趁熱打鐵。婉拒他之後，我陷入了一種難以描述的惆悵。

深夜夢中，我看見自己成為百萬

YouTube博主，風光無兩，同時網店生意也做得火熱。與此同時，爭議也伴隨著我，每次說錯話，都被罵上當地論壇、上新聞頭條。題材靈感的耗盡、輿論裹挾的壓力，讓我每晚入睡前都要吃抗焦慮藥、精神藥物。寂靜的家裡只有我一個人，身敗名裂的日子距離我還有多遠？隔窗看著外面城市夜景，我又有點後悔了——早知道當時全心買比特幣搞投資就好，做什麼博主，拋頭露面，拿自己當大眾眼裡的笑話，根本不適合我。

“你要回到過去嗎？”夢中又傳來了這種聲音。

時光滾滾向前，生命的結果從一開始就是註定的了；唯有全新的過程，才能牽動我疲憊靈魂的戰慄，讓我期待下一次的黎明。

“好啊，來試試看吧。”

破碎的夜晚

◎思正

半夜醒來，床頭的檯燈透着冷光。我掙扎着起身，但見女兒穿着橙色睡衣，敞開小肚子，捲起被針線縫過的褲管，四仰八叉地躺着。這小屁孩怕熱，睡覺從來不蓋被子。現在，她已經五歲，還不能分床睡。我伸手過去摸一下她的大腿，好在沒濕。於是，隨手撿起一塊尿片，認清正反標誌，在黯淡的燈光下抓起她的腳丫，一拉一扯，好不容易套上尿片。

原來，女兒一向是跟妻子睡覺。只因妻子近日動手術住院了，她只好跟我睡覺。上次，妻子帶學生赴湖南參加研學遊，頭一回把女兒交給我，連同止不住的憂慮，生怕我帶不來。我故作輕鬆地說，“你放心去吧，才三個晚上，沒事。”當晚，女兒很給面子，破天荒地沒有尿床，可我卻惦記着給她換尿褲，三番五次地醒來，白操心了一宿。次日晚上，我放心地睡過去，想着中途總會醒過來。誰知半夜聽到她哼哼唧唧的聲音，起來一摸她的褲子，糟糕，濕透了，還殃及席子。沒辦法，只能給她換褲子，套尿片，再倒頭睡過去。不知睡了多久，她迷迷糊糊地抓住我的手，往褲襠上按——又是涼森森的。我

無奈地起來，給她換乾淨褲子，裹上尿片。第三次醒來，天色微明，我又伸手去摸她的褲襠，還是濕了。我止不住歎了口氣，在抽屜裏拿褲子。她閉着眼，微微拱起小腰，配合穿褲的動作。這才想起，睡前給她喝了杯檸檬茶，卻忘了提醒她要小便。這真是沒帶過孩子，不知道帶孩子的難。

好在那三個晚上算是平穩地度過了。這回陪她睡覺，算是一回生，兩回熟。之前，我獨自睡，晚上大約四點半起來上廁所，再躺下去，一有心事就會睡不着。自從陪女兒睡覺後，睡眠已被拆得七零八落。適逢放假，鬧鐘也沒敢設，只求能睡到自然醒。原來臨睡前，我還能優哉游哉地坐在電腦桌前做事，十一點才睡覺。如今，妻子不在家裏，我只能全程陪她玩。許是午睡過長，女兒要十點過後才會入睡。一天晚上，她還十分清醒，而我早已癱在床上，睏意不時襲來，眼皮打架。不知怎的，突然“啪”的一聲，我的頭頂挨了一巴掌。原來女兒把我當地鼠打了，還大聲喊道，“爸爸，不要睡覺，你陪我玩！”我忙不迭地陪她玩多一陣，然後用書擋住檯燈，催她睡覺。不料剛躺下去，

她又下了一道“講故事”的指令，我勉為其難地閉眼編起故事，不料講着講着……人就開始胡言亂語，最後實在撐不下去，只好倉促收場。好在她也沒鬧脾氣，翻過身去，不一會就睡着了。一夜風平浪靜。

在照顧女兒的期間，我的生活節奏被打亂了。原定早上六點半起來，然後到樓下跑步，再回來看書。現在只能留守家中，生怕女兒醒來找不到人，引起不必要的驚慌。一天到晚，我大多數時候陪她玩過家家，偶爾帶她去遊樂場玩，或是逛趟超市。只有等她看電視或睡午覺時，我才能忙裏偷閒地看幾頁閒書，敲幾行文字。到了晚上，在指導兒子寫完字後，我還能順手臨一下帖。如今，與文字打交道的時間活像撒在地上的碎片，能撿一點是一點。這才更深切地體會到，我平日能自由自在地看書、寫字和作文，多半是仗着妻子的支持。其實，這兩

年來，我也慢慢學着輪流帶女兒出門玩，給妻子騰出私人空間。她經常說，周末在家加加班，平日就能早點回家陪孩子。在這個家裏，她把心思放在孩子身上，不像我，時不時還惦記着“詩和遠方”。如今，家裏請了趙姐幫忙打掃衛生，買菜做飯，幫我們省了不少事。妻子住院期間，趙姐本在休假，一接到電話就馬上復工。要是她不趕回來，單是家裏這兩個活寶，就夠我折騰了。

說起折騰，自打女兒有了自主意識，跟哥哥的爭執就沒斷過，而我自然成了這對小冤家的“專屬調解員”。兄妹倆動不動為一點芝麻小事吵，吵不過就上手，接下來是哭聲、罵聲，聲聲入耳。一天晚上，我給兒子鋪好毛氈，倒好墨汁，洗好毛筆，陪他寫毛筆字。女兒見了，也來湊熱鬧，坐在哥哥對面，抓起筆來信手塗鴉。這時，哥哥笑她畫得太醜，妹妹毫不客氣地回懟。為了避免爭



端升級，我只好先摀住哥哥的嘴，誰知他故意齜牙咧嘴，對着妹妹擠眉弄眼地壞笑。妹妹又生氣了，嚷道，“哥哥笑了，沒經過我同意！”聽到此話，我也忍不住噗嗤笑出聲來。她這下更惱了，從椅子上跳下來，走到哥哥旁邊，掐了他胳膊一把，還順勢拍了一下我的手臂，讓人哭笑不得！等到進了臥室，哥哥又跑進來玩，倆人在床上輪流翻跟斗，之前的不快早已忘了。世界總算恢復太平。可是好景不長，哥哥故意放慢動作逗她，妹妹等不及，立馬發起飆。她追着打哥哥，哥哥偏不讓，到處蹦跳閃躲。妹妹追打不到，便坐在床上嚎啕大哭，隨手抓起枕頭砸過去。哥哥見狀高喊道，“小妹‘紅溫’了，快逃！”然後灰溜溜地跑回隔壁房。我只能隔空罵他兩句，以此平復女兒的哭聲。如今，面對一地雞毛，我也沒那麼玻璃心了，只能一會唱黑臉，一會唱紅臉，慢慢調和。正如連岳所言，爭吵與爭寵並不是壞事，而是孩子成長必要的訓練。知道這點，就沒甚麼可憂愁的。

好不容易平息了這場小風波，正準備關燈，女兒突然掉起眼淚，抽抽搭搭說想媽媽了。於是，我又哄了一通，才止住她的哭聲。誰知半夜，她又哼哼唧唧醒過來，說屁股癢，然後爬下床去，一邊走一邊脫褲子，徑直走入廁所。我只好給她沖洗屁

股。回到床上睡了一陣，她又哭哭啼啼，說尿尿地方疼，我又只好帶她去廁所沖洗，然後擦上藥膏。沒過多久，她又一個勁兒地喊痛，情緒越來越煩躁。我只能哄她，“等媽媽回來看一下，如果不行，明天就去醫院檢查好不好？”她一聽就搖頭拒絕，“不要不要！”又接着哭。我徹底沒了主意，心想，這個夜晚算是毀了，只能強打精神，把她抱在懷裏。不知過了多久，她才沉睡過去了，謝天謝地！於是，不免想到，以前女兒半夜發燒，妻子也是這麼抱着她，哄着她，一個人扛過那些破碎的夜晚。她知道我經常睡不好，從不願驚動我。我往往是聽到女兒的哭聲才過去詢問。每到這時，她總會說，已經給孩子量體溫，貼了退燒貼，餵了退燒藥。我最多幫忙倒水洗碗，收拾一下殘局，然後就回房睡覺了。

一周後，妻子終於順利出院，女兒又回到她身邊睡了，家裏的日子慢慢找回從前的節奏。當我念叨起帶孩子的艱難，妻子忍不住笑道，“你也終於知道帶孩子的不容易了，這些年我都是這麼過來的。”我這才理解她平日的疲倦，以及難言的冷淡。其實，一個安穩的家需要夫妻倆搭着來，給孩子撐起一片幸福的天地。往後就算再遇到破碎的夜晚，靠着彼此的扶持，也能一針一線縫補成溫暖的日常。



記憶祐漢

◎木寺

抬頭望去，褪色的外牆上“攀”滿密集的花籠。人們不敢在該處深呼吸，恐怕被空氣中瀰漫着的垃圾酸臭味填滿，看不見的老鼠在想像中遊走，腦海中的吱吱聲惹得人頭皮發麻。這裡是澳門在20世紀70年代建立的首個大型屋苑——“祐漢新邨”，“祐漢”區名正是由其發展商“祐興建築”及投資合夥人李超漢各取一字組成。

談起“祐漢”，人們對它有不同想像。破敗的“祐漢新邨”如今被戲稱為“迷你版九龍城寨”，流鶯、賭徒、道友……各種傳言不絕於耳。天花板屎尿剝落的黃金商場，白日作為商場運營，晚上作為活動場所，常有人在商場空地上跳舞。幽暗的綠光、輕柔的音樂、舞動的人影，從遠方觀看，彷彿要把人“招”進另一個世界。帶着

神秘色彩的“祐漢”，是一個適合作為創作素材的地方。作為在該區生活20多年的“祐漢人”，我嘗試分享我對祐漢的記憶，任諸君發揮想像力，暢想在這裡的故事。

在傾訴我的祐漢記憶前，請容我追根溯源，講述腳下土地的歷史。祐漢前身是一片名為黑沙環的海灣。20世紀初，因應城市發展所需，該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填海工程，澳門賭王盧廉若後在此處興建了澳門的首個跑馬場。好景不常，第二次世界大戰重創澳門經濟，馬場運營受到衝擊，賽馬場所在的馬場區逐漸變為大片菜田。隨後，“祐漢新邨”的建成，該區搖身變為北區最發達的商住區，北區的新希望。今時今日，隨着“地標”的消失，建築的舊化，人們已漸漸淡忘了這段往事，當看見馬場北大馬路、看台

街、騎士馬路、菜農子弟學校這些“古怪”的街道和建築名字時，已不知其所以然，難以想像這片土地曾是賽馬場、菜田及海洋。

正因如此，我想留下祐漢的故事，但正如人們常道：記憶會欺騙人。果不其然，我在撰寫該文時，發現往日的回憶與現實已對不上。小時候，我常與家人前往黃金商場的黃金閣豪食府“飲茶”，現在談起黃金二樓，已沒有人會提及飲茶二字，點心車與啫喱傘的回憶已被塵封。家中三代人曾“光顧”祐漢第四街休憩區牙醫梁有蘇和西醫黃仲合的診所。每每提及他們，總會讓我想起那些被拔掉的乳齒和可怕的針筒。然而，梁有蘇牙醫早已榮休，西醫黃仲合診所的診所招牌亦已更換，我不知道可在哪裡再找到他們。還有已倒閉的“金鷹”與“銀鷹”，這兩所擁有40年歷史的街坊食店，是街坊們的愛店。家中長輩時常在該處與街坊閒話家常，現在她們只好移步到同區的百樂門，與一眾因“小鮮肉”慕名而來的旅客“搶位”。

時間流逝使得身邊的一切扭曲變形，我不服氣，決定潛入內心深處，打撈更深層的記憶，相信總有些能與現實對得上的碎片。於是，我來到了我的天地——祐漢公園一帶，遊走並回想過往。你看，廣場地面上那巨大的星星。幼時，父母為了讓我不宅在家中，總讓阿姨帶我去祐漢公園玩耍。那時，我時常在公園廣場裡和不知名的友人玩捉迷藏、木頭人，還有狐狸先生幾多點，像猴子一樣四處奔跑。工作後，我則與媽媽不時在這兒打羽毛球，風大時，兩人會狼狽地四處撿球，有時羽毛球還會飛到遮陽設施

上，讓人頭痛。除了我與媽媽外，愛犬Lucky也愛這座公園。每日牠都迫不及待地“衝”出家門，與我們在公園漫步，高興地搖着尾巴，跟隨在我們身旁。

每次遊走祐漢公園一帶，我會路過三處地方。一是擁有着粉紅色外牆、引人注目的祐漢街市，其販售各種新鮮蔬菜、肉類和海鮮，應有盡有。但是我一般不會進內，而是選擇飛奔到一旁白黃相間的祐漢小販大樓，乘坐電梯來到二樓的熟食中心，尋找煎餃、涼粉和菠蘿油。在祐漢街市和祐漢小販大樓間設有一條秘密小道，白天設有花檔攤位。在母親節、畢業季、友人生日之際，我會在這裡親自挑選鮮花，傳遞愛意。

以上談及的地方，多年來變化不少，但在我眼中，卻一如既往，給我數不盡的快樂。正如歷經二次大火的“生果街”，為何它在多次改變後，仍讓人感到熟悉？它們與黃金閣、診所和食店有何不同？我細想，或許是在於其變之“不變”。它們如同一座活生生的、沉浸式的“博物館”，讓我們能夠透過近似的載體、功能和人等產生“連接”，用這些蛛絲馬跡串連起古今。

近年來，《祐漢故事多：怪老樹報紙》、《祐漢漢辦公室》、《又看·祐漢》等祐漢相關的出版物、藝術品、劇場陸續出現，透過鮮活的故事，以一種讓人願意深信的方式揭示祐漢的價值，展現個人記憶、社區記憶、城市記憶三者的緊密關聯。為了讓生活的社區不被人忽視和扁平化處理，我們都在認真發掘並訴說它的歷史、可愛與動人之處。



怠速中

◎沈蕪

當腳掌踏進黃框
身體便猛然快進地
降落——地面

你似乎忘記
從一個世界走到另一個世界
中間連接的冷氣預備區域
是大橋頭的無風帶

那長長的甬道與數張
忽明忽暗的面孔
拉長了時間的體感

有種黏糊漸漸從脊背攀爬上來
拉近布料與肌膚的距離
使毛孔被動接受
肉眼看不見的微小污垢

直到盒子靠岸
你與同軌異夢的面孔四目相對
選擇搖搖晃晃地緊握扶手
一步、一步
積存生活的麵包

然後意識到有個瞬間
成為有序世界運轉中
某種不確定的存在

等待時針
指向造夢的瞬間
再一次，踏進黃框
使身體猛然快進地
升起——地面

堪察加的夜

◎閔梓萌

卡蜜拉，而我想念你，像是在孤獨的房間裡期盼窗外下雨。

我遇見卡蜜拉在一個無所事事的夏天。

那一年我23歲，在巴賽隆納。從海邊回來後便得了病，感冒許久不好，嗅覺和味覺仍然非常微弱。倒了一杯冰鎮歐洽塔，只能嘗出一股異樣的甜味。洗了一碗櫻桃，已經分辨不出微弱的酸甜感是我此刻感受到的，還是憑藉記憶裡的櫻桃味道幻想出的感覺。鼻塞得難受，躺倒在床上張開嘴呼吸。天氣有些悶熱，打開風扇對著床吹風。播放前蘇聯搖滾，一句也聽不懂，只知道歌名叫“堪察加”，是俄羅斯的一個半島。碩士畢業論文也寫不出來，導師不回覆我的郵件。陽臺的鐵捲簾半放下來，房間灰藍色。樓下的兩星級酒店門口，又有遊客被搶走了錢包，徒勞地叫喊。

我意識到巴賽隆納的夏天對我來說是寂寞。度假的季節，許多我常去的場所都縮短營業時間甚至關門一整月。我的音樂學校放假，沒有樂隊排練，沒有練鼓。天氣熱得哪也不想去，只是日日在咖啡廳裡借空調寫論文。約會軟體被遊客們襲佔，每個人都在簡介裡用英文寫著：“在巴賽隆納直到某日某日”，沒有人停留。也是學期結束的季節，好朋友們要麼永遠回了自己的國家，要麼回

了在西班牙其他城市的家。

這樣寂寞，或許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個夏天，我逐漸發覺，我其實不愛阿爾諾。

阿爾諾是我那時的男友。他其實沒有什麼不好。巴賽隆納當地人，與我同歲，收入體面且穩定的工程師。無不良嗜好，身體健康。可是，和他一起，我總覺得壓抑。

阿爾諾傳來簡訊，說他希望在同家人去德國度假之前和我再見一面。我以要寫論文的忙碌為由拒絕了，他便沒再說什麼，祝我順利畢業。我鬆了口氣。那天我出門散步，路過一家仲夏深夜仍在營業的書店。店面不大，書籍排序也亂糟糟的，店主是一個頭髮花白凌亂，兩頰瘦削的女人。書架角落一本《脆弱者們》吸引了我，作者是西格麗德·努涅斯，西班牙語譯本。我一眼便發現這本書，因為它的西班牙語書名是“Los Vulnerables”，而阿爾諾經常對我說，“Eres muy vulnerable.”（你非常脆弱）。為此我對“脆弱”這個單詞再熟悉不過。

我拿上這本書去收銀台排隊結帳。站在前面的女生手中拿了一本攝影集，封面圖是一座爆發的火山，上用殷紅的大寫字母印著“堪察加”，下面是一行白色的小字：“火與冰之地”。我主動搭話：“你對堪察加感興趣嗎？”她回過頭來對我笑了一下，“我

母親是堪察加人。”趁她回頭與我短暫交談，我仔細觀察她的長相。皮膚淺棕，棕黑的卷髮，濃密平直的眉毛，深邃的琥珀色眼睛，鼻樑高且挺直，細長的嘴唇塗著豔麗的紫色調唇釉，兩頰在她笑起來時變得圓潤。她看起來更像混血拉美人，我無法將她和我見過的任何一個俄羅斯人聯繫起來。

“你是……俄羅斯人？”

“我父親是巴西人，我也在巴西出生長大。但是我母親是俄羅斯人，她來自堪察加。”

“那麼你去過俄羅斯？去看望母親的家人之類的？”

“從未。我沒見過她。我父親不願意多聊她，不願意說她為什麼來又為什麼走，只告訴我她來自堪察加。”

我不知所措地投給她一個抱歉的眼神，她卻笑得明媚。走在高迪大道，沿街的酒館燈光落進她的眼睛，於是每當我回憶那夜，卡蜜拉一直散發著微弱的光。

“沒有關係。明天我就要回巴西收拾行李，下周我要去堪察加找她。”

“你有她的地址？和她已經通過話之類的？”

“沒有，什麼都沒有。先去堪察加，其它的事自然便會發生。”

我祝卡蜜拉好運。卡蜜拉問我有沒有吃過晚飯。高迪大道上，一家家酒館餐廳的服務生走到街上攬客，卡蜜拉說我們可以選一家我喜歡的餐廳一起用餐。我調侃她說，在聖家堂附近用餐，會讓本就有著異鄉面孔的我們更被人誤以為是遊客。卡蜜

拉聳聳肩，無奈地說，巴賽隆納幾乎已經沒有不是“旅遊業”的角落，她無所謂。

於是我選了一家名為“葉斯卡”的加泰羅尼亞菜餐廳。我們進去時，服務員說，晚上好，姑娘們，請問你們幾位？我愣住，然後趕緊說，兩位，兩位。

我一時沒能反應，因為我似乎已經習慣了，和阿爾諾出去時，人們默認他是本地人而我不懂當地語言，幾乎一切領座、點餐、結帳等環節都沒有人想要主動和我對話。我原以為是語言問題，於是我努力地學習西班牙語和加泰羅尼亞語，主動地用加泰羅尼亞語和服務生問好道謝，甚至明知故問一些關於菜品的問題，卻仍難以改變這樣的處境。漸漸，窘迫和委屈的心情沒能消失，可是我也不再想要講話了。和卡蜜拉一起，我什麼都沒做，卻輕而易舉地，突然就被看見了。

我們點了一些西班牙炸丸子和勇敢土豆，卡蜜拉要了一份橄欖。我提出可不可以看一下卡蜜拉剛剛買的攝影集。卡蜜拉拆掉塑封，打開扉頁，上面印有首次發行日期：1992年1月1日。卡蜜拉掰著手指計算日期，“哪怕只再早一周出版，這本書都不能算作是俄羅斯攝影集，而應該是蘇聯攝影集了。”我們隨意翻看紙頁其間，有一些堪察加島民的肖像，我看看她們又看看卡蜜拉，實在是看不出一絲一毫的相像。“就連我都比卡蜜拉長得更像堪察加人。”我這樣想著，但沒有說出來。卡蜜拉似乎覺察到我的目光，或是她自己當下也有類似的疑惑。她一邊繼續翻弄書頁，一邊小聲說：“這些

都是原住民。俄羅斯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肯定那裡也有其它民族的人，你懂吧？就是長相不同的人。”接著她便停止了翻閱，提出想看一看我買的那本書。

我翻開那本《脆弱者們》的黃色封面，第一頁就有一段話吸引住了我，我指著那段話邀請卡蜜拉讀：

“當我年輕時，我以為應當記住讀過的每一本小說的情節。現在我才知道，其實重要的是閱讀的體會，故事情節觸發的情緒，腦海中想到的問題，而非那些被寫下的虛擬事件。這些道理本應該由學校教授，可是他們不僅不好好教這些，反而還總在考試題裡問你，你記住了什麼？”

我興奮地告訴卡蜜拉我多麼贊同這段話。我說，是這樣，沒錯。我從小到大在學校裡就總被這樣的題目折磨。高考我選了文科，我們省份的考試有“文科附加題”。我從十幾年前的真題和模擬題一直刷到我高考的前一年，發現“名著閱讀”那一項的考察逐年變難，起初只是問你簡單的人物關係，後來竟然開始問某一個只出場一兩次的人物的身世，或是某一章節一群人聊天時某人說的一句話的下半句是什麼。“名著閱讀”考題我一直得0分，到現在我都因此有閱讀障礙，讀書時會無意識地反覆讀同一段，好像只要我不能熟練背誦和深刻分析這一段情節，就是在犯錯。同時我又會在其後勸慰自己，你已經長大了，再也不用考試，讀書是為自己而讀。我就這樣在兩個思想間跳來跳去，常常呆坐一下午唯讀兩三頁書。

卡蜜拉說這真不可思議，她說她從未

去過中國，想多聽我講一些那裡的事。我便同她講起我高中時蹺課的事。

“我們高中7點上課，很多人5點就起床，因為想提前到教室去學習。可是我總9點才到教室。”

卡蜜拉睜大雙眼，不可置信，笑著問我：“5點起床？7點上課？這也太早了！不過你天天遲到2小時？學校不會開除你？”

我便開始跟她講我高中時在一次又一次的違紀中得出的結論：如果你想違反規定，要義是既然做就多做點。比方說遲到，遲到半小時以內，會被執勤老師捉住，被批評，被罰站。但是，遲到2小時就沒事，因為到那時就連執勤老師都回辦公室了，上課時間，校園裡條條道路都很安靜，四下無人，只有鳥群踩踏樹葉覓食的聲音，美極了。再比方說，蹺課。我班上的同學每週逃那麼一兩次課，被老師發現時免不了一頓挨罵。可是我每節課都逃，起初會經歷一段難熬的日子，被各科老師追問下落。但只要熬過那段，所有人便習慣了我的不在場，況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不會有誰想要堅持一直問我為什麼不去上課，去了哪裡。偶爾被人問起，和我關係較好的那幾個女生便會幫我掩護，說我胃痛，說我發燒。我被大家忘了，或者說，不在意。接著我便來去自由了。

卡蜜拉笑得前仰後合，在因笑聲而急促不均的呼吸聲中努力擠出一句話：

“人群中的較為激進者！”

“什麼？”

“人群中的較為激進者。柏林牆倒塌那

夜，檢查站被允許放‘人群中的較為激進者’先行，以此減輕邊防壓力。你是人群中的較為激進者！不過，你不去上課，怎麼考上了大學？”

“我只是不去上課，又不是不學習。我買了很多教輔材料，自己在上課時間躲到學校裡無人的花園去做題。我不是討厭學習，我只是受不了五十多個人擠在一個方塊裡，明明智力和理解各有差異，卻要花上一個又一個四十五分鐘被老師領著走同樣的進度。”

“一個班五十多個人？你們中國的人口真是了不得！”

我問卡蜜拉，巴西的學校是什麼樣子。她說她不是很清楚，因為她自十四歲起就不再上學。

“我爸總在家裡鬱鬱寡歡，我又沒有媽媽。天天好無聊，我放了學就總一個人在街上遊蕩。當時有一個二十多歲的戀童癖對我很好，沒多久他就教唆我幫他販賣少量的大麻。後來我被員警抓了，我當時太小，太害怕，一切坦白。他入了獄。從那之後，每次我騎車去上學，都要路過他的朋友們的聚集地。他們帶著恨意盯我。我住在一個小鎮，大家彼此認識，於是我逃不掉。我開始每天做噩夢，接著便不再去上學，不敢出門，每天待在家裡。在家裡總要找些事做，我開始學數字藝術，然後莫名其妙地就開始和一些企業合作，幫他們設計宣傳視頻。這也是我現在的工作。”

突然警笛四起，有員警來查每個人的證件，據說街區裡混入了一個在逃的罪犯。卡

蜜拉拿出一本墨藍色的護照，我拿出我的紅色護照。員警走後，卡蜜拉好奇地翻看我的護照，我也翻看她的。卡蜜拉羨慕地說，別的国家護照每一頁都有自己國家的景觀，這樣你在國外時不會忘記自己的祖國有多美；巴西的護照什麼都沒有，像是你走了之後就不必掛念它，它也不希望你想起它。

我和卡蜜拉繼續聊了很多，有關彼此的生活狀態，有關聖保羅，有關北京。直到兩個男人的出現打斷了我們。其中一個男人叫若昂，也是巴西人，是卡蜜拉的朋友，因此他路過看到她，來打招呼。另一個男人叫恩佐，巴西人，是若昂的室友。他們坐下來加入我們，用英語和我交談，但用葡語在他們之間交談。一旦誰說起葡語，卡蜜拉就緊接著翻譯給我，不僅告訴我字面義，還跟我解釋他們提到的一些人和事。我不合時宜地想起阿爾諾，想起和他一起時，每當我問他誰說了什麼，他要麼解釋一兩句就說，算了，你不會懂。要麼他一言不發，只是微笑一下，從鼻孔發出一種輕微的，在我看來是輕蔑，而在他解釋來是無意之舉的，短暫而沉重的呼氣，然後搖一搖頭。我不知道他的搖頭是什麼意思，是在說“算了，你不會懂”？還是在說“沒事，沒說什麼重要的”？無論他的沉默是哪種含義，都令我傷心壓抑。和卡蜜拉一起，我感覺很好。

談話間他們聊到，恩佐剛剛被父母趕出家門，沒有穩定工作，在拉巴爾的街頭賣大麻。本來恩佐就很英俊，這下他更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好像一直對“壞男孩”很感興趣，儘管他們一而再傷我的心。可我沒有主

動出擊，因為我覺察到，在同一時刻，卡蜜拉對他也突然起了興致，互動更加主動。我不想因為一個陌生男人而失去卡蜜拉的友情。而卡蜜拉和他的曖昧互動也剛開始便結束——恩佐問起我在做什麼，我說我在讀人類學的碩士，即將畢業，除此之外，我在一個搖滾樂隊裡擔任鼓手。而恩佐卻突然受了傷要反擊似的，說這年頭學歷再高也沒什麼用，到頭來找不到工作，搖滾樂也沒什麼好聽的。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更不知道作何反應。若昂拍拍恩佐的肩膀，試著制止他，同時對我投來一個抱歉的苦笑。卡蜜拉卻突然生起氣來，不給恩佐任何打岔的機會，對著他幾乎吼了起來：“她很聰明！她非常聰明！她會寫作，而且寫得非常好，她還會說很多語言……”我看到恩佐努力掩飾著自己的不適，唯唯諾諾迎合卡蜜拉。很快這樣尷尬的氣氛瀰漫凸顯，若昂說有事，和恩佐先回去了。

他們離開後，我和卡蜜拉也沉默了一會兒。

“真是個混蛋。”卡蜜拉率先打破了這沉默，問我：“不過你本來也有點兒對他有興趣吧？沒想到他這樣，真抱歉。”

“你也是吧？”

卡蜜拉看向我，我看到路燈下，她紫紅色的口紅隨著她的一顰一蹙而變換著角度反光。

“唉，不知道，我總迷戀那種有缺陷的人。就像是在追尋，追尋一種……”

“逃離正軌的感覺。”我們異口同聲地說，然後彼此都害羞地笑了。如今，每當我

回想起那夜的那場小小鬧劇，想起我看著上一秒還在和恩佐的調情的卡蜜拉時而生出的微妙嫉妒，我都覺得，恩佐像是一個工具，我和卡蜜拉借由這個工具來向彼此表達：和你的生命中有著同樣的缺口，我和你有著同樣的愛，我們在經歷著共同的掙扎與追求。

後來卡蜜拉提出開車載我去兜風。我們從聖家堂出發，一路到了科利塞羅拉山。事後我意識到一切早有徵兆——在那之前，阿爾諾就經常做一個夢，他說夢到我和一個女孩在一座山上，夜晚一片漆黑，他在山腳呼喚我，我聽不到。在夢中，那座山瓦解陷落，頃刻間，山，我，女孩，都不見了。他的意識告訴他，應該悲傷，應該尋找。可夢中的他什麼都沒做，只是站在山下迷茫了一會兒，就離開了。

可是當下，一切正在發生，我總不相信徵兆，任由將發生的發生。

我們在山上停下。卡蜜拉打開藍牙音響，問我喜歡聽什麼歌，可以播放。我選了一首Peach Pit樂隊的《Figure 8》，跟她說我總覺得這首歌裡那句“你可以幫我繫一下嗎？”很浪漫，雖然現在想起，很明顯那句歌詞指的是繫上鞋帶。但不知道為什麼，那時的我就認為是繫上裙子後面的帶子或者拉鍊。所以直到現在我穿背後有帶子或者拉鍊的衣服，都喜歡故作笨拙地叫愛人或者朋友幫我繫上，那與我而言是一種溫柔的對待。

我們輪流播放自己喜歡的歌，聽對方講對歌曲的印象和感受。我再次想起阿爾

諾，我們也曾有過類似的瞬間，只不過阿爾諾講起自己的音樂品味來滔滔不絕，偶爾主動問我的喜好也是為了接下來講自己的事做鋪墊。我不介意聽戀人講自己，但阿爾諾有時讓我覺得，他只是想找個人講講自己，借由他人來梳理自己，而那個人是不是我其實沒關係。

卡蜜拉真好。我在心裡這樣想。

卡蜜拉播放Djavan的《Samurai》，介紹說這首歌是巴西歌手Djavan和Stevie Wonder合作的，是她最喜歡的歌。

我坐在卡蜜拉右側的副駕駛座位，轉臉看她，突然看到她右邊的肩膀上有一顆紋身。我問這是什麼圖案，卡蜜拉說，是一片樹葉。我湊近，輕扶那片黑色墨水樹葉，觀察它的紋理。卡蜜拉接著講Djavan，說她從小就喜歡他的音樂，不過後來這人變得右翼，公開聲援博索納羅，其後又態度不明。“博索納羅，就是那個，殺了亞馬遜雨林的總統。”

“熱帶雨林是什麼感覺？”

“潮濕和溫熱吧。”

卡蜜拉轉過臉來，我仍然在觀察那片樹葉，身子還沒收回。卡蜜拉的氣息隨話語呼到我的上唇，我感受到，抬起頭來看她的眼睛。

“潮濕和溫熱。”我重複。

我們突然變得安靜。儘管藍牙音響的音量強到車座都在振動，我仍想說，我從未歷經過如此安靜的片刻。我記得我在一瞬間同時想到了許多事，期間亦有阿爾諾的面容。

可那是怎樣一種靜默，可以讓我就忠誠，愛意，仇恨，理智，全都不顧。

卡蜜拉，我將永遠記得那夜。那夜，我們是流水，是雨林。

那靜默隨著我們的心跳與歡愉結束，我感到自己一瞬間變得很柔軟，同時很困倦。七歲那年我曾在泳池裡溺水，隨後被游泳教練救起。但在那之後，我總時不時想起，直沁咽喉的消毒水味，耳朵浸泡在水中時聽到的氣泡聲和游泳館裡頓時遙遠的人聲，慌張拍起的水花。於是我總懷疑，或許我已經死在了那一天，之後的一切都是一個七歲的孩子所做的夢。此刻就是我溺水後做的一個夢。

我抬起頭，發現四周的車窗上都蒙了一層霧氣。我說窗戶怎麼，怎麼。卡蜜拉輕聲說，是的，很模糊，因為我們出了許多汗，裡面很熱。

不知怎麼我們一起擁抱著睡去了，入睡卡蜜拉迷迷糊糊地問我，我們現在在哪？我太累了，思考不動，胡言亂語地回答說：“在堪察加。”醒來時卡蜜拉正在輕輕揉我的髮。我穿起我的掛脖吊帶。我記不起我是有意還是無意，總之我坐在卡蜜拉身邊，側過身去背對著她，一隻手撩起頭髮，另一隻手捏著白色的吊帶繫繩。她從我手中拿過繩子，手指時不時貼著我的後頸滑過，將繩子在我脖子後面繫好。我們都沒有說話。我記不起，我不知道，我們是有意還是無意。

卡蜜拉把窗子放下，打開冷氣，讓迷霧儘快散去。同時，她問我有沒有帶煙。我拿出煙盒，卡蜜拉看到盒中有一支倒放的煙，

驚喜地問我中國也有倒放一支煙的習俗嗎。我說我不知道，我是來到巴賽隆納以後才開始這樣做，西班牙人管這叫“幸運煙”。卡蜜拉說，巴西人也會在剛打開一盒煙時，取出一根倒放。“有的人也會稱那支煙為‘幸運煙’。但是也有人，比如我，叫它‘敬聖靈’。”

卡蜜拉開車送我回家，車子緩慢駛過擁擠的蘭布拉大道，街邊有兩人在擁吻。卡蜜拉望向她們，說，看，街上的愛人們。我不知為何突然心虛起來，否定地說，或許她們不是愛人，或許只是朋友，甚至，甚至可能是在出軌。

說完“出軌”一詞我便落了聲，眼前再次浮現阿爾諾的臉。

卡蜜拉目視前方，輕鬆地回覆我：“那也沒關係的。她們在風中接吻的那一刻她們是相愛的，所以她們就是愛人，哪怕只在一瞬間。”

違法兜售啤酒的小販停在我這一側的窗外，問我要不要啤酒，我說不。他探頭看見我旁邊的卡蜜拉，便又補充說，有需要的話，他那兒還有可卡因。我們說不。他離開。

“他看你是中國人，便只問你要不要啤酒。看到我是巴西人，才說他還有可卡因。”卡蜜拉無奈地大笑起來，“哎呀，我們巴西人的形象就是如此。我操。”

我們在我家樓下告別。我邀請卡蜜拉上去坐坐，卡蜜拉說她得回去了，明天一早要坐飛機回巴西，緊接著還要轉機、坐船等多次奔波，直到堪察加。臨走時，她給我留了她的電話號碼。

夏天很快過去，我一整個夏天都沒有回覆阿爾諾的消息。秋天很短，冬天很快到來。我完成了畢業論文和答辯，找到了一份回國的工作，收拾行李，與好友們告別，再過一周就要離開。一天，樓下的門鈴被按響。我走到陽臺，綠色的地磚上積了一層浮灰，我靠在白色的扶手上向外探身，流浪者在街道上扣動打火機的嗒嗒聲在冷冽的冬日裡那樣清晰。阿爾諾站在樓外，自然卷的頭髮像剛理過，穿了一件深藍色的外套。

我走下樓，對阿爾諾說，我們分手。阿爾諾問我為什麼，並且再次對我說：“你非常脆弱。”

“不，阿爾諾，不。”我立即回應道，“阿爾諾，我並不脆弱。事實上我很堅強。”

阿爾諾震驚而不解地看著我。從前我總認同他，是的，我非常脆弱，對不起，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那麼多慮，那麼猜忌，那麼不安。可這次我沒有這樣說。

“只是，和你在一起的時候，你，以及周遭，總將我逼迫至一個脆弱的境地。我想我該離開你了。”

告別前阿爾諾問我有沒有煙。我拿出煙盒，裡面還剩兩支，一支正放，另一支倒放。阿爾諾取走了正放的那支煙，“‘幸運煙’留給你。”

我拿出倒放的那支煙，對阿爾諾說，在巴西，也有人稱它為“敬聖靈”。

“巴西？”

“巴西。”

“什麼，巴西？”

“對啊，巴西。”

阿爾諾疑惑地望著我，抽完最後一口煙，把煙頭扔到地上，踩滅。他走了。

我回到陽臺上，想起夏天。明明夏天日日熱得受不了，走到陽臺吹風，吃冰鎮桃子，聽音樂，看過往行人，不過是幾個月前的事。可是冬夜這麼冷，冷到夏日裡站在同一地點的那個人仿佛不是我，冷到我過去一年多在這裡消解的寂寞都被冰封。全巴賽隆納人的生活都照常繼續，周圍熟悉的環境沒有任何變化。只有我，在這間小小出租屋裡清空了床與櫃子，將要永遠離開。像是我在背叛巴賽隆納。

我撥通了卡蜜拉的電話。

電話通了。卡蜜拉說她一直在等我的電話。

“你在堪察加過得怎麼樣？有沒有找到你母親？”

“事實上，”卡蜜拉歎了口氣，“我剛回聖保羅就看到家裡坐著一個髒亂的女人。她眉毛粗直，膚色和我一樣深，她和我那麼像，我頓時害怕了起來。我爸告訴我，那是我媽，她因為毒癮被送到收容所，每次出來後都重新染上毒癮，於是我爸禁止她和我見面。這次她還是回來了，她沒有錢，來找我們要錢。我現在一個人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我說不出話來，想了許久只生硬地說出：“那……堪察加……”

“我爸跟我坦白說，我小時候總追問他，媽媽在哪。有一次他不耐煩，剛好電視上在播放旅行節目，在介紹堪察加，他就隨口說，我媽是勘察加人。我當時不知道怎麼

辦，麻木地背著行李先走上了原本計畫好的路線。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準備轉機，我突然覺得，不行，我不能去堪察加。那裡沒有我的母親，去了也沒有什麼意義，反而永遠不去才有意義。只要我永遠不踏足堪察加，堪察加就可以是任何形態——當我悶熱時，堪察加可以是清爽的；當我傷心，堪察加是快樂的；當我孤單，堪察加人口眾多；而當我煩躁不堪，堪察加則空無一人。”

“你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切都好？”

“還在適應，不過至少語言沒什麼大問題。我很早就決定要去堪察加，所以提前就在學習俄語。”

“有一首俄語歌，夏天時我總在聽，但我不懂含義。或許你可以幫我翻譯。”

“那我聽聽看。”

我回到房間裡，在電話這端播放起那首《堪察加》。維克多·崔每唱一句，卡蜜拉就在電話那段翻譯一句：哦，多麼奇怪的地方，堪察加。哦，多麼甜美的詞彙，堪察加。可是在這地球上，我看不見你，我看不見你的船隻。我看不見河流，看不見橋。那麼就這樣吧……

一周後，我坐飛機回北京。飛機掠過俄羅斯上空，網路衛星連接暫時中斷。我只好先聽手機裡已緩存的歌曲，剛好隨機播放到《堪察加》。因車禍去世的維克多·崔聲音響起，我落下了淚，想起卡蜜拉，想起巴賽隆納的夏天，想起那碗味道微弱的櫻桃，風扇作響的聲音，在街上接吻的人。

我看向窗外形狀各異的雲，決定，我也永遠，永遠不要去堪察加。



／徐州特輯／

穆欣欣／湯梅笑／呂志鵬／水月／
李懿／周江明／吳一怡



一枚郵票看徐州

◎穆欣欣

2024年，澳門郵電局發行龍年生肖郵票，設計師林子恩選取徐州博物館藏品——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的S形玉龍佩為原型，以插畫形式設計繪製。

早在2022年，子恩兄便開展此項設計工作，他讓我幫忙聯繫徐州博物館，取得館方授權使用玉龍佩圖像。

自那時起，徐州和它的S形玉龍佩，便收進了我的記憶行囊。

三年後的深秋，我跟隨澳門作家采風團走進徐州。到徐州博物館一睹S形玉龍佩的真容，竟成為此行最大的心願。首次踏足徐州的探新之旅，因這件玉龍佩而有了訪舊之感。

“兩漢文化看徐州”。在這裡，我感受到每一個徐州人的自豪。

大禹治水後，鑄九鼎，分列九州，徐州是九州之一。古稱彭城的徐州，歷史上四次成為諸侯國的政權中心。古代都城的選擇，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是優先考量的條件，彭城依山傍水、四通八達，成為諸侯王選國都的理由。

徐州位於蘇皖魯豫四省交界處，有五省通衢之便利。它在中國版圖南方的最北方、北方的最南方。北接齊魯文化、南鄰吳越文化，西連河洛文化，不同地域文化在此生發、交融、傳播，成為今天徐州地兼南北的文化——雄健博大，毓秀鍾靈，孕育出徐州

人有情有義的性格。

公元前209年，劉邦48歲，任泗水亭長，在沛縣反秦起義，建立大漢王朝。從此漢文化成為了中國人的精神原鄉，奠定了泱泱大氣的漢文化美學風格。

豐沛兩縣相鄰。豐縣是劉邦的出生地，沛縣是劉邦成就功業之地。在各地爭搶名人成風的今天，我留意到，面對劉邦這塊金漆招牌，豐縣和沛縣不爭不搶。兩個縣的人都說，劉邦是“豐生沛養”，豐沛地區是“千古龍飛地”，這裡流傳有一百多個劉邦的傳說故事。

公元前201年，奠定大漢基業的劉邦封弟弟劉交為楚王，徐州成為楚國都城。西漢時期，共傳立十二代楚王。徐州以漢文化發祥地定位今天的城市品格，以漢畫像石、漢兵馬俑、漢墓並稱的“漢代三絕”，向今人悠悠講述兩千多年的漢文化故事。

澳門作家團還有幸參加了第三屆漢文化論壇，見證多位學者提出徐州“漢代三絕”應加入漢玉為“漢代四絕”，重塑漢文化格局。這一論述被廣為接納，網友戲稱此舉為“3+1，擴容”成果。

因為喜歡玉，愛其溫潤，故喜見“漢代四絕”定音。

此行不僅看到了一直心心念念的S形玉龍佩，還把徐州博物館“天宮漢玉”的展廳

看了個遍。這是目前我國唯一一個體系完備的漢代玉器專題陳列展廳。君子比德，謙謙不語，難掩其華，潤澤如初。我在每一件精品前駐足凝望，細味這一場跨越兩千多年而來的緣分。

我看到玉戈英姿挺拔、我喜愛用來壓住席子四角的豹形石鎮表情呆萌、通體綴滿谷紋的玉卮總令人想到豐收的喜悅；還有那方刻有“劉何憚.妾何憚”的雙面金印，她的主人是怎樣的女子？不可思議的是，那麼久遠的年代，女性竟可憑此金印，或下帖子邀約朋友、或行使契約簽署。直至看到館內的玉衣“三件套”——金縷玉衣、銀縷玉衣、銅縷玉衣時，一行人不由感慨，徐州絕對是一個被忽略了的文化目的地，徐州博物館，也是一處被低估了的文博場所。

金縷玉衣是漢代皇帝和高級貴族所特有的斂具，以金絲連綴玉片而成。想起很多年前，在澳門看過一件忘了哪裡出土的金縷玉衣，品相絕對不及徐州博物館的這一件。出土自徐州獅子山楚王陵，當年曾被盜墓者抽去金絲，留下玉片，經修復後這件金縷玉衣由4248片新疆和闐玉片、1576克金絲串連而成，是我國出土年代最早、玉片數最多、玉質最好、製作最精良的玉衣。

徐州博物館“天宮漢玉”展廳的展品，很多出自獅子山楚王墓，這也印證了以玉隨葬的漢代習俗。目前徐州已發現9處共20餘座楚王陵墓，是全國已發現大型崖洞墓總數一半以上，其特點是“因山為陵，鑿石為藏”。崇尚厚葬的漢人，“事死如生”，尤以王侯貴族極盡身後奢華之能事。人間的享樂，他們

要在另一個世界延續；人間沒有的，在另一個世界更要盡有。漢畫像石涉及的題材從現世享樂到羽化登仙，天上人間，無所不包。楚王陵墓有生活起居的空間，還有武庫、倉庫、樂舞廳、冰窖、廚房、水井、柴房等配套設施。傾力打造自己陵墓的楚王們，在活著時忙於生、也忙於死。

據考，獅子山楚王陵的主人可能是第三代楚王劉戊，因發動兵變失敗，自殺而亡。他被家人急急埋葬，一切都是倉促的，彼時陵墓未完全建好，本應客廳在前臥室在後的陵墓格局，今眼前所見卻是臥室在前客廳在後。

墓中出土的一枚“食官監印”方形銅印，也引起大家的興趣。“食官監”是負責楚王膳食的官員，是楚王陪葬的其中一人。看來，這個官員深得楚王喜愛和信任。此楚王，大概是個“吃貨”。我想到和香港蔡瀾先生唯一一次飯局，蔡生說：愛吃的人不會壞，因為在拼命追求美食、享受美食的過程中沒有時間思考害人。

獅子山楚王墓的主人，既然愛吃，他又為什麼發動兵變，落得如此下場？成謎的歷史，需要我們多一點想像力。

徐州白嫵媚

◎湯梅笑

匆匆決定到徐州採風。行前正忙，沒得先看資料做功課。對徐州的所有想像，都脫胎於我曾踏足過的蘇州、無錫、揚州，得天獨厚的自然形勝，精緻、溫柔、風雅。

被徐州市文聯朋友安排到雲龍區大張烙饃村晉餐。我對飲食認識粗淺，謙虛地問：“徐州吃的是淮揚菜吧？”我認為說淮揚菜而不說上海菜已是不失水平了。徐州朋友卻回答，不，差遠了。同在江蘇省內，怎會差遠了？接下來的幾天，我才知道區別確實大。

這頓午飯豐盛而有特色，讓我們先從味蕾上認識徐州。說印象最深刻者，席上佳餚美點多香辣，甲魚、羊肉、魚鮮、蝦皆在辣椒、辣汁、辣油中，芡汁和湯汁呈鮮橙色。羹湯用胡椒調味。徐州人吃得辣，他們說不辣的，到了我的嘴裏便辣得直吸氣，卻又忍不住再下箸。是啊，淮揚菜清淡平和，鹹鮮微甜，風格甚是不同。

當吃到烙饃饊子，才叫接觸到徐州美食的靈魂。烙饃是一種得很薄的烙餅，筋道柔韌，很有嚼勁；饊子是用細絲麵線纏成長方塊，油炸而成的美食。服務員在席間演示製作，攤開荷葉般的烙饃，鋪上厚厚搗碎的饊子，放兩根長香蔥、黑鹹菜、豆瓣醬、碎花生等配料，由於烙饃比手掌大得多，故需用一雙筷子協助，才能結實地將其捲起來。當大口咬下擀麵杖粗細的烙饃饊子，饃的清淡甘香，饊的酥脆鹹香，蔥的辛香、豆瓣醬的微辣醬香，各種配料形成多層次滋味，在齒頰間綻放。我又夾了一些饊子嘗嘗，它單獨作零食，比這裏

的公仔點心脆麵好吃。

徐州人以麵食為主，烙饃是日常的飲食，是家鄉風味，隨人喜歡，什麼炒菜都可以捲在裏面，很頂飽抗餓。據說在楚漢相爭時，烙饃就是為了供應軍隊膳食而發明的方便食品。說說便有二千年的歷史，如今成為徐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徐州餐桌上多肉食，尤其是羊肉，每餐都能吃到，切片熬湯與燒烤串一同上席。徐州人經年吃羊，入伏第一天要喝羊肉湯，三伏裏都離不開，民間的說法是，喝滋補羊肉湯，不勞醫生開藥方了。這裏的羊肉湯湯色乳白，清鮮不油膩，吃了不覺上火。我們嶺南就不同了，夏天潮濕鬱熱，飲食以清熱化濕為主，冬瓜薏仁扁豆綿茵陳竹蔗煮茶湯，待秋涼後才敢吃羊。我們煮羊肉老火湯，愛加入竹蔗、紅蘿蔔、荸薺，或者單用白蘿蔔，以緩解其溫燥，也提鮮。這種配搭恰如中藥配伍，達到平衡效果。飯店的羊腩煲入秋供應，用枝竹（腐竹）、冬菇、荸薺作配菜、薑片、蒜頭、腐乳、南乳、柱侯醬爆炒後炆煮，吃時以檸檬葉絲腐乳作醬蘸之，食味更濃。

在烙饃村吃到的烤羊肉串，肉嫩不臊，調味與火候恰好，孜然的奇香把人帶進北地。徐州人特愛吃燒烤，市廛中有不少燒烤店、烤肉酒吧，在徐州博物館等展館看到漢畫像石刻庖廚圖上，有俎上切肉的、爐前持扇烤肉串的，還刻着供燒烤的雞、鳥、魚、兔、羊，生動的生活景象，彷彿有嗞嗞的油煙從二千年的古老石塊裏冒出來。

徐州位於華北平原與黃淮平原的交界處，沒有一脈連天的崇山與深秀險峰，以低地、丘陵為主；這裏不以小橋流水、庭院深深的閑適幽雅取勝，它一望平川，氣派大開大闢。要是不說，不知這裡有豐富的煤炭天然資源，從宋代便開始使用煤炭，大規模開採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歷史。這個煤城為國為民掏心掏肺，一個個廢棄礦坑在時光侵蝕中坍塌，如同大地留下的焦痂、傷疤。不過這是歷史了。徐州人大規模地改造環境，挖浚礦坑，將之連結，引水入湖；又經修復生態，廣為綠化，土地復墾，建造成為偌大的潘安湖濕地公園。

我們從賈汪區碼頭乘坐小遊船遊賞潘安湖。天氣晴好，水綠波平，灘塗沼澤處蘆葦、河芒連片，都紮穩了根，莖頂散放出雪樣白、毛茸茸的蘆花、芒花，在風中偃仰相隨，近看雖云已白了頭，猶高揚一面面旗幟，遠看則作雪海翻濤，成大陣勢。上岸後，漫步在鋪設於濕地上的木條行道上，夕陽投向兩旁的水杉、烏桕，被篩下金絲縷縷。道蜿蜒，樹參天，有人以淺景深留影，營造個體渺小融入自然的格局；有人用深景深來突出主體，仰首作屈原天問之狀。

同來採風的澳門作家們願意再來一次潘安湖。這裏坐擁十九座大小不一的濕地島嶼，動植物生態豐富，住進這兒的潘安水鎮，春天

來了賞梅，夏則賞荷，秋賞楓，冬賞鳥，在歷史悠久的古城細味深厚文化、水鄉意韻。

我對徐州的印象立體起來了。江蘇省下轄十三個地級市，稱作“十三太保”。其一的徐州市位於江蘇省的西北部，剛好在貼住秦嶺—淮河一綫中國南北分界線之北，地理上被列入北方區域。徐州古稱彭城，受北方文化的影響較大，飲食近於毗鄰的山東，風格樸素，愛肉食，以鮮鹹為主，兼具辣味；所說多為徐淮官話，相對於蘇南的吳語，多了粗獷豪邁氣，民性亦如此。

幾天來，聽到徐州朋友都自認北方人，認同是楚人，有情有義。戰國時期徐州地區是楚國北方的疆域；漢朝開國皇帝劉邦出生於今天的徐州，在沛縣起兵反秦，被稱為“沛公”，因此徐州和楚國在歷史上有着緊密的聯繫，擁有深厚的雄漢文化。今天，處於蘇北地區的徐州，雖然缺少蘇南地區靠近長江、上海的得天獨厚，經濟發展較晚，然而徐州人敢想，實幹，能拼，化無為有，變廢為寶，改變風水命運，發展經濟。潘安湖濕地公園的建成，使舊產業向文旅產業轉化，造福民生，成為全國的成功典範。

來徐州，初識徐州，蘇北亦有江南景，全憑着創造，自有嫵媚。



徐州：一場關於絮語與記憶的旅行

◎呂志鵬

高鐵行至徐州地界時，秋陽正斜斜地漫過車窗，將遠處的天際線染成一片暖赭。這是一座被歷史反復摩挲的城，連風裏都透着幾分古意，不似西安古都的帝王氣象，亦不似江南水鄉的婉約，徐州的氣息，是混着黃河的狠勁與漢家的大氣，還有東坡筆墨的溫雅。

從前我就曾讀到一則關於黃樓的旅遊介紹，若然不算上那些求學期間順耳聽來的“三讓徐州”，又或者“楚漢相爭”等雜七雜八的故事，這大概已是我對徐州的全部印象，故若說我是為黃樓而來也不為過。十一月的風已帶着涼意，吹得簷角的銅鈴輕輕作響，這是否應為九百多年前的迴響？彼時東坡先生剛在徐州任上經歷黃河大水，水退之時，他領着百姓築堤建樓，以誌其將這座險被洪流吞噬的城，從危難裏救回之功。這座黃樓，之所以取名黃，為“土實勝水”之意，這是他治河的見證，也是其“為生民立命”之具象。樓身不高，略欠粉黛，卻比那些雕樑畫棟的建築更具份量，全因這裏存有文人士官與貧苦百姓同甘共苦的經歷。

登樓倚欄，視線所及盡是高樓大廈，車水馬龍，望向旁邊的舊黃河，河面卻出奇平靜，波光綠油，實難令人聯像到當年“黃河西來忽改道，濁浪排空勢欲搖”的兇險。東坡

先生在《九日黃樓作》裏曾撰“黃樓新成壁未乾，清河已落霜初殺”，字句間滿是治水初成的欣慰，也藏着對民間疾苦的牽掛。如今，樓內的電子屏正滾動着一眾文豪為建樓呈賀之詩句，遊人則忙着高舉手機拍照記錄，螢幕微光與柱上的木紋年輪輕輕疊合，像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有人輕聲念着詩，語調帶着激昂的讚歎；有人指着“功在山河”牌匾，和同伴說起先生之悲涼故事。或許黃樓從來都不是一座靜止的古建築，仿佛就是一個活潑的“故事場”，一代代人來到這裏，聽先生過去之擔當，也好去尋找自己內心那份悵然若失的初心。風又再來，簷角的鈴音在二樓更為清晰，我忽然覺得，未必是風動，反而是先生之精神，仍在這樓中嘗試呼喚我們。

離開時，回頭望去，麗日當空正好為樓閣鑲了一道金邊。那光，溫暖如昨。

沿着蜿蜒的街巷往文廟去。路面盡是新鋪的青石板，雖已歲月搖移，但踩在其上卻沒半點生硬的不平感，反倒像是走在歷史的褶皺裏。導遊說這座文廟始建於北宋，後來明清時遭了黃河水患，不少建築彼時都被沖毀，現在我們目之所及，皆是後來重修而來。我聽着難免心酸，若東坡先生再臨此地，見黃河依舊為患，見他曾盡心力守護的城廓又逢劫難，

是否會再添嘆息？

幸而，現在紅牆黛瓦仍在，依然恪守着明清的韻致。院內古柏幹條遒勁，枝繁葉茂，陽光透過葉間之縫隙點點灑下，在地上投去斑駁光影，一派古意肅然。大成殿裏，孔子與弟子們的塑像莊嚴肅穆，雖已不似昔日那般香火鼎盛，卻仍有遊人駐足行禮。只是崇聖祠、府學宮這些舊時的別稱，大多已被今人淡忘，只有遺在殿角的匾額或殘破的石碑中，還留着些許痕跡可考。

然而，廟外又是另一派景象，與那莊重寧靜折然不同。服裝店“潮”氣飄揚，茶飲店門前則是排起長“龍”，年輕人拿着剛買的茶飲，說說笑笑地穿過古巷。我忽然明白，歷史從來都不是封存在博物館裏的標本，它是活的，就藏在文廟裏，也藏在茶飲裏，同時存於詩詞裏，也存於今人的對談裏。大概文旅結合，從來都不是生硬的“古+今”，而是讓歷史融入生活，讓生活承載歷史。

須臾間來到城下城遺址博物館。剛走進大廳，一件印着“彭城”二字的陶鉢便撞入眼簾，那是一種帶着穿越千年的“莽撞”，讓所有現代的喧囂都瞬間失聲。陶鉢本身不算精美，甚至還有些粗糙。我盯着它看了良久，仿佛看見兩千多年前，一個徐州老百姓捧着它做飯盛糧的模樣，光陰流轉，當年的人間煙火，今又何在？

沿着展廳往裏走，腳下的玻璃棧道逐漸延伸。低頭往下看，地層剖面，層層依然清晰

可見，像是一本攤開的立體史書。那是明代的大街，石板路還保持着當年的模樣，甚至仍能看見馬車碾壓過的痕跡；更深處，是漢代的排水溝，磚石砌得規整，溝壁上還留有當年疏水的痕跡。我站在玻璃棧道之上，忽然覺得有些恍惚，全因眼前的都不是冰冷的遺跡，而是活生生的過去，那明代大街上有打鐵匠人正在揮錘，鐵與鐵碰撞的聲音鏗鏘有力，引得路人駐足觀看。漢代的水井旁，則有婦人正在洗衣，嘴裏哼唱着當時流行的小調，這些都不是帝王將相的上層專屬，而是最下層普通百姓的日常，一座城最原始真實的記憶。

此後無論是戲馬台、漢文化景區、潘安湖等都格外精彩，相信任何人來此都絕不失望。

一圈行程下來，發現這城，有戲馬台上項羽的“力拔山兮氣蓋世”，也有黃樓裏蘇軾的“為天下之憂而憂”。有漢兵馬俑的氣勢雄渾，也有文廟的生活煙火；可以說在歷史與生活間徐州從不張揚，卻守着自身風骨；它不刻意，卻有着自己視野。我想，若能繼續以“文”為柱，守住東坡的擔當；以“旅”為橋，讓更多人走進這裏觸摸它的歷史，感受它的生活，那麼這座古城的故事，定能為更多人熟知，亦定能溫暖更多人的心靈。

離開徐州時，秋陽將落，這座城的輪廓漸漸模糊，卻有什麼東西在我的心裏漸漸清晰，我想那必是磚石間的千年絮語，是歷史與生活的交融記憶。

古今一片夕陽紅

◎水月

徐州的落日是那麼的教人著迷！

未曾踏足徐州之前，我在中央電視台的考古節目中認識了她。她的歷史底蘊深厚，位處江蘇西北，南臨安徽，東接連雲港。啟程前，朋友春年跟我說雖然他在蘇州念大學，卻沒去過徐州，這次又因工作繁忙抽不開身，未能參加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副會長穆欣欣領隊的采風團，多少有些遺憾。到了徐州，我認同他確然錯過了徐州的美好。這裡山清水秀、秋色醉人；銀杏爛漫、池杉挺拔，好一片層林盡染的風光。古今風韻在徐州融合得格外和諧、張弛有度。如果說“彭城七里”是精妙的文旅規劃，將項羽故都彭城的文化內涵、人間煙火呈獻給廿一世紀喜歡潮玩的人們，“漢文化景區”的獅子山楚王陵，便是人們走進歷史，遙想漢高祖劉邦建立漢朝四十多年後，宗室諸侯叛亂的駐足點。

漢高祖雖有“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的末雨綢繆，卻沒料到自家人打自家人。漢景帝初年啟動削藩政策，導致七位劉姓宗室諸侯王興兵造反，史稱“吳楚之亂或七國之

亂”。據考古學家推斷，楚王墓的主人極有可能是響應吳王劉濞起事，後因兵敗而自殺的第三代楚王劉戊。司馬遷寫《史記》，以傳記體裁讓歷史廣為流傳，婦孺皆知，乃至二千多年後的澳門人日常仍用“七國咁亂（七國之亂那麼亂）”來形容事情複雜混亂一團糟；甚而孩童不收拾東西，也會被家長斥責“搞到（弄得）屋企（家裡）七國咁亂！”

徐州是兩漢四百年的發祥地，出土漢代文物珍品尤多，我懷著看寶物的目的來到這片項羽愧對江東父老，劉邦成就大業高唱《大風歌》的土地。雖則匆匆而過，卻已大飽眼福。漢兵馬俑、彩繪陶俑、漢畫石像等等，近距離觀賞國寶之中的國寶——金縷、銀縷、銅縷三件玉衣之時，說“不枉此行”不足以形容我的心情。

冷兵器時代的馬在戰場上是決勝的關鍵。細看漢兵馬俑的馬匹，臉相憨厚可愛而威武不足，難怪漢武帝為求西域的汗血馬，兩度派李廣利出征大宛國。楚王墓車馬坑中的馬與人的身量相差很大，馬大、人小，與中



▲金縷玉衣 - 獅子山楚王墓出土



▲漢代彩繪舞者陶俑



▲漢代彩繪百官陶俑

國古畫中“尊大卑小”的藝術手法相似，可以想見當時的馬在王侯心中的地位。

作為取代人殉的陪葬彩繪陶俑人物眾多，其中的舞者陶俑提起上臂成彎曲狀，長袖輕拂，肢體動作殊為奇特，而又玲瓏飄逸。我模仿之，不得要領，雙臂無法做到像陶俑那樣如英文字母M的姿態，惹得同行的志鵬也忍不住“共舞”，笑作一團。

另一組我特別感興趣的陶俑是兩個站立的侍女，她們儀容整潔，雙手下垂，微微提起下臂在身前，左右手掌分別穿進對頭寬大的衣袖裡；一個躬身低頭垂眼，一個站直身子臉朝前方，眉頭深鎖臉帶哭相，十分恭敬的站姿、十二分苦水無處吐的表情，不知道在聽誰的耳提面命。古代階級分明，作為奴僕的她們半點行差踏錯都要受罰，凝視這兩尊陶俑，彷彿直面千年的愁哀，我心隱隱震顫。

做過二十七天西漢皇帝的原昌邑王劉賀，被廢之後貶為海昏侯，前些年南昌發現他的墓葬，墓中發掘出來一個貼金“漆奩”，是個梳妝盒，裝有銅鏡、脂粉等物。世人由此窺見西漢男子愛美姿容不假。徐州出土的洗浴器具也是王侯等級的，其中有搓澡用的陶搓石叫作“陶甗”。走進楚王墓的浴室，想像楚王與他的妃子搓完澡皮膚有多滑多爽，豈是現在的磨砂沐浴液能與之媲美的！說到美

姿容，百官陶俑中的人物面相乾淨，少有長鬚鬚者，連山羊鬚、唇上長兩撇小鬚子的也不多見，聯想到許多歷史人物畫作，皆以長鬚鬚為美，為之德高望重，比照之下猜想，漢朝人沒有那麼多條條框框，自由奔放些。

王侯將相都是權威人物，生活精緻，或許，他們的陪葬物品，沒能反映百姓的日常。然而，當想到這些，都是工匠所造，可見他們的審美眼光尤勝今天。沉浸在漢風古韻之中，不覺日照西移，爬上雲龍山的觀景台，擁抱落日美景，遊人憑欄遠眺，都想要把眼前的綺麗鐫刻心中。我以為雲龍山上迎接我們的日落，已然極美，不意在臨走的前一天，豐縣大沙河濕地公園裡，徐州的落日再來相會，它是來送別我們的嗎？我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知是落日不捨我們，還是我們不捨落日。想起漢皇祖陵景區的劉邦高大雄偉；戲馬台上的項羽意氣風發，確然是“多少英雄談笑盡，樹頭一片夕陽浮。”

坐上公園的觀光車，朝前一看，滿月當空。“夕陽西下，明月東出”，日落黃昏滿月當頭，是難得一遇的景象。我難掩興奮之情，歡呼著“快看快看，好大的月亮啊！”回頭一看，落日餘暉未盡。彷彿那一片夕陽紅，迎、送皆為君祝福！



▲漢代彩繪馬俑



▲漢代彩繪侍女陶俑



▲徐州豐縣大沙河濕地公園日落

徐州遊記

◎李懿

因在北京求學的緣故，我是從北京南站搭乘高鐵，跟隨傾斜的太陽，一路南下到達的徐州。當晚，用膳完畢，入住酒店後，為了讓房間快些暖和起來，我用力去拉玻璃窗把手，正是這個時候，秋日寒涼的夜風吹拂入室，我聞到了燒烤的氣味——孜然和肉的香氣，一路上升到了八樓，而樓下安安靜靜，並沒有燒烤店的動靜。當下，我便有了一個奇妙的想法：難不成因為太愛吃燒烤，整座城市的上空都飄著燒烤味兒？

徐州是江蘇省唯一實行集中供暖的城市，這點已經透露出了這座城市的一些特性。徐州人豪爽、大方、直率，而燒烤是煙火氣旺盛的烹飪方式，正適合徐州人的脾性。

此外，麵食、羊肉也是徐州菜必不可少的主力軍。從前，在成都旅遊時，我對著出租車司機師傅感慨：成都人冒著夏日酷暑也要吃火鍋，實在是不可思議。師傅回答我：“這不算什麼，徐州人在三伏天還要吃羊肉呢！”這句話，我牢牢記在心上許多年。此次有幸到徐州采風學習，我忍不住提到了這件事，徐州的朋友們紛紛點頭，還向我們介紹起了“伏羊節”，我聽完，又是一陣新奇感。

於是乎，在徐州的幾天時間里，我沉醉於羊肉、烙饅卷饊子的美味，不可自拔。回北京後，一上體重秤，便掩面長嘆：竟增重了兩公斤。

不過，在徐州胃口大開，實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置身於富有活力的城市中，人的身體自然而然便會活躍起來，繼而渴求食物與知識——身體的食糧和精神的食糧。

徐州的的確確是富有活力的。

在文廟歷史文化街區，我真切體會到古代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有機結合。歷史建築保護和商業發展並不矛盾，正相反，雙方融為一體，再生成了一個既古老又年輕的街區，正如徐州本身也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輕的城市。古老是它的歷史，年輕是它的精神面貌。

往城市上方望去，又是嶄新的天地。當時，我們參觀了徐州城下城遺址博物館，我仔細閱讀了牆壁上的介紹詞，發現徐州原來是一座重建於洪災淤泥之上的“城上疊城”，戰爭與自然災害在徐州古代史中亦是屢見不鮮。帶著感慨，走出博物館，朝東側一看，就是蘇寧廣場引人注目的建築群，它們造型華美，與古樸的文廟街區卻融合得極恰當。同

樣，從地下的遺址到地上的高樓，視覺上的對比和衝擊也十分強烈，格外振奮人心。

徐州同樣不缺乏大自然的美景。

在雲龍山觀景台，我們趕上了夕陽。黃昏的光線照亮了城市，天際線漸漸變得模糊不清，而遊人們仍在乘船遊湖。從高處看去，那些小小的天鵝船近乎是靜止在湖面上，凝固成白日將盡之時的最後一個瞬間。觀景台上，人們抓緊時間按下快門鍵。我也不能免俗。

在此後的行程，我們駛離城市中心，去往更原生態的區域。我印象最深的，當屬潘安湖國家濕地公園。我們先是乘船。透過船窗，我瞧見遠處有一座摩天輪，它大約是附近最高的設施，在湖水與樹林的映襯下，顯得有些寂寥。而登岸後，就是池杉林了。

我還不曾見到過這樣可愛的樹林。池杉枝條向上，主幹挺拔，沒有南方樹林牽牽絆絆、彎彎繞繞的模樣。它們清淨、筆直，讓我生出“終於到了北方”的感慨。池杉頂部紅褐色的葉子最令人驚嘆，好似是霞光滲入了葉脈中，不願離去。於是，在池杉林中穿行，就如同在永恆的夕照下行走——難怪人們熱衷在此地打卡，這裡的“網紅點”當真是名不虛傳。

離開池杉林前，我向一旁還未來得及踏足的小徑望去。夜色漸漸上升，池杉林深處更顯靜謐。自然的美與一點遺憾合在一處，成就不可磨滅的回響。對於徐州，我也有相似的感受：總共不過幾天時間，如何夠我觸及這座了不起的城市呢？因此，以後的我，肯定是要再回來的——回來品嚐美食、觀賞美景、感受歷史文化，還有它妙不可言的獨特魅力。

俑士的告白

◎周江明

一個陶俑，不幸有了生命。

二千多年前，不知哪位陶者，身處怎樣的哀慟中，和着自己的淚水，揉捏起一個人形泥胎，又對着它深深歎了一口氣。於是乎，經火淬煉後，那泥胎便有生命，自此化身俑士。

陪葬的陶俑，原是替代性命的，本無需生命。練泥、模塑、窖燒、彩繪，得其形便可。豈料造物主一時發了神經，借陶者雙手施展神通，總之那俑士無端得了生命。當帝王們無可奈何地嚥下最後一口氣時，作為陪葬品的俑士，生命由是降誕。黃土之下，他的心魄一點點滋長，長生而不老。皇帝們求之不得的，俑士唾手可得。雖則性命為泥塑牢牢禁錮，他全身動彈不得，但也禁不住念望，更錮蔽不了想象。只要還能念望和想象，即令長埋地底，生命亦可潛滋暗長。

掩埋的歲月，自是冷寂。地上的日日夜夜，俑士僅能想望。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楚王傳下多少代呢？內爭外戰爆發了多少回呢？想必我大漢王朝還未亡吧。人們仍會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嗎？俑士隱隱約約記起茅簷邊的桑樹和梓樹，桑梓頭頂煦陽，一圈圈枝桠向上攀生，仿佛湖面蕩開的碧波——俑士疑心那是陶者的原鄉，一捏一搓間，便將記憶與思緒斷斷續續揉了給他。

二千多年來，俑士寄身陶俑兵馬陣，頭挨

着頭、肩靠着肩，密密麻麻列成三縱一橫，深埋獅子山邊，不遠不近地護衛起那石山中緊裹金縷玉衣的骸骨。他早已習得隨遇而安，怎麼也料不到會有出土的一天。

某日，徐州磚瓦廠請來一漢子，只見那人騎着噴煙怪獸，怪獸張開巨口，哐啣哐啣在地裏拱呀拱，直至拱倒一片陶俑，方才戛然而止。隨即趕來一批“怪人”，衣著怪誕，講些詭怪的話語，戰戰兢兢扒開地層，一點點掃去陶俑身上塵土，又堂而皇之蓋起大樓，豎上玻璃罩。往後，怪人越來越多，大家圍住坑道指指點點，舉起傢伙東拍西照，全然不理俑士的感受。

俑士凝神靜氣，一個字一個字聽，一組詞一組詞學，一句話一句話猜，漸漸弄通了怪人的語言，聽得懂他們的談話。深埋於地，俑士不知魏晉，更說不上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王朝鼎革，世事螭蟾，這是他後來聽人們交談時知悉的。楚王世系斷了，漢朝早已亡了。可兩千年後人們自稱“漢族”，口講“漢語”，還寫著“漢字”，什麼都脫不開一個“漢”，一切恍然如夢。

在兩千多年的大多數年月裡，俑士緘默沉寂，心如止水。可出土後的四十年，他無一日不在應酬熙熙攘攘的人眾，每每聽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吟誦，便會心潮起伏。

那楚王屍骸，早就給人扒掉玉衣，抽走金線，四千多塊玉片與二百多塊人骨混為狼藉，踐踏在地。這般戍衛，如此失職，按律當斬。可除卻他，全都是些泥塑陶俑，斬或赦又有何妨。如今，不論王骸，還是俑身，都給罩上玻璃，同為“展品”，任人觀望。俑士終於感到厭倦了。有那麼一刻，他祈望某位看客驚慌失神，將玻璃罩撞個大窟窿，失手打碎自己的泥胎，終結掉日復一日的輪迴。就如土偶桃梗故事，皈依大地。

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

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

原是黃河之泥攪着黃河之水塑成的俑身，他多麼渴望沉入汴泗，化作泥水，流進黃河，歸向大海。可俑士不得不面對現實。近半個世紀，人們陸續開挖陵墓，曝光他與同袍的駐地，美其名曰“兵馬俑”。或蓋上鋼棚架，冠名某號坑，招攬人們從世界各地前來觀摩。或搬去博物館，外罩玻璃櫃，任人四方八面打量。

有一組馱籃山漢墓樂舞俑，被擺進徐州博物館“俑秀凝華”展廳。舞俑翹袖折腰，看得出是長袖善舞之輩。或單袖上舉，舉袍而舞，溫文爾雅；或擎舉雙袖，扭作“S”形，熱烈奔放。樂俑個個席地而坐，撫瑟、吹奏、打磬，一絲不苟，絕無濫竽充數之輩。這股氣氛似乎感染了某些觀眾，他們順手挑選幾枚舞俑磁貼帶回家，試圖給日常生活抹上一韻翻風迴雪。

然而，身處異度時空，俑士與人之間，依然橫亘天塹。他觀人類，大多空負一具皮囊；人們看他，亦僅一尊泥塑陶俑。在常人眼中，俑士與其他陶俑無異，小童般的身軀背着箭箠，直挺挺立在那兒。有人笑話這些Q版兵馬俑，遠不如秦始皇陵兵馬俑氣勢恢宏，弄得近乎兒戲了。然而，於殉葬之“兒戲”，正是貴生之肇始。

陶者無法改變帝王們“長生不死”“事死如生”的執念，那就人道些，簡省些，中庸些。捨棄始皇帝的氣勢恢宏，悲天憫人一點，狗一般大小的馬，冑一般高矮的兵，這樣製陶，又有何妨。只要留下人命，繁衍生息，二千多年後，他們不還自稱漢人嗎？日子不還過得像模像樣嗎？

有一回，俑士被一位年輕人取出，小心翼翼抱去文物修復室。頭一回給人擁進懷中，又同乘電梯，俑士猶如屏氣深潛，電梯開動，緩緩上浮，直至冒出水面，方可大口大口呼氣、吸氣。而與人相擁的那一刻溫熱，縱然無法言說，俑士驟然感通，衝破殉葬之限，牽掛起人間煙火，縈懷陶者的至親、好友、同儕，惦念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吃得飽、穿得暖、睡得好嗎？

到人間走一遭，幸運抑或不幸？即便附身陶俑，即令終將塵歸塵、土化土，也毅然“向死而生”，薰染起人間歲月的煙火氣，不枉此生，不虛此行，融徹生命的豐贍——有情有義，有牽有掛。

一個陶俑，幸而有了生命。

乙巳季秋與諸友同遊彭城，興歸鏡澳，走筆作歌為謝

◎吳一怡



▲戶部山古建築群全景



▲雲龍山觀景台

彭城舊郡，淮海新府。龍起泗水，劍指八方。九朝旌旗，千年車書。雲湧星馳，山河煥彩。時和歲稔，萬象光昭。文脈綿延，厚德昇平。

觀夫淮塔凌霄，豐碑浴日，憶鐵血丹心，銘崢嶸歲月；文廟凝暉，黃樓映月，仰聖賢遺韻，鎮九派洪波。漢畫像石，刻人間百戲；昆玉藏珍，納千秋氣韻。雲龍峰頂，翠濤盡收

大彭秀；漢王陵前，石闕如聞大風歌；戶部山中，戲馬台空霸業杳；崔家院裡，翰藻猶然振世風。至若徐工巨臂，擎工業脊樑；潘安碧波，漾四時清嘉；沛館藏珍，溯龍興之地；豐邑故里，瞻帝鄉風雲。沙渚晴波，鷗鷺齊飛。漢文講幄，群賢畢至。江山勝覽，鍾毓南北。歲物豐成，陶鈞古今。

今值嘉期，勝友雲集。披襟嘯詠，以騁懷襟。遂運拙筆，摹其氣象。漢石之幽古，黃樓之雄渾，戲馬之悲慨，歌風之飛揚，閭閻之鼎沸。五韻既成，千里尺幅。金石炊煙，共頌清晏。



▲徐州漢畫像石

其一 漢石春秋

鑿壁乾坤氣未收，青龍白虎鎮諸侯。
雲紋繞尾長生契，石脈猶存太史秋。



▲戲馬台項羽像

其二 戲馬悲風

高台戲馬鎖雲旌，霸業空懸楚戟明。
萬載松濤翻作陣，如聞帳下別姬聲。



▲豐縣漢源文化體驗館劉邦像

其三 歌風遺響

泗水亭前大氣催，王風起處漢雲開。
當時猛士今誰在，獨峙歌台鎮九垓。



▲《彭城風華》演出現場

其四 黃樓安瀾

彭門旌節馭龍迴，赤手蘇公鎖九河。
試上黃樓瞻夜月，清輝一片定風波。



▲戶部山月光市集



▲徐州燒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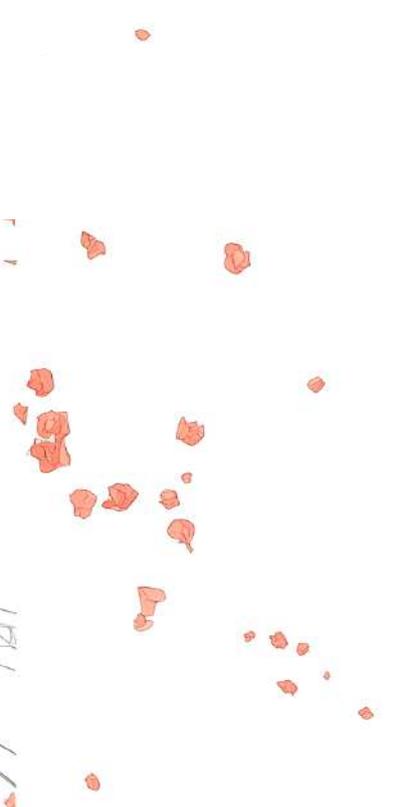
其五 七里炊煙

七里羊脂融月輪，彭城鼎鼐歲時新。
金簽鼓扇追香轉，市井炊煙長醉人。



／文學新苗／

王福平／江若程／陳自恆／
鄭欣彤／林平治／黃婉婷



誰與珠水共弧光

◎王福平

嶺南文樞月色微，潮起潮落，與誰歸？

九月秋意漸涼，車窗外的風景逐漸鋪展：珠江蜿蜒穿城，陽光鋪在水面碎成三角梅。我隨澳門文學營赴廣州參與文學交流，感受人文嶺南。這片古稱“南蠻”的土地，地處南海之濱，山川靈秀，遠通海外。

循著嶺南悠長而深沉的歷史足跡，走進南越王博物院。紅磚黛映著樹影，陽光灑在石板上，印出參差的光斑。館內燈光柔和，照亮沉睡千年的古墓，銅器紋飾清晰，臺上玉龍潤澤。趙佗的《上漢文帝書》，委曲陳情，質樸動人。屈大均《廣東新語·文語》中“南越文章，以趙佗為始”的論斷，絕非妄言。不同時期，嶺南思想文化各有側重；步入近代，廣府地區文化持續活躍，更在穗、港、澳等珠江三角洲城市聚焦，如同珠江潮湧，煥發出奪目的思想光彩。

從南越王博物院的千年文物走來，耳畔卻已響起信息時代的濤聲。嶺南文化順著時代浪潮不斷生長，文學作為文化的核心載體，也在新的土壤中孕育出全新形態。在移動互聯網浪潮的推動下，網絡文學應運而生。在一批批網文作家的引領下，網絡文學歷經嬗變。圍繞新時代網絡文學創作主題，著名網絡作家阿菩為我們開設了專題講座。流量時代“短平快”的特點，加速了整個行業表現形式的更新

換代：從長視頻到短視頻，從電視劇到短劇，載體的變化促使創作題材、內容與手法隨之轉變，但不變的是文學的內核與堅持寫作的初心。阿菩指出，無論網絡文學形式如何迭代，好故事永遠是其核心競爭力。作為近年不少網絡小說和短劇的受眾，我藉此進一步了解了網絡文學生態，收穫頗豐。

廣東省作家協會還邀請了花城文學出版社的編輯與負責人，與澳門青年作家開展文學交流。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提出疑問：澳門作家平日需要“搵食”，難以像內地作家那般擁有專職寫作的資源，該如何提升澳門作家的曝光度，讓更多人看見澳門文學？這不僅是澳門作家面臨的難題，更是所有渴望成為作家的人必須直面的問題——詩與遠方該如何兼顧？交流現場的作家們，有的是醫生，有的是教師，“作家”更像依附於某一社會身份的光環，看似錦上添花，卻缺乏實際用途；而文學，也淪為小圈子彰顯品位的閒暇遊戲。

作為未來的創作者，我在現場向編輯周希言老師提問：註定曲高和寡的嚴肅文學，還有繼續寫的的必要嗎？周希言老師答道：絕大多數寫作者都是利用業餘時間寫作的人，儘管耗時費力、吃力不討好，卻仍堅持創作，只因熱愛寫作。其實，我心中也早已自有答案：寫作，並非為了成名、牟利、出人頭地。寫作，

是為了寫作本身。

正在寫作的人，一定是幸福的。

花城書香凝壯志，筆耕不輟，啟文扉！

1981年創立於廣州的花城出版社，多年來，其旗下文學期刊《花城》，始終以銳利的目光與博大的胸懷，采擷名篇佳作，兼收並蓄多種風格與流派，準確、及時地展現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與最新風貌。出版社堅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與人力，親自審閱浩如煙海的稿件，並逐件回應。

在依賴AI優化工作流的當下，這種堅持仍具重要意義。AI雖能生成形似《滕王閣序》的精美古文，卻摹畫不出王羲之書法的一分精魂；弄堂裡飄出的濃煙與流言，話語間暗藏的玄機與妙處。AI未嘗親歷這樣的生活，終究抵達不了真正的文學。來自五湖四海的郵件中，那些創作者擠出寶貴時間，一字一句敲下的原創文字，需要的是人的判斷。編輯們的判斷基於人的價值與立場，是對投稿人寫作心血的尊重，是《花城》出品的保障，更是對人文精神的恪守。

2025年夏，芝加哥大學宣佈，暫停藝術與人文學院大部分博士項目招生，僅哲學和作曲項目豁免；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亦宣佈逐步關停研究生課程，至2027年正式關閉。資源與人才正加速流向技術尖端引領的少數行業，全球文科領域陷入“塌陷”，職業教育難以培養出對口人才，大量從業者爭搶少數“光鮮”崗位，深耕寫作與文學研究的人更面臨發展困境。整個世界，正陷入一場巨大的

身份焦慮。

其實，並非人文無用，人文只是以更廣泛、更深入的形式融入人們的生活。在普遍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中，人們對高級娛樂的需求只增不減，對優質原創寫作、深度文學內容的渴望日益強烈。AI最難以取代的，恰恰是人類獨有的核心能力——情感聯結、人際技能、創造力，哪些學科能幫助學生培養這種“軟性”創造力？答案，正是人文藝術。

十年前，“人人都該學編程”的論調被瘋狂鼓吹，然而現在的情形卻是，AI取代的高薪工作中，包括大量的編程人員。所謂“通往財富之路的理工科”與“前途灰暗的文科”，實則是精英教育體系的誤導。它迫使年輕人陷入“強迫你選擇成功”的系統，最終往往走向並不幸福的境地。置身這樣的體系，年輕人需要自我救贖，這往往是一場漫長的自我覺悟之旅，而文學寫作與人文思考，正是幫助他們錨定自我、抒發心聲的重要路徑。

作為未來的澳門青年作家，我深知文學之路從未平坦：或深耕本土敘事，或放眼時代洪流，或探索跨界表達。但無論選擇何種路徑，本質上都需錘煉自身的創造力、靈活性、抗壓能力與突破常規的勇氣。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籍貫何處、職業為何，對寫字的人而言，文學早已成為生命的一部分，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元素。我見證著同路人在寫作道路上的奔波探索，以及由此收穫的經驗、鑄就的夢想與滋生的困惑。

在追尋自我心聲的道路上，我堅信，寫作會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

帝女花

◎江若程

廣州，是座充滿魅力的城市。我阿嫲常常說，廣州是座好城市。她的魅力是腳下踩著的青板石，是藏在霧裏的珠江，是那唱腔句句入心的粵劇。

阿嫲是我粵劇啟蒙的老師。那時她用著一個老舊的收音機，有一本配套的目錄，要聽什麼劇種，就按收音機上對應的數字。阿嫲年齡大了，眼睛也花了，常常讓我幫忙按數字。久而久之，每當拿出收音機，我就能滾瓜爛熟地按下對應的鍵。阿嫲還是個老戲迷。從我記事起，鎮上一有粵劇演出，她總會牽著我坐在戲臺前的長木凳上。我猜阿嫲是最喜歡長平公主和周世顯的故事，她在家用收音機聽了一次又一次。

以前我體會不到“江山悲災劫”的深意，只為他們的愛情感到惋惜，更別說知道結局是如何了。時代的潮水不斷起落，已見松柏催為薪，更聞桑田化成海。距離長平公主和周世顯的故事已經過去了百年，如一枝經霜的帝女花，在歷史的大地中靜靜綻放，傲立於此。

我又去看了一場《帝女花》。戲臺的紅燈籠剛點亮，木質的戲臺上便鋪展開一幅水墨長卷。鑼鼓聲起，弦樂悠揚，我的目光望向那抹翩然登臺的身影——她身著繡金宮裝，鳳冠霞帔映著燭光，正是長平公主。臺上的花旦悠悠唱道“落花滿天蔽月光”，唱腔婉轉

纏綿。在我看來，落花遮月既是眼前景，更是亡國情。長平既有金枝玉葉的嬌貴，又有國破家亡的悲戚。

紅燈籠還在幽幽亮著，如同氣節一樣未曾彎折。

“哎，盼得花燭共諧白髮，誰個願看花燭翻血浪。我誤君累你同埋孽網，好應盡禮揖花燭深深拜，再合盞交杯墓穴作新房，待千秋歌贊注駙馬在靈牌上。”

恍惚間，我看懂了以前不明白的地方。那就是長平公主的淚花；幼時只覺悲慟，被牽動了情緒。現在才發覺，那滿是流不盡的愧疚與決絕。感覺自己心靈深處被鑼鼓敲了一下，不由顫動起來。花燭本是代表喜慶，卻要染上鮮血、見證死亡。她心裏翻來覆去地念著“誤君累你”這四個字輕得像風中抓不住的柳絮，卻又重得人喘不過氣。既是捨不得周世顯為自己赴死，又懂兩人初心從未相負。最後他們風雨同舟，用性命，護住了尊嚴。

紫禁城的宮牆早已化為塵土，可帝女花的芬芳卻穿越百年。今日方知其中故事的感人，青山埋忠骨，早已不只是為愛情的悲壯落淚，更懂了她那淚光裏藏著沉甸甸的家國大義。這枝綻放在亂世的帝女花，永遠芬芳，永遠動人。



洋紫色的三角梅

◎陳自恆

有三角梅的每個春秋是浪漫肆意的。她把洋紫染遍整座小城，讓風裡雨裡都有她的陪伴。從我剛來到這古老而新穎的越秀城時，便發現這三角梅最有風頭。

每當秋風吹起，鄰居家的姑娘——熹曦——便會趴在翠綠色裡透著鐵鏽的“騎樓”，呆呆地望著一群三角梅帶著綠葉和清香不請自來。落花從樓外的人行天橋上翩翩舞起，她就等著哪些幸運的花穿過花籠來到她的眼前。漸漸地，她喜歡上了那可愛的三角梅，一朵小小的三角梅足以讓她觀摩到花謝。有時候，我也會替這朵三角梅抱怨抱怨：“我不能夠說話，我到底是被愛著，還是被折磨著，非

要我謝了才能放過我嗎？”然而，在熹曦的心裡，這朵花她是非要偏愛的。

一晃眼，我看著熹曦玩弄著那三角梅也看得入神了，待會過神來，暖暖的夕陽只剩下遠山上的微微餘暉，照著古老的街道，小城不知在何時已幻化成年邁的長者。暖暮的溫熱使小城的秋意更濃，花開得更艷，我本想把視線從三角梅上移走，卻怎也避不過三角梅的風采。抬頭，巷口土多的屋簷上佈滿的是她；低頭，腳下的小道兩旁依舊是她，只不過是被環衛工人——熹曦的母親王阿姨打掃得乾淨俐落。說起王阿姨，我認為她是最討厭三角梅的了，在三角梅盛開的季節，她總是

要不斷打理著這些成堆成堆的三角梅，使得他們不能自由地躺在道路中間。無可奈何，這豔麗的洋紫色的三角梅自越秀居民們有記憶以來，就是老越秀的代表作，永久不能與越秀分開。說實話，沒有三角梅的日子著實過的不自在。熹曦也總是不屑母親此舉，她認為三角梅是浪漫與詩意的存在。而媽媽把他們打掃到一旁無非就是破壞了這都市裡難得的一些浪漫嗎？這類日常的拌嘴我聽得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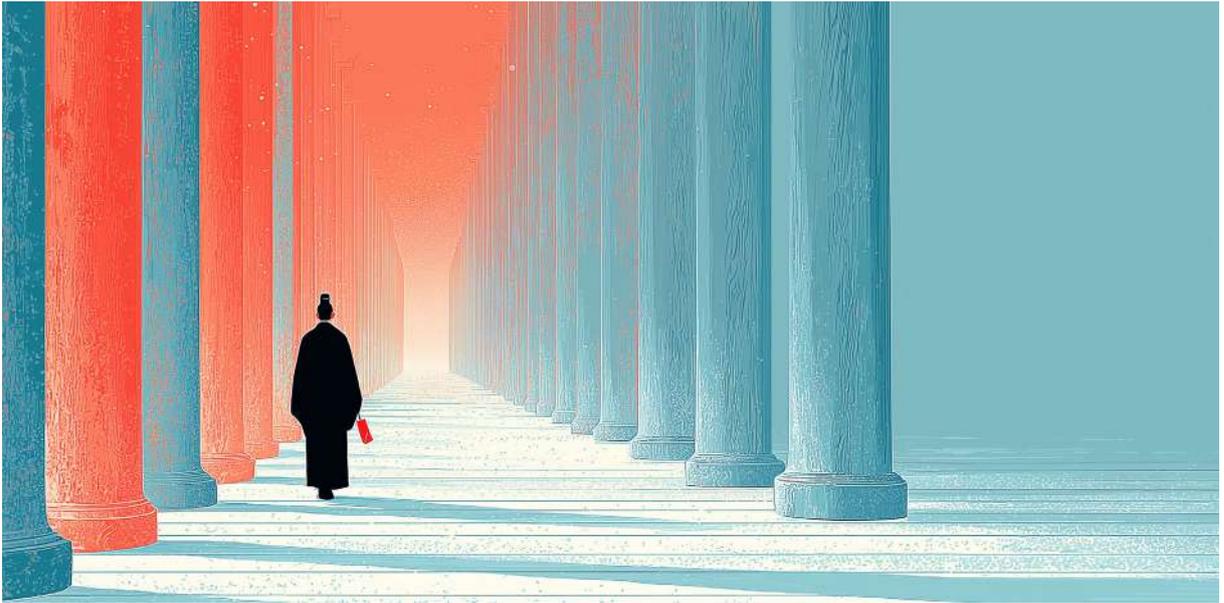
去年冬至，三角梅已紛紛凋落，王阿姨邀請我到她家作客，熹曦才把王阿姨平日打掃街道時給她收集的漂亮三角梅們從書櫃裡亮出來。我頓時明白了這三角梅背後藏著的愛。熹曦，妳媽媽掃去了繽紛的落花，卻為妳珍藏了整個秋天，希望妳懂得她藏在三角梅裡的這份溫情。

王阿姨說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話：“我的女兒是要寵著的。我愛她，她也很愛我，我

不介意她有時的抱怨。因為我明白，掃三角梅只是我的工作，我也愛三角梅。”我不禁感嘆小城裡最簡單的親情，最質樸的三角梅，卻能融進許許多多暖人心扉的愛。如此讓人感動的母愛，就像每個越秀人對待三角梅那樣。即使三角梅是他們生活中常令人苦惱的事，卻不會動搖他們對長在、活在心中的三角梅的眷戀與愛意。

老越秀的街頭巷尾中無不見三角梅的身影，她會落在李叔和吳叔的棋盤上；落在士多主人陳姐的報紙上；落在我家天台正曬著的被子上……在我心中，三角梅的故事是老越秀最美好的存在。

待候鳥朝北方飛去時，我也將要離開我熱愛的越秀城。但我肯定，當許久後我再次回到越秀，一抹洋紫在我眼前一閃而過，我仍能記得是妳，只因妳不僅是光彩奪目的鮮花，更是每個越秀人親切的“女兒”。



南越縷衣人

◎鄭欣彤

月光灑在青石板上，我跪在玉衣旁，衣角的玉片泛着冷光。抬眼的瞬間，窗縫的月光正落在南越王金印的蛇鈕上，綠松石嵌成的蛇眼幽光閃爍，似藏著整座宮廷的秘密。

三個月前，南越王咳血的消息不脛而走，陰雲沉沉壓在王城上空。彼時，我在玉作坊廊下研磨玉料，偶然聽到玉匠們低聲交談，得知要趕在南越王駕崩前完成那件絲縷玉衣。老玉匠把我喚過去，案上三千多塊玉片薄如蟬翼。他遞給我一縷浸過蜂蠟的絲線，神情嚴肅說道：“線穿緊些，地宮潮氣重，線爛了，只要一塊玉片散了，我們都要陪葬。”

我手抖得厲害，線怎麼也穿不進那小小的玉孔。老玉匠粗糙如樹皮的手按住我：“這玉衣，關乎你的命數。”恐懼與迷茫如潮水般將我淹沒，但我只能硬著頭皮，在這殘酷命運中掙扎。

製作玉衣的日子，每一刻都如坐針氈。玉片冰冷刺骨，絲線穿引時稍有不慎就會滑脫。老玉匠時時刻刻緊盯，容不得半點差錯，稍有鬆懈便會迎來嚴厲的呵斥。夜晚，我蜷縮在工坊角落，望著窗外冷月，滿心都是對未知命運的恐懼，不知等待自己的會是什麼。

南越王薨逝那夜，我被召入宮，靜靜地守

在靈前，看著內侍木着臉反覆擦拭金印，那蛇鈕彷彿有股神秘力量，要吸盡生者的最後一絲氣息。丞相一聲令下，我顫抖著雙手將金印按在白帛上，硃砂印痕如血花般滲開。這讓我想起王上最後一次巡遊，他身著耀眼的龍袍，威風凜凜，可袖口的毛邊卻如枯黃落葉，在風中瑟瑟發抖。那一刻，我彷彿看見王上的生命如同這飄零的枯葉，在風中漸漸枯萎、消逝，也看到了王城繁華背後的無盡蒼涼。那耗盡匠人心血的金縷玉衣，不過是權力慾望下的冰冷犧牲品。

走出地宮，天時已暗。我偷偷掰下一片碎玉藏於袖中，碎玉上絲線的勒痕似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掌事女官催我去送金印，我捧著裹金印的緞布包袱穿過長廊，恍惚間，初入

宮時的記憶湧上心頭。母親拉著我的手，滿眼不捨與擔憂，偷偷塞給我一塊用帕子包裹的點心。那帕子是她親手繡的，上面歪歪扭扭繡著幾朵小花。點心雖粗糙，卻是我入宮前最溫暖的味道。母親輕聲叮囑：“到了宮裡，要照顧好自己。”如今，在這冰冷的王城，母親的話仍在耳邊迴響。

我把金印交到太史令手中後，他和王子嬰齊低聲講着話。不，嬰齊現在是王了。我的新王朝我揮了揮手，我頭袋一片空白地走出宮門。沉重的宮門靜靜蟄伏着，隨時準備擇人而噬，我摸了摸袖中的碎玉，毅然轉身離開。

多年以後，那塊小小的珍藏的碎玉，絲線勒痕依舊清晰。

那畫那街那石板

◎黃婉婷

穿過城市群的霓虹，終於在夜幕低垂時抵達廣州。對於這座素未謀面的城，我從未有過真切的感受。當我在踏上凹凸不平的水泥地時，風裡裹著的濕潤氣息透進身體，我終於有了印象。

終得半日閒，我並無按着所謂的網紅打卡點遊走，就這樣輕輕地漫遊，把煩惱扔去外太空，留下靈魂自由地暢遊。

午晝方濃，春和景明。拐進長街，青磚黛瓦在暖陽下泛著溫潤的光，廊柱間的雕花鐵

欄被歲月磨得一片鏽跡，光穿過雕花漏下，在凹凸不平的路上織就碎金般的斑駁。石板是郁青的，還混著年月味的灰，四條巨龍盤在東西南北，雲紋在巨龍的指爪間徘徊，塵埃厚得掃不開，倒也顯現出龍王盤旋在天的氣勢。在排布整齊的石板中，有一塊微微翹起，看樣子已經脫離了很久，只是這條路是在太過偏僻，無人修理。我傾下身子，注視它。青苔爬上了那石板上的一角，看長勢還想爬滿整板。一兩隻小小的螞蟻像在趕路般徘徊，



青苔擋住去路時，牠們並不著急，而是慢慢試探着，直至翻越這一座座不可逾越的綠色“小山”。石板和石板之間的連接處長出一朵小花，鮮艷的黃在灰綠的背景下稱得上是鶴立雞群。我暗暗在想，如果是在都市裡的話，這朵小花早被一腳踩死了。

黃昏織綺，暮風送涼。我看它，許久了。廣州的夏夜也是潮濕的，風中是道不明的悶熱。都市的靈魂是疲憊的，但也終於放鬆下來，起身離去時，雨滴落在我的肩膀。雨越大，沒辦法，只好貼緊有瓦頂蓋頭的牆面。正暗自譴責着自己為何看見天氣預報卻仍不帶傘，落在石板上的聲響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像風鈴擺動，像少女青澀的笑聲，像脖子上掛著的玉銀相互碰撞，青翠欲滴的。我聽著，這是城市裡的孩子不知道的自然的樂曲。

雨收暝色，星月漸明。烏雲撒完脾氣便乖乖離開，把班交給了黑夜。我又走去那石板旁。一場雨洗刷掉塵埃和困倦，透出些許生氣。那花似乎開得更艷了，青苔發亮得嚇人。那兩只蟻呢？這場雨，沒有防備的話牠們不可能撐得過。想著呢，那兩位主角就出現在視線裡——牠們撐過了。昆蟲很聰明，能感知到天象而做出準備，看到兩隻相互扶持的小螞蟻我想起了老一輩的人說的話。雨過了，溫熱的空氣也被帶跑，整條巷瀰漫著新生的氣息，像是沉睡的靈魂被逐個喚醒。我從來不會在市內深呼吸，那裡的空氣藏著太多東西了，藏著幼兒的哭鬧，藏著青年的淚水，藏著成人的哀嘆。太多了，我承受不住。

月落烏啼，萬籟俱寂。夜深了，這是我首次獨自在陌生的城市裡探索，我好像收穫了

許多，也好像浪費了一整個下晝。走出那條老街，像離開了一個棲身多年的地方。我回頭，望着，望着。

遠處的鐵橋橫跨碧波，載人的船隻搖著欸乃的槳聲駛過，浪花撞上岸邊的麻石，濺起的水珠落在綠茵茵的草堆上。岸邊大榕樹下，老人們搖著蒲扇閒話，粵語的溫軟在晚風中彌散。他們自發地組織起一支樂隊，有口琴，有二胡，有長笛。那些樂器邊角早已磨損，可他們並不在乎，對於他們來說，這些樂器早就成為了摯友。長笛悠悠，是《送別》。悠悠琴聲，清脆笛鳴，沉淵弦潤交替著。離別的曲子總是那麼悲傷。我是一個過客，留下是不可能了，珠江的水緩緩流淌，載著千年的故事，不疾不徐地淌過歲月。

離開，真的到了離開的時候。菩提樹的葉子颯颯作響，是在低吟不為人知的禪語，遠方的廟宇飄來香火，正在鋪上一條去往遠方的路，破舊的晚攤收攤回家，慈祥的老奶奶把炒剩的板栗贈給我，成了我心裡最深的蜜。記憶裡的廣州從不刻意張揚，它的面貌蘊藉藏在騎樓的磚縫裡，它的醇厚浸在珠江的波瀾中，它的靈秀融在市井的煙火間。匆匆趕路一會，也能檢拾到歲月留下的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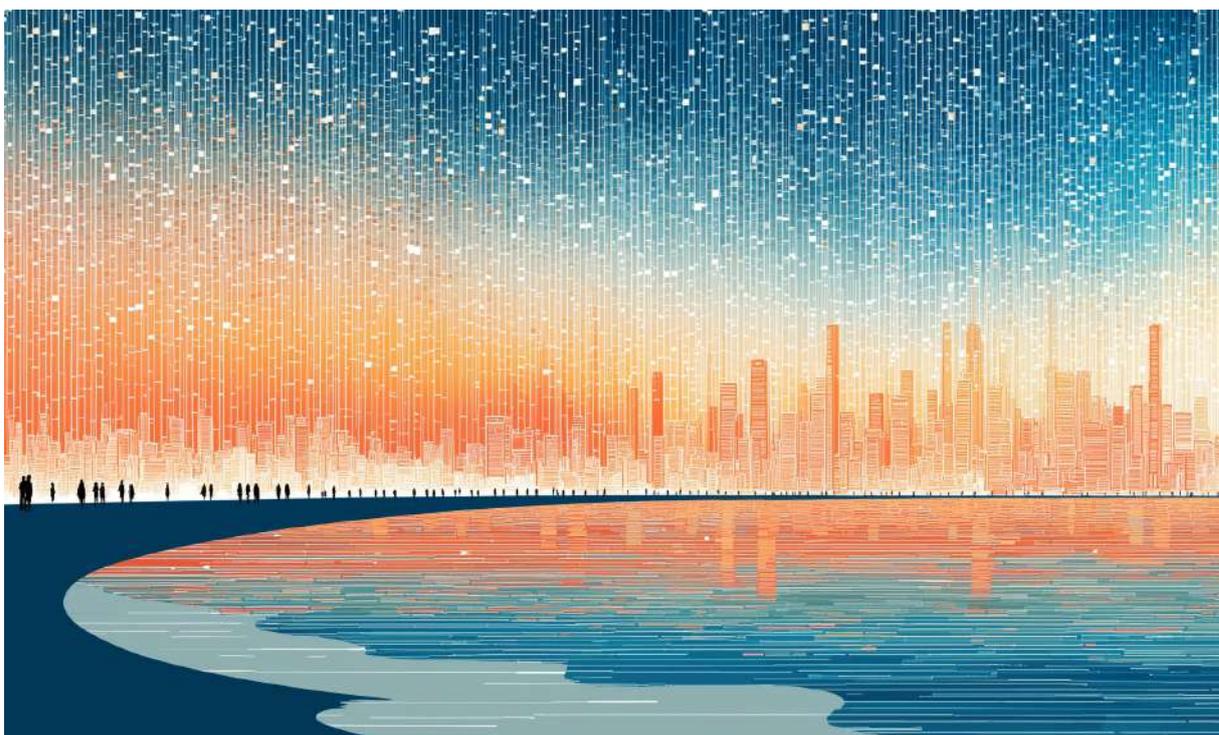
晚風依舊透過車窗飄來木棉花的清香。我從未深入這座城的肌理，卻在零散的片段裡，捕捉到了穗城獨有的韻致。那些關於老街珠江的零碎記憶，如同被江風吹落的花瓣，輕輕落在心頭，成為了一段不期而遇的幸福。在往後的日子裡，那塊青石板將永遠留在心底。

白鵝潭的風

◎林平治

吹過藝術中心的玻璃
 吹個我們的影子，使灣區的名字
 與詩者重疊
 詩歌之夜的那晚
 憶記中燈是熄着 是你？
 或是千萬個我 我們？
 像許多盞燈同時在不同城市點亮
 在空氣中漂浮
 有人唱它，有人跳它
 是文字
 不在是只屬於紙頁的東西

南越王墓的瓷器，在展櫃里
 沈默地證明著
 我們的故事，從來都不是一天寫成
 灣區藝術中心的牆，很白
 上面的字，是黑色的
 像在說，有些東西需要被看見
 風繼續吹著我繼續走
 我知道，這些地方
 會在某處心裡
 留下痕跡





／澳門文學動態／



第九屆紀念李鵬翥文學獎評選揭曉

由澳門筆會主辦的二〇二五年第九屆紀念李鵬翥文學獎已完成評審工作，短篇小說、散文、詩歌三個文類得獎作品包括：短篇小說組首獎：李懿〈我們的維納斯〉；推薦獎：凌朗〈玩具工廠〉、以馬〈三拜神佛〉。散文組首獎：譚健鏞〈月下的清晨〉；推薦獎：沈尚青〈人生大直路〉、穆欣欣〈別樣傳承：史依弘版《七子之歌》的故事〉。詩歌組首獎：雪莖〈關前街〉；推薦獎：甘遠來〈蟬境〉、陸奧雷〈回南〉。

紀念李鵬翥文學獎由“澳門文學創作獎勵計劃”基金贊助，該基金為社會熱心人士何榮

祥、盧嘉瑩捐獻，旨在鼓勵本地文學創作，每屆賽事由初選評委從過去一年間刊於《澳門日報》文學副刊以及澳門筆會文學雜誌《澳門筆匯》的作品中，選出短篇小說、散文、詩歌入圍篇章，再經內地、香港、台灣作家學者出任的終審評委評選出首獎和評判推薦獎。

本屆賽事入圍作品計有短篇小說二十三篇、散文四十四篇、詩歌二十九首，共九十六篇。賽事終審評委包括小說組的廖子馨、龍揚志、吳鈞堯；散文組的湯梅笑、林宋瑜、游江及詩歌組的廖偉棠、李觀鼎、方明。頒獎禮將於十二月舉行。

小說



▲我們的維納斯 ◎李懿



▲玩具工廠 ◎凌朗



▲三拜神佛 ◎以馬

散文



▲月下的清晨 ◎譚健鏞



▲人生大直路 ◎沈尚青



▲別樣傳承：史依弘版《七子之歌》
的故事 ◎穆欣欣

詩歌



▲關前街 ◎雪莖



▲蟬境 ◎甘遠來



▲回南 ◎陸奧雷

紀念李鵬翥文學獎頒獎 鼓勵澳門作者積極創作



澳門筆會第九屆“紀念李鵬翥文學獎”頒獎禮舉行。會長湯梅笑表示，去年筆會將八屆得獎作品結集出版，積極參與澳門文學形象的塑造，促進文學創作水平，並為本土文學研究提供寶貴史料。

頒獎禮於十二月六日晚上六時半假九魚舫舉行。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萬速成、文化局長梁惠敏、澳門文化發展基金行政委員會代委員梁富華、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吳志良、“紀念李鵬翥文學基金”代表何凱玲、澳門日報社長陸波等各界嘉賓，以及多位評審及文化界人士等出席。儀式前，熱心人士何榮祥出席並接受由筆會致送、畫家及書法家李哲雲所書作品《樂善心仁》。

湯梅笑稱，筆會成立至今卅八年，回歸後獲



澳門基金會、文化局、澳門文化發展基金資助，在會員們的努力下，近年會務得到進一步開展。去年成立澳門筆會青年協會，舉辦各種活動，着力於培養青年文學愛好者和寫作人才。“紀念李鵬翥文學獎”由“澳門文學創作獎勵計劃”基金贊助，該基金為社會熱心人士何榮祥及李鵬翥夫人盧嘉瑩捐獻，旨在鼓勵本地文學創作。最近何榮祥再贊助廿萬元，這是對該會工作的肯定和鼓舞，其向何榮祥致以深切的感謝。

她表示，作為一個寫作者，最重要的是創

作，求取創作上有所作為、要出作品，勉勵本澳作家耕作好自己的一塊心田，耕作好澳門文學家園。

頒獎禮上，李懿代表得獎者分享創作心得和得獎感受，感謝澳門筆會、紀念李鵬翥文學獎及副刊版面提供平台，讓年輕寫作人的作品有更多機會讓人看到。會繼續努力，腳踏實地認真寫下去，創作更多好作品。



澳門文學作品演藝評論選發行



為推動澳門文學發展及填補澳門演藝評論的空白，澳門基金會再度出版《澳門文學作品選》及《澳門演藝評論選》。新書發行儀式十二月五日傍晚六時半於塔石體育館“2025秋季書香文化節”會場舉行。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兩書主編、澳門出版協會理事長陳雨潤以及兩書作者共80人出席。

兩書入選作品內容豐富，切實反映本澳於文學創作及演藝評論方面取得的碩果，忠實呈現本澳的創作水平。其中，《2023-2024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由廖子馨、湯梅笑、鄭國偉及鄧景演主編，共收錄小說18篇、散文43篇、新詩26首及詩詞42首，合共129篇，合計87名作者。《2021-2024二年度澳門演藝評論選》由莫兆忠主編，本地作者卷共收錄評論62篇、外地作者卷共收錄評論31篇，合共93篇，合計34名作者。

吳志良表示，澳門回歸後知名度提升，帶動文學取得頗大進步，影響力輻射澳門、內地甚至海外。過去幾年，澳門作者陸續獲得內地獎項，憑實力獲認可，值得欣喜。同時，澳門作家對城市感情深厚，作品多描寫澳門人情與小城風貌，但仍需立足澳門、放眼內地與世界，將澳門深厚



▲ 吳志良



▲ 湯梅笑

歷史文化底蘊通過文學傳播出去。

澳門筆會會長湯梅笑致詞稱，澳門文學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步，數十年間歷經作者流動、創作熱潮與平淡的交替。值得關注是，近年澳門文學跨上大台階，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共同體，回歸中國文學大家庭，澳門小說、散文、兒童繪本在內地出版量大幅增加，今年更是喜訊頻傳，本地作者在內地獲獎連連。

《閒話風情》新書發佈



新書發佈會十一月廿九日下午四時假塔石體育館二〇二五秋季書香文化節展場舉行，由文化公所主辦，中聯辦宣文部副部長殷汝濤、文化局長梁惠敏、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副會長穆欣欣、澳門文教出版協會會長林發欽、澳門筆會會長湯梅笑等嘉賓到場支持。

見聞經歷採訪花絮

該書作者陸波於發佈會上分享其專欄，真正來源於四十年記者生涯所積累的見聞經歷及採訪花絮，希望能與廣大讀者一同分享那些“新聞以外”的有趣往事。《閒話風情》專欄始於一九八八年，積累豐碩，至今仍在收集整理資料，筆耕不輟。同場作者分享不少報人朋友閱讀專欄文字後的有趣逸事。作者見聞廣博，又言談輕鬆幽默、善於留白，引人聯想萬千，現場氣氛十分歡快熱烈。

《閒話風情》精選資深報人陸波（西門公子）的專欄作品，摘自《澳門日報》消閒版〈閒話風情〉專欄〇五年至去年時段，精選其中三百多



▲ 陸波為書迷們簽書



▲ 陸波分享創作靈感

篇文章。內容縱橫電影、戲劇、文化、旅遊、美食等領域，筆觸風趣靈動，題材鮮活多元，既是品味世界風情的窗口，更是閒暇時光的絕佳讀物。

書香文化節紀念抗戰分享創作



澳門出版協會主辦，體育局與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協辦，文化廣場統籌的“二〇二五年秋季書香文化節”於塔石體育館舉行，十一月三十日舉辦多場新書發佈會和講座等，場面熱鬧。

二萬四人次觀特展

澳門筆會主辦的“團結救國——《我們的國家》澳門作家抗戰文集讀書會”昨日下午四時舉行，由《我們的國家——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澳門作家文集》主編廖子馨和一眾作者出席，與讀者分享有關歷史體會和創作心得。

為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由文化發展基金資助，澳門筆會、澳門筆會青年協會，聯同澳門各界青年組織活動籌備委員會舉辦系列活動，包括七月邀請了中國近現代史學者與影像史學家楊克林來澳，於筆會會址舉辦“從抗戰影像到文學書寫”專題講座，講述隨軍攝影記者及抗戰研究者的事蹟。九月於市政署畫廊舉行“團結救國·永續和平——抗戰影像文學特展”，共錄得二萬四千人進場觀展。

澳門筆會還出版了《我們的國家——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澳門作家文集》，收入二十一位澳門作家撰寫的抗戰專題文章，包括李烈聲、陳

浩星、湯梅笑、公榮、楊開荊、穆欣欣、黃文輝、雲山、譚健鏞、太皮、袁紹珊、谷雨、沈慕文、楊菁、李文娟、李懿、盧傑樺、望風、關曉泉、甘遠來、司徒子榆。

了解抗戰時澳貢獻

分享會上，陳浩星表示，有關係列活動旨在緬懷先烈、傳承抗戰精神，希望更多人尤其年輕一代，了解澳門在抗戰時期的貢獻，增強民族認同感和愛國情懷。

湯梅笑稱，該文集凝聚澳門多位作者的共同努力，大家分別書寫自身聽聞或家族故事，篇章中反映出不同地區先輩的犧牲與磨難，經過咀嚼與沉澱，具有獨特價值。

廖子馨介紹該書創作背景，指該書將送到本澳各大圖書館和大專院校，作教育用途。會上，谷雨代表朗讀書中盧傑樺、穆欣欣的作品。

出席的澳門筆會青年協會理事長陸奧雷表示，被書中詩人司徒子榆〈烽火女書〉感動，“一九三九年春，／戰地婦女識字／先教和／再教平／最後教她們寫／自己的名字／與失蹤者的順序”，讓他想到最近香港的火災後，澳門亦積極支援，可見團結一致各盡所能救亡的抗戰精神，對所有中國人都有重要意義。

知名作家共聚澳青文學沙龍



由澳門筆會主辦、澳門筆會青年協會承辦，第八期澳門青年文學沙龍於十二月七日晚七時假大三巴巷澳門酒薈天台舉行。

澳門文化局學術及出版處處長羅子強，深圳圖書館特聘研究員張三夕、珠海作家協會副主席郭道榮，紀念李鵬翥文學獎評審林宋瑜、廖偉棠、龍揚志、吳鈞堯，澳門筆會榮譽會長陳浩星、會長湯梅笑、理事長廖子馨、筆會青協理事長陸奧雷等五十人多出席活動。

本期以“我們都是文學人”為主題，邀請作家游江、詩人方明分享個人文學經歷。方明分享在越南、法國、比利時等各國遊歷時的趣聞，以及與洛夫、余光中等詩人的往來，指出跨地域、跨文化的文學有相互啟發作用。游江介紹《香港文學》辦刊經過及特色時指出，港澳兩地文學交流源遠流長，期待未來兩地能深化合作，攜手推

動大灣區文學朝多元共融方向發展。

沙龍由澳門筆會青年協會理事甘遠來主持，並總結本年度四期活動時指出，今年分別邀請本澳及內地著名作家、學者與本地青年創作者交流，有效拓展文學視野，認為生命中的各階段歷練都是創作的重要積累，這些經歷將影響文藝作品的廣度和深度。參與活動的詩人雪堇認為，沙龍活動能讓專業學者直接評點作者作品，不僅是對作者的肯定，更搭建一個創作與鑒賞深度對話的平台，有助於相互啟發，共同提升。

“澳門青年文學沙龍”由澳門特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資助，每年舉辦四期，為澳門筆會常設品牌活動，旨在搭建澳門文學交流平台，提供特色品讀空間，鼓勵澳門青年創作者並推廣澳門文學作品。

文學營專家講堂指導創作



由澳門筆會主辦的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第七期課程，於十二月七日下午三時假九魚舫舉行，知名作家廖偉棠、吳鈞堯應邀來澳主講。

活動由澳門青年作家甘遠來主持，講堂分別以“身邊和遠方的詩”及“小說的發現之路”為題展開。廖偉棠指出，詩歌創作以自我認知為起點，通過審視個人記憶與幻想，發掘生活的神秘並接近真理的過程。強調詩人需具備從自身經驗升華的能力，並懷有對他人的同理心。建議創作者從觀察世界開始，主動建立自我與“遠方”的關聯。

吳鈞堯指出，作文與文學創作的差異，作文重規範，傳統語文課程講究結構，在行文中常用成語、典故，常見封閉性結尾；而文學創作重自我，要求打破結構慣性，追求獨特的語言風格。建議學員在創作時可摒棄制式開頭，不要把作文的習慣帶到文學創作中，希望學員能發掘具

有時代性的個人語言，保持寫作的初衷。

甘遠來強調，無論何種文體，均要求創作者具備深刻的生活感受力，勉勵學員多感受生活，繼而動筆記錄生活。學員姚婉琳認為，是次專家講座拓展了對各類文體的認識，突破了固定的創作思維。

兩年一屆的首屆澳門青年文學營由澳門特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資助，澳門筆會青年協會承辦，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任營長，甘遠來組織策劃，學員是由本澳中學推薦的具潛力學生，首屆共收十所學校共廿二名學員。今年文學營共舉辦七期共九場專題工作坊，九月下旬曾到廣州進行文學採風活動並受邀參加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周走讀活動。《澳門筆匯》第九十四及九十五期刊登了學員優秀作品，明年將繼續舉辦專家工作坊、採風及學員結業成果展覽。

澳門文學館迎灣區作家參觀交流

由澳門文化局主辦、澳門筆會承辦的“粵港澳大灣區作家交流分享會”於十二月七日下午在澳門文學館舉行，大灣區學者及知名作家聯同近三十名澳門作家參觀展館及進行文學交流。

是次交流分享會以“後有來者——李鵬翥文學獎與澳門文學發展的可持續性”為題，由澳門文學評論家李觀鼎、大灣區學者林宋瑜及龍揚志主持分享。三名學者作為“紀念李鵬翥文學獎”終審評委，長年關注澳門文學發展，會上就歷屆李獎入選作品情況，分別探討澳門新詩、小說、散文的創作特色和未來的發展方向。

李觀鼎指出，當今詩人面對的精神困惑，比如異化、孤獨，是詩人要思考的問題，也是澳門文學實踐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澳門作家不要被所謂文學的繁榮景象迷住雙眼，要看到自身存在的問題，真正做到發展可持續。

龍揚志以“來路與去路：澳門文學的評審視角”，論及“在澳門寫作”成為一種文化行動，既承載著歷史的厚重，又展現出生存空間多元文化的活力。本土文化、都市生活、歷史記憶的文學轉換正與澳門未來相連接，希望其評價能為澳門文學創作和研究，提供一種來自場外的視角。

三名主講學者隨後與在場嘉賓就“李獎”創作水平的提升進行交流，澳門筆會會長湯梅笑、榮譽會長陳浩星、理事長廖子馨，珠海作家協會副主席郭道榮以及第九屆“紀念李鵬翥文學獎”評審作家吳鈞堯、廖偉棠、游江及獲獎作者出席當天活動。文化局向各嘉賓及聽眾致送澳門東亞文化之都主題紀念品。

林宋瑜關注澳門小說多年，從過往作品看，澳門作為一個獨特的存在，被獨特地、文藝地



體現。小城故事、普通人家的煙火氣、世俗日常等，都展現出很有質感的、真實的人情味和生命韌性，讓澳門的文學與澳門這座城市的形象，形成不一樣的地方。從敘事手法、文學技巧上看，澳門的文學創作進步很大，傳統派、現代派，共生兼存，與澳門文化混融的特質很一致。

青年文學營在穗交流收獲豐



▲ (左至右) 廖子馨、谷雨、陳浩星及羅子強在廣東文學館參觀

由澳門筆會主辦的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一行三十三人於九月廿六日到廿八日進行“灣區採風 與作家同行”廣州站活動並參加第五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周，獲廣東省作家協會全程接待陪同。

廣東省作家協會歡迎澳門作家、文學營採風團，於二十七日中午熱情接待全體團員，由黨組成員、專職副主席郭松延陪同用餐。期間舉辦的文學講座、參觀文化景點，郭松延副主席以及組織聯絡部陳宇主任亦參與，與筆會作家進行文化交流。

採風團由澳門筆會榮譽會長陳浩星帶領，廿七日參觀廣東文學館，瞭解廣東文學的發展脈絡，以及港澳台僑文學多元共榮的面貌。

同日於館內參與澳門文化局主辦的穗澳作家交流分享會，由廣東省作協主席團成員、作家王十月及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主持。澳門文化局學術及出版處處長羅子強、一眾澳門作家



及青年文學營學員熱烈交流。

知名作家、《作品》雜誌社社長、總編輯王十月指出，澳門文學大有可為，澳門作家須把握與生俱來的獨特資源，期待看到更多表現澳門在地生活的作品。

《作品》編輯周希言其後介紹了該刊多個特色欄目的選稿標準。《花城》副總編輯杜小燁指該刊自創刊以來便刊發港澳台文學研究，開創了內地對港澳台文學研究的先聲。

《少男少女》社長曾慶豐指兒童文學聯繫粵澳，該刊曾發表許多澳門作家的文章。副總編輯呂曉霞認為文學雜誌是向內地推介港澳作家的窗口，鼓勵澳門寫作人積極投稿。

廖子馨希望澳門文學繼續走出澳門，和各大文學雜誌保持長期合作。澳門筆會副理事長楊穎虹指該會兒童文學期刊《童一枝筆》曾多次與《少男少女》合作推出小作家的作品。《澳門筆匯》執行編輯甘遠來分享《澳門筆匯》創刊理念，介紹刊物特點及發展方向。

同日下午四點半澳門青年文學營於廣東文學館舉辦網絡文學專題講座，由廣東省作協副主席、廣東省網絡文學協會主席、著名網絡作家阿菩講解移動互聯網浪潮下文學創作的嬗變。阿菩指出載體的改變促使創作的題材、內容與手法也出現轉變，但不變的是文學的內核與堅持寫作的初心。

學員梁華珍認為網絡文學以讀者的喜好為先，作者一定程度根據大眾審美塑造角色、鋪排內容。

澳門青年作家李俊文認為網絡文學方便讀者利用短暫閒暇閱讀，是現代文學出路之一。

當晚採風團應邀參加“詩歌之夜——灣





▲ (左至右) 梁華珍、林平治、李俊文、李嘉瑤、黃禮孩 (詩歌之夜藝術總監、著名詩人)、甘遠來、魏俊華、陳自恆、蘇衍澄在詩歌之夜 攝影：鄺子洋

區之上的南方再造”活動，親身感受嶺南詩歌與現代藝術的創新交融。現場通過聲光裝置、多媒體朗誦等沉浸式展演，呈現人文灣區的創作活力。

澳門作家代表李嘉瑤、甘遠來接受廣東作協採訪。廿八日參訪南越王墓博物館、廣東粵劇藝術博物館。

澳門筆會青年協會理事李嘉瑤認為是次採風收穫良多，能為澳門文學發展提供一種可行的路徑。文學營學員林平治指採風過程讓他對各類文學雜誌有了更深認識，對自己未來創作有重要指導作用。

為期兩年的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由特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資助，是次採風成果將刊於《澳門筆匯》。廣東省作協黨組成員、專職副主席郭松延、筆會副理事長兼青協理事長陸奧雷、作家水月、谷雨、譚健欽、魏俊華、陳家朗、鄺子洋等出席活動。



廖子馨深圳圖書館暢談澳門文學



▲與深圖副館長(王艷)及顧問、作家張三夕合照

11月15日下午，“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在深圳圖書館中心館五樓報告廳帶來“撥開雲霧看澳門文學”主題講座。她回溯了澳門文學的發展歷程，解碼其多元文化基因與創作特色，還探討了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澳門文學的發展新機。線上約30萬人次通過深圳圖書館視頻號、讀特APP同步觀看直播。

分享伊始，廖子馨以自身經歷切入，講述了1984年首次到訪深圳時的印象與如今的城市鉅變，以及澳門從漁村到現代都市的漫長蛻變，她感慨兩座城市“由小到大”的發展共性。她認為，澳門近五百年前就經歷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這座城市承載着教堂與寺廟共生、革命記憶與僑鄉情懷交織的豐富歷史，卻因種種原因被貼上“文化沙漠”的標籤，澳門文學的價值也長期被遮蔽，而澳門作家低調內斂的創作態度也

使得澳門文學鮮為外界所知。

廖子馨還介紹了文學組織“澳門筆會”的發展歷程。自1987年成立以來，該團體以嚴苛的入會標準凝聚真愛文學、持續創作的寫作者，多位作家及團體榮獲澳門特區政府“大蓮花榮譽勳章”“文化功績勳章”等殊榮。筆會創辦的文學雜誌《澳門筆匯》長期出版，每兩年一屆的“澳門文學獎”以及三年一屆的“澳門中篇小說徵稿”等活動為本土作家搭建了創作平臺，也發掘出諸多適合影視改編的優質文本。2024年成立的澳門筆會青年協會，則體現了澳門文學在青年人才培養上的長遠佈局。

談及澳門文學的創作特點，廖子馨總結出三大態勢：鮮明的區域特色、縱深的歷史挖掘與豐富的魔幻科幻想象。她以作家李爾的《迷城咒》、《迷魂》為例，闡釋了澳門作家如何以

虛實交織的筆法重構16世紀至19世紀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澳門歷史。而年輕作家李懿的作品《上升的島嶼》則展現了當代澳門作家對城市光鮮背後人性困境的深刻洞察。廖子馨強調，澳門文學兼具獨特性與共通性，既紮根於嶺南文化與葡國文化交融的獨特土壤，其創作主題與技巧又與全球華文文學一脈相承。

廖子馨期待澳門文學能以自身的歷史厚度與多元視角為大灣區文學添彩，同時借助大灣區的平臺資源讓更多優秀的澳門作家與作品走向更廣闊的舞臺。

據悉，本次講座是深圳圖書館在第二十六屆深圳讀書月期間舉辦的重要活動之一，旨在為深圳與澳門兩地的文學交流搭建橋梁。



澳門詩人袁紹珊出席2025國際青春詩會



▲活動期間，中外詩人進行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張宏森、吳義勤、邱華棟、胡邦勝、李一鳴、何向陽等多名中國作協領導到場支持鼓勵。

由中國作家協會、陝西省委宣傳部主辦的2025國際青春詩會（中國—拉美國家專場），於九月十五至二十日在西安、商洛及北京舉行。來自拉美地區十五個國家的四十位青年詩人，與三十七位中國詩人共聚一堂。當中，澳門筆會理事、詩人袁紹珊獲邀參會。

本屆國際青春詩會已被列入全球文明對話部長級會議行動計劃清單，主題為“文明的迴響”，旨在深化中拉人文交流與合作，豐富中拉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內涵，巴西、阿根廷、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古巴、厄瓜多爾、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馬、秘魯、委內瑞拉、烏拉圭、多米尼加等四十多位著名詩人參會。

中國作協主席張宏森，陝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孫大光出席開幕式並致辭。活動期間舉行了多場論壇，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李書磊，文化和旅遊部部長孫業禮出席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的座談會並講話。

創立於1980年的“青春詩會”，至今已成功舉辦四十一屆，是中國影響力最大、持續時



間最長的文學盛會，被稱為中國當代詩人的搖籃。2024年，中國作協創新形式舉辦“國際青春詩會”，以詩歌進一步推動中外文化交流，踐行全球文明倡議，以詩歌交流推動文明互鑒和民心相通。

袁紹珊於2015年成為首位獲邀參與青春詩會的澳門詩人，本年再代表澳門出席國際青春詩會，在西北大學舉行的“對話·互鑒·和合：當代詩歌論壇”上發言，圍繞詩歌的本土性與世界性進行交流討論，介紹了跨語言、跨文化對澳門詩歌發展的影響，並參與秦嶺、中國現代文學館、北海公園等多場學術對話、詩歌朗誦、作品捐贈、文學翻譯、實地走訪等活動。

澳作家徐州採風賦歸

由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組織的澳門作家一行八人，於11月2日至5日走進江蘇徐州，開展為期四日的文化採風。從漢代遺珍到現代工業，從革命歷史到生態蝶變，作家叩訪千年古都的泱泱漢風，用筆墨記錄熠熠生輝的“彭城風華”。

之後，採風團沿著彭城七里文化脈絡，探訪黃樓、文廟、戶部山歷史文化街區、崔燾故居、徐州飲食文化博物館、徐州博物館、雲龍山觀景台，在漢文化景區領略了漢墓、漢兵馬俑、漢畫像石的雄渾氣象。走進徐工集團，了解現代工業製造發展；漫步潘安湖國家濕地公園，感受生態修復之美；在馬莊村體驗非遺香包製作，體會鄉村振興的文化實踐；深入沛縣與豐縣，在劉邦故里、漢源之地與鄉土文明的交融中，完成一場穿越古今的文化行走。

澳門筆會會長湯梅笑表示，徐州作為千年古城，珍貴的歷史古跡和文化得到重視、保護和利用；作為五省通衢，城市建設和經濟快速發展，已成為產業現代化城市，古今景觀和諧共處，形成獨特景觀與宏大文化氣象。

期間，採風團參加了主題為“何以為漢·和合共生”的第三屆漢文化論壇。70餘名海內外著名學者、文化名家與行業領軍人才，從多維度解析漢文化的深厚內涵和時代價值，共同為漢文化的當代傳承與國際傳播構建理論支撐，匯聚創新智慧。

四天行程，作家們收穫滿滿。穆欣欣表示，將帶著豐富的徐州文化、有情有義的徐州朋友的热情滿載而歸。希望採風團的作家寫出精彩好文，傳播好徐州文化，深化徐州和澳門的文化合作，兩地情誼長存。

澳門作家黃文輝、呂志鵬、水月、李懿、吳一怡、周江明參加了採風活動。



澳門筆會與內地外文出版社交流座談



澳門筆會與內地外文出版社一行於十月二十五日舉行座談會，就澳門文學及中國文化對外出版的發展進行交流。外文出版社副總編輯丁志濤指出，中國的文學作品能推介到外國，語言是重要的媒介，要找到合適的路徑，用外文說好中國，期望澳門筆會能與內地出版社合作，讓澳門作品展示給外國讀者。

活動於下午二時三十分在澳門筆會會址舉行，與會者包括外文出版社副總編輯丁志濤、葡文部主任兼英文部副主任劉奎娟、澳門大學葡文系教授、漢學家沈友友、澳門文化局學術與出版處處長羅子強、澳門筆會會長湯梅笑、理事長廖子馨及會內作家鄧曉炯、呂志鵬、周江明及甘遠來。

會長湯梅笑指出，文學是城市的靈魂，希望能和外文出版社合作，讓澳門文學走出澳門，除了走入華語地區，也能透過英語、葡語譯介，向世界展示澳門的風采。

外文出版社葡文部主任劉奎娟認為作者、編輯、出版社都是有文學情懷的人，中國文化在世界語境中將會不斷向好，文學工作者要做好建設者的角色。文化局學術與出版處處長羅

子強指出，澳門特區政府近年亦大力推動及支持澳門文學活動，並向與會者介紹了文化局的出版以及澳門文學館與澳門筆會的合作活動。

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介紹了筆會創會的歷史、文學期刊《澳門筆匯》的辦刊情況以及澳門文學發展歷程。副理事長鄧曉炯結合自己的小說作品指出，澳門歷史是豐富的文學素材，澳門的迷人之處在於這裡的人以不同的語言進行思考，有獨特的文化風景。

甘遠來也認同澳門是語言的博物館，擁有豐富語言資源，認為年輕創作者可以把握資源，以青年視角書寫自己的生活 and 困境。呂志鵬則討論詩歌作品的譯介問題，認為困難不在於沒有好的翻譯本，而在於宣傳和行銷。周江明則指出作品翻譯要考慮讀者的接受程度，在跨文化語境中給予讀者新的閱讀經驗。

澳門大學葡文系教授沈友友在會上強調澳門在文化交流中重要作用，作為中葡翻譯的平台，澳門資源豐富，但分布零散，目前缺乏統一的整合，未來需要善用語言資源找更高效的方法，發掘及用好澳門得天獨厚的優勢。

文學營舉辦漢學與翻譯專題講座



由澳門筆會主辦的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漢學與翻譯專題工作坊，於十月廿五日下午三時於澳門筆會會址舉行。是次工作坊邀請巴西漢學家沈友友教授主講，討論魯迅的不同面貌，及其在當代的價值和意義。

沈友友介紹梳理魯迅的三個身份，分別是中國的文化象徵、傳統學者和世界文學家。沈指出魯迅的作品中常表達了他對於傳統經典的回歸與思考，並從魯迅的服飾解碼魯迅的思想變化和價值觀，認為魯迅是思想活躍的人，給予我們如何應對自己人生困惑的啟示。

活動主持甘遠來指出魯迅在當代的意義在於其深刻的洞察力，鼓勵學員在新時代裡要多讀經典，在經典中獲得突破現實困境的力量。文學營學員江若程認為沈教授帶來了與課本上不一樣的魯迅，更多元、更立體，學習魯迅在當代更加重要。旁聽的筆會理事、澳門作家周江明認為魯迅憑藉超凡的意志與清醒，突破了常人難以逾越的時代局限與人性弱點，並認為沈教授從三個維度剖析魯迅的成長經歷，讓人們對

魯迅的偉大更可親、更可感。

本澳作家湯梅笑、穆欣欣，學者霍超群等文學界人士逾二十人出席講座。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由澳門特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資助，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任營長，活動由澳門筆會青年協會承辦，青年作家甘遠來組織策劃。文學營系列活動將於十一月舉辦任務式活動工作坊，促進學員交流，以新穎形式進一步加強澳門文學及本地文化的學習。



▲ 沈友友

澳門筆會一行出席深圳讀書月活動



十一月二日，澳門筆會一行前往深圳參與深圳讀書月啟動禮及多項活動，支持灣區文學活動，並與深港兩地作家深入交流，討論三地文化、出版與閱讀推廣的特色與發展。

陸奧雷、鄧曉炯、甘遠來、古冰及金學良五位澳門作家當天應邀出席了第二十六屆深圳讀書月啟動禮、深圳“鵬城文學院”成立揭牌、香港參與第二十六屆深圳讀書月活動啟動儀式及深港澳青年作家交流分享會等多項活動。當天，來自全國文學界、出版界、學術界及粵港澳大灣區文化機構的百餘位嘉賓共聚一堂。陸奧雷表示，活動促進了粵港澳大灣區地市之間的文化交流，認為相互支持和參與區內盛事，有助於各地事業的共同繁榮，各地居民之間的互融互通，增進理解和合作。

當天下午二時，在深業上城聯合書店舉行的“深港澳青年作家交流分享會”，澳門作家鄧

曉炯與深圳作家武捷宇、香港作家蔡逸寧及主持人歐陽德彬一起，和現場及收看網絡直播的讀者們分享創作經驗。鄧曉炯介紹了澳門城市與文學的歷史發展脈絡及特點，並以其創作小說《迷城之咒》為例分享在澳門進行文學創作的感受與經驗。他表示，希望日後澳門的文學作品和作家能被包括深、港在內的更多地區的讀者們看見，讓文學在不同的城市和讀者之間，搭建起互通有無的人文橋樑。

現場亦展出澳門作家古冰的短篇小說集《霓虹餐廳》。古冰表示，讀書月以密集活動為當地市民營造了很好的閱讀氛圍，為三地作家搭建了展示作品、彼此交流的平台。

晚上七點半，第二十六屆深圳讀書月啟動儀式暨“鵬城文學院”揭牌儀式在全球最大實體書城在灣區之眼北區屋頂星空花園舉行。期間“鵬城文學院”進行首批戰略合作簽約儀式。

澳門作家陸奧雷(梅仲明)與香港作家周蜜蜜、內地作家陳楸帆、蔡東、時瀟含及網絡作家“人間需要情緒穩定”作為首批簽約作家陣容上台簽約及亮相。

出席的澳門青年作家甘遠來表示，活動深化了深港澳三地之間的文學交流，深圳多元的閱讀推廣形式，也為澳門提供了借鑑經驗，期望未來能多舉辦灣區城市之間的交流活動，進一步促進灣區文學生態的良性互動。

金學良表示，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五年以來，一直在最繁榮、最昂貴的地段，為書店保留一席之地。如今展現於世界的灣區之眼不僅是全球最大的實體書城，也象徵了中國的智慧之眼，提醒人類在人工智能時代也要透過閱讀保持理性與判斷力。

第二十六屆深圳讀書月系列活動由深圳市委宣傳部、深圳讀書月組委會主辦，本屆讀書月以“AI時代 愛閱讀”為主題，包括十大系列四十九項重點主推活動，聯動十一區設分會場，有超過三百項共三千餘場活動輻射深圳全城。



▲ 澳門筆會與深圳出版集團一行於灣區之眼門外



▲ 出席香港參與第二十六屆深圳讀書月活動啟動儀式



▲ 啟動禮上，澳門中聯辦宣文部副部長殷汝濤（右三）與當天參與活動的澳門作家陸奧雷（左三）、鄧曉炯（右一）、甘遠來（右二）、古冰（左一）及金學良（左二）。

深港澳文學對話啟幕



鵬城文學院聯袂深港澳三地文學力量，於11月16日在澳門筆會會址舉行“深港澳文學的三重奏：城市敘事與創作基因的碰撞”文學對話。

活動以“城市敘事與創作基因的碰撞”為核心主題，構建深港澳三城文學協同發展的長效機制。深港澳作家各自介紹所在城市文學有關情況以及個人創作情況，並對其他兩城文學發展情況發表各自心得。

深圳作家群體以“移民城市中的創新敘事”為主線，魯迅文學獎獲得者蔡東解讀如何在深圳的多元環境下進行無邊界的跨地域寫作，系統剖析科技浪潮下的都市文學創作路徑，生動展現深圳“移民文化”的包容特質與“創新精神”的文學轉化和現實主義文學的獨特創作手法；香港作家、詩人蕭璟談及對詩歌的理解和創作，如隱性詩學、女性詩學等，提到在香港寫作時感官漫遊，有心靈與土地相親的在地



性實踐案例；澳門作家則圍繞澳門多元環節下的地域創作發表獨道見解，表達為創造澳門特色和堅守澳門風格的創作理解，結合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對於“在澳門寫澳門”的實例介紹，深入解析澳門作家文學創作的獨特生態系統，以及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交融和碰撞形成的美學風格。

關曉泉新書《詩·家·風景》（第二版）首發 倡議共建文學澳門



2025年秋季書香文化節，11月29日於塔石體育館正式揭幕。活動匯聚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超過六十個參展單位，展出逾十萬冊書籍，吸引眾多愛書人士到場參與。開幕儀式後，隨即舉行澳門青年作家關曉泉新作《詩·家·風景》（第二冊）的首發暨讀者簽書會，現場反應熱烈。

關曉泉在分享中感謝各界一直以來的支持，使他更加堅定投身澳門文學創作的信念。他闡述新書的創作理念，指出《詩·家·風景》第一冊主要聚焦於“詩與風景”，而第二冊則進一步深化“家”的意象。他結合自身體會表示，最珍貴的詩意與風景，莫過於擁有一個安穩的家園；唯有家園安定，人們才能無後顧之憂地追求夢想。

他強調，文學是現代人的精神樂園，其形式不應局限於傳統框架，而是可以存在於生活的每個角落。關曉泉更以籃球運動為喻，指出唯有更多人參與寫作，厚植文學土壤，才能孕育出更多優秀的澳門本土作品。他坦言，創作路上最引以為傲的，是能夠帶動更多人嘗試寫作，這正是澳門文學生生不息的希望所在。



為鼓勵大眾積極參與閱讀，關曉泉於簽書會期間特別準備了書卷抽獎活動，並呼籲讀者除了選購他的新作《詩·家·風景》外，也多多支持其他本地出版作品，共同推動澳門閱讀氛圍的建設。

本屆書香文化節設有多個特色主題展區，並舉辦超過三十場文化活動，為推動澳門文學傳承與發展提供了重要平台，持續點燃城市的閱讀風氣。

構築詩城講座舉行

澳門文學館與澳門筆會合辦的“構築詩城——五月詩社與澳門現代主義詩歌的運動面向”講座10月12日舉行，澳門筆會會長湯梅笑、理事長廖子馨與資深戲劇家李宇樑同場向文學館分別捐贈由筆會歷年製作的“澳門文學多媒體系列影片”與曹禺戲劇文學獎獎座，由局長梁惠敏代表接收。

兩饋贈珍貴具價值

儀式於下午二時半在文學館一樓功能室舉行，文化局副局長蔡健龍與筆會多名成員等參加。梁惠敏致詞說，兩項捐贈是對文學館的珍貴饋贈，更是對澳門文學、戲劇藝術未來發展的深切寄託與有力支持，為該館增添重要藝術內涵與歷史價值，生動記錄本地文學、戲劇創作的輝煌軌跡，展現藝術家的卓越才華與不懈努力，也進一步深化澳門與灣區城市的文化交流，搭建更廣闊的創作與展示平台。

她認為，通過捐贈可激勵年輕一代參與文學寫作、劇本創作、舞台表演及藝術製作，實現文學與戲劇火炬的代代相傳。文學館是廣大居民共享的文化寶庫，也是匯聚城市創意能量的重要場域。館藏的豐富與發展，依賴各界的積極參與和慷慨支持。

湯梅笑稱，筆會創會至今卅八年。數十年的發展，離不開文化局的支持，彼此建立起互信的良好合作關係。筆會規模細小，但是澳門歷史最長、作家成員最多的文學社團，一代又一代創作人努力繼承、發展，個體在本地及澳門以外出版的文學著作不斷增加，是對澳門文學創作的肯定。該會並舉辦過創作比賽、講座、培訓、採風、兒童文學板塊的親子閱讀等活動，活躍文學氣氛，促進提高水平。

筆會期望文化局制訂計劃，由政府出資，民



▲ 廖子馨向文學館捐贈由筆會歷年製作的“澳門文學多媒體系列影片”

間社團具體操作，選出一批優秀的澳門華文文學作品翻譯成英語版本，讓澳門文學有機會接近外國讀者。期盼該局能組織澳門作家赴葡交流，乃筆會同仁的夢想。願與該局開展主題文學創作計劃，如圍繞“城市歷史記憶”“澳門非遺故事”等命題，組織作家創作，由局方負責成果匯編出版，在官方平台推廣，尤其加強旅客對本土文化的深度體會和理解，放大文學作品的社會價值。

四維度促文學發展

此外，澳科大國際學院講師、筆會青協會員霍超群舉行以“澳門文學形象”為引的講座，梳理了澳門文壇自一九八〇年以來為建構文學身份所開展的既往工作。並聚焦五月詩社，剖析其在多元文化語境中融合詩學主張、築就“詩城”理想的過程，探討社員在創作鼓勵與先鋒追求間的協商與失衡，並從寫作者、報章媒體、文化社團、高校四個維度，思考推動澳門文學發展的具體進路。

第四屆大香山詩會田園詩歌賀中秋



十月六日下午一點，由澳門筆會、中山市詩歌學會及中山市作家協會聯合主辦的“第四屆大香山詩會”在中山市舉行。來自粵港澳大灣區中山、澳門、珠海三地的詩人齊聚一堂，通過採風創作與詩歌朗誦，暢談大香山文化淵源，禮讚鄉村振興新貌，以詩意方式共度國慶及中秋長假。

探訪沖口作家村

澳門筆會秘書長賀綾聲、副理事長陸奧雷，澳門筆會青年協會理事玥，珠海市香洲區作家協會副主席郭道榮等嘉賓，在中山市作家協會及中山市詩歌學會主席黃廉捷陪同下，於當日早上赴南朗沖口作家村開展文學採風，實地考察“中國詩歌創作基地”，在古村落品鑒特色新農村咖啡，體驗文學沙龍與田園民宿的創新結合，感受“詩意棲居”如何帶動鄉村活力。中山市作家協會主席黃廉捷介紹，該村通過引入文學IP打造文旅融合新業態，引起廣泛關注。

朗誦詩作詠時代氣象

午後，三地詩人赴石岐舉行主題創作會，

詩人現場創作及朗誦《龍井秋茶》《我是你身邊經過的貓》《再中山行》《昨日的蟹》《灣區漁火》等十餘首新作，作品涵蓋鄉村振興、灣區發展、家國情懷等主題。澳門詩人陸奧雷以《我是你身邊經過的貓》構建都市與田園的意象對話；中山詩人王曉波通過《龍井秋茶》書寫人與城鄉的文化詩意；珠海詩人步緣借漁火勾連灣區文脈。中山詩人鄭玉彬、中山市詩歌學會副主席洪蕪、劉洪希（兼秘書長）、楊萬英、黃金湖等紛紛創作詩歌並朗誦。

以詩會友講述灣區故事

澳門筆會秘書長賀綾聲指出，大香山詩會恰似文化臍帶，將同根同源的三地緊緊相連。四屆詩會成果顯著，其中諸多作品被《澳門日報》、《中山日報》副刊及《澳門筆匯》雜誌刊登，形成獨特文化品牌。本屆詩會特設“鄉村採風創作”環節，澳門詩人深入體驗中山新農村建設成果，以詩為媒，加深了對中山和灣區的認識。

滬澳繪本創作交流會分享心得



由澳門筆會、澳門兒童文學協會及澳門人出版社合辦的“滬澳兩地兒童文學繪本創作交流會”，於十二月二日晚七時在澳門筆會會址舉行。匯聚滬澳兒童文學與繪本創作者、珠海市金灣圖書館代表，以及本地繪本愛好者共三十餘人，展開深入研討與交流。

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致詞指出，澳門筆會近年積極開拓兒童文學領域，冀透過交流汲取外地寶貴經驗，促進本土創作水平的持續提升。她代表主辦方向來自上海的專家及支持單位致送感謝狀，感謝為推動兩地文化交流所作貢獻。

在主題分享環節，中國著名兒童文學理論家、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張錦江以“繪本編創之路”為題，結合數十年創作與教學經驗，深入分享繪本編創的心得與理念。上海市兒童文學研究推廣學會副會長劉巍聚焦幼兒繪本教學實踐，介紹上海在繪本教育方面的創新模式與

經驗。該學會課程中心主任楊曉燕從閱讀推廣角度，闡述如何透過系統策劃提升繪本的感染力。

對談環節集結澳門繪本創作的中堅力量。資深作家彭執中、廣受親子讀者喜愛的羊豬老師、因熱愛創作而創辦出版社的作家張燕青，跨足策劃與創作的多面手望風，分別從文本創作、市場拓展、題材創新與出版統籌等維度對話。下半場對談聚焦繪本的多維表達，由兼擅文字與繪畫的張月敏、身兼作者與編輯的木寺，本土IP品牌創辦人李浩賢參與，展現澳門繪本創作生態的多元面貌與創新活力。

活動特邀珠海市金灣圖書館代表，分享對區域文化合作的觀察與展望。內地作家何回與澳門作家黃健威即場分享參與感受，引發共鳴，提問環節氣氛熱烈。主辦方表示，將持續推動兩地文化交流，助力澳門兒童文學與繪本創作走向更廣闊舞台。

青年文學營澳門文學知識賽舉行



由澳門筆會主辦的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第六期課程，於11月17日下午三時半於澳門筆會會址舉行。是次工作坊由澳門青年作家甘遠來任導師，主講“澳門文學知多少”，並以知識競賽方式向學員介紹澳門文學的不同內涵。在澳採風的深圳鵬城文學院代表及《書都》雜誌代表一行出席活動。

工作坊主持人、澳門筆會青年協會理事長陸奧雷表示，文學營的創設目的之一是培養澳門文學新一代，認識澳門文學正是其中必修的課題。甘遠來指出，以新穎的方法介紹、推廣本地作家及文學作品適合新時代學情，知識競賽的形式能有效激發青少年的學習動機，寓教於樂。主題知識競賽通過系統閱讀本地作品，深入梳理澳門文學代表作品、重要作家、相關組織及發展歷程。

同場舉行學員作品改稿會，聚焦學員九月

底赴廣州採風的創作成果，由導師點評與交流，針對作品內容提出具體修改建議。經修訂後的優秀作品，將刊載於下一期《澳門筆匯》。

學員譚詠之表示，透過這次工作坊認識不少澳門作家，對本地文學亦有進一步了解，分組競賽的形式亦加強和其他學員的互動，並在改稿會中一起討論作品，感覺十分難得。文學營隨營導師魏俊華表示，活動有別於以往講座，能讓學員透過問答遊戲的方式，重溫澳門文學相關知識，並在團隊合作的過程中，加深對彼此的情誼，日後會舉辦更多有互動性的學習活動。

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由澳門特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資助，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任營長，澳門筆會青年協會承辦，青年作家甘遠來組織策劃。第七期專家工作坊將於12月上旬邀請作家廖偉棠、吳鈞堯主講詩歌和小說的主題和創作。

青年文學營小說專題工作坊舉行



澳門筆會主辦的“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小說專題工作坊，9月13日下午三時假大三巴巷七號舉行。內地新銳作家蔣在主讲，期間討論青年創作者如何解決缺乏社會經驗的問題，創作出好的故事。

蔣在提及寫作需要持之以恆，每天都要練習，不能只靠想像。小說的故事要喚起讀者記憶，由個人的經驗連接群體的經驗。在創作過程中要避免使用總結性話語，要用感官等細節支撐真實感，鼓勵學員們為創作主動走向自己不熟悉的經驗，書寫對自己重要的故事。

主持甘遠來指出，創作好的小說作品需要累積大量的審美經驗，小說是再現真實的基礎上重造敘事的藝術，情節的起承轉合需要符合現實邏輯，追求經驗的在場，鼓勵學員們多觀察、多動筆。

學員鄭欣彤認為，通過講座學習到優秀小說創作的特點，作為創作者應細緻觀察生活，通過反覆打磨完成作品，在以後的寫作過

程中，會更重視每個人生命的獨特性。報名旁聽的澳門筆會青年協會會員梁愷認為，工作坊點出了小說新手最關注的問題，即如何尋求好的寫作題材。當缺乏波瀾的生活，所需求的是正視平庸的眼睛。問題在於如何看，其次才是如何著筆。

“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由文化發展基金資助，澳門筆會青年協會承辦，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任營長，青年作家甘遠來組織策劃。文學營將於本月下旬組織學員到廣州參與“粵港澳文學周”及採風交流。



▲ 廖子馨（右）向蔣在致送感謝狀

新銳小說力量共聚文學沙龍



由澳門筆會主辦，澳門筆會青年協會承辦，第七期澳門青年文學沙龍於九月十三日晚上七時在大三巴澳門酒薈天台舉行。本期以“小說的錨與浪”為主題，邀請澳門青年作者泛涵、波本及凌朗分享作品，並與內地新銳作家蔣在共同討論創作，吸引一眾文藝愛好者到場。

文學沙龍由筆會青協理事李宜聰及李嘉瑤主持。澳門筆會榮譽會長陳浩星、會長湯梅笑、筆會理事長兼青協會長廖子馨、筆會青協理事長陸奧雷等四十多名文學愛好者出席當晚活動。

首次閱讀澳門文學作品的蔣在指出，三位作者的作品富哲理性，亦擅於以錯位構建小說。泛涵的文字細膩真切，擅長從日常場景中提煉出動人的細節，賦予作品強烈的真實感與在地氣息；波本則善於在故事開端便巧妙鋪設人物關係，敘事節奏明快而富有張力，若能在展開階段更注重情感與結構的平衡，作品將



▲ (從左至右) 蔣在、波本、凌朗、泛涵、主持人李嘉瑤及李宜聰

更具層次；凌朗以科幻題材創作，其想像力和世界觀構建值得稱道，但仍需注意在追求創新的同時，保持敘事連貫，避免情節過於跳脫。

泛涵指出，創作題材應當紮根於生活，尤其是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環境與城市節奏，他強調創作者可以從日常場景中汲取靈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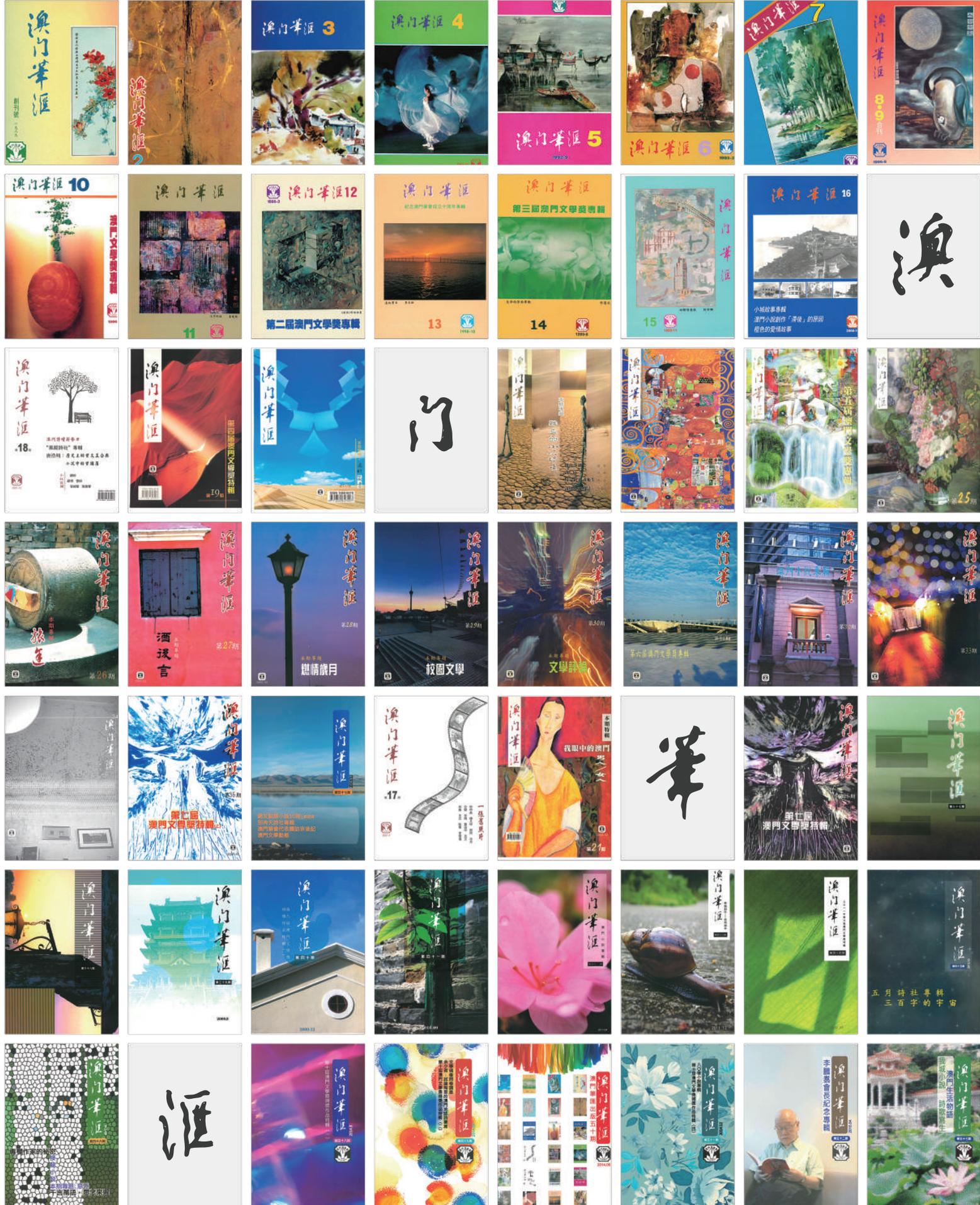
波本則提出，動筆之前應深入反思創作的初衷與意義，她認為寫作是一場自我與世界的對話，作家應明確自己為何而寫，並嘗試透過角色的視角去觀察和體驗世界。

凌朗格外重視小說中角色的塑造，認為角色是驅動情節的核心，更是讀者情感投入的橋樑，將更重視角色與小說整體內容之間的互動關係。

李宜聰及李嘉瑤總結認為，在文學的道路上，每位作家都有其獨特的思考與方法，希望討論作品的過程讓創作者獲得更多啟發。在各青年作者分享後，一眾文學愛好者就小說的創作繼續展開討論。

“澳門青年文學沙龍”由澳門特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資助，每年舉辦四期，目前已成為澳門筆會常設的品牌節目，旨在搭建澳門文學交流平台，定期提供有特色的品讀空間，藉以鼓勵澳門青年創作者並推廣他們的作品。本期場地空間由澳門酒薈贊助。





ISSN 1680-6476



9 | 771680 | 647007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贊助
Com o Subsídio do Fundo de Desenvolvimento da Cultura